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毋自欺室文集

王炳燮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楚

自

集

座

文

集

此印係由
清江浦
縣知事
印

13

毋自欺室文集目錄

卷之一

讀書筆記

卷之二

論辨一

謝疊山論

復生論

原貴

正教一

正教二

正教三

正教四

原聖一首題質神錄後

卷之三

論辨二

先天後天圖解

讀江慎修數學補論

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

讀程絲莊論語說

讀莊氏存與四書說

讀李氏塏傳注問

讀儀宋堂集書亢鐵卿讀宋史後

書儀宋堂集理氣論後

讀陳實甫毛詩疏

卷之四

序跋

忠鑑序

人子須知序

汪雙池先生遺書序

代

送湘鄉曾侯相移督畿輔序

劉桂圃

苑洛志樂跋

跋楊忠愍公兩疏手稟後

重刊鄉塾正誤跋

嘉定蔣氏三烈紀畧書後

書三薪堂說後

題四妹素英遺像

卷之五

考策議疏

蘇松水利考

清釐漕務策

13

墾荒用西洋機器議

擬奏請修省力學納諫求賢以迓天庥疏

擬敬陳聖孝疏

卷之六

書狀

上李撫軍請停止收租局狀

省垣克復上李撫軍狀

上協揆倭良峯中堂書

上倭中堂

上丁方伯請設立社學書

上湘鄉曾侯相書

上合肥李伯相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答劉雲卿

與顧訪谿先生

與馮景亭丈

再與馮景亭丈

辭薦舉書

覆趙惠甫

簡趙惠甫

再簡趙惠甫

與洪文卿

覆彭芍翁

與吳清卿

與吳清卿

與吳清卿

與何子永

與丁樂山觀察

與嚴仁波

覆李虎峯

與翟次懷

卷之七

行述事畧志銘

先考睢園府君行述

先妣單太孺人行述

徐迂伯事畧

陶君松存行狀

蔡湘浦事狀

運同銜保升知府新河縣知縣竹籬公墓志銘

張甥文翰壙志銘

卷之八

傳記一

呂守眞先生家傳

金桂小傳

吳生墨樵傳

候選光祿寺署正主事銜兼襲雲騎尉世職金君傳

陳君漱華傳

沈南洲先生傳

徐君籽園傳

博齋桂先生家傳

胥山瘦人傳

書王永先

記城門官錢貴陞

記陳杏川

記徐則

記王金圃

記楊鏡蓉

記費遠峯父子

記吳少山

記鈕雪峯

記詹生

卷之九

傳記二

王節母龐孺人傳

陳氏姊妹雙節小傳

鄭烈女傳

貞烈女柳氏傳

謹母魏孺人家傳

貞孝邢氏傳

記死節婦人

記吳市雙烈

卷之十

雜記

三印記

東山游記

蘇城失陷記

竹軒記

泣墓圖記

蘆瀝場忠義祠記

代

金原王氏重修支譜記

戊寅隨侍津邑 先子手編所爲詩命不孝錄之

既竟因請并次古文辭顧以邑事繁劇未暇爲也

不幸越歲而 先子以卒煢煢在疚呼籲無方庚

辰廬居乃輯錄成表郵乞桐城方存之先生訂正

釐爲十卷藏諸笥篋乙酉重游津沽同郡袁子杞

毋自次臣文表

目錄

八

毋自欺室文集目錄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二

元和 王炳燮 綱

讀書筆記

玩太極圖說圖之大要在主靜無欲故靜而不能無欲則莫如敬以持之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可謂得其要矣

儀堂問太極圖說何以言五行曰此由洪範悟出又問兩儀生水火木金土何以與易言四象者不符曰易以乾坤爲主坤爲地卽土也故但言四象洪範以天爲主故以土與水火金木並列洪範與易其實一也三易洞璣論八卦自洪範九

疇中出雖似又一理實則理本相通耳

儀堂問天行不息太極圖說何以言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曰
觀於晝夜之道則知動靜之互根矣又曰就天地言之則天
常動地常靜就理言之則天雖常動有不動者存焉故日月
有常度星辰有常經地雖常靜有無靜者存焉故春夏地氣
自內出秋冬地氣自外入聖人體之故應萬物而中常有主
者動無動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靜無靜也貫乎動靜之
閒者誠也此太極之必本於無極也

儀堂來談六藝之事問御法不傳亦有可知否予曰吾自北
來乘車者多矣見有善御者不疾不徐調適馬性而左右之

無不如意此惟御者性度安詳乃能得之不善御者非弛卽急或欲左而適右欲右而適左呵叱之聲鞭策之猛甚至逸不能止幾覆者數四此可見御亦有道非躁暴之人所能也大而言之可悟治天下之道淺而通之可得教子弟之法

朱子答魏元履云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學者通病直被朱子此言道盡

朱子答張元德言學者讀書不曾著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

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讀書用功宜以此爲法戒

李敬子問曰燔居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明然或至自傷其和而施之於人亦多強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朱子答云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予病亦正同此要當痛自檢點而自治之不可忽忘也

朱子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止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

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此朱子論中和最後定論吾人用功當其靜時惟有莊敬涵養而不必更求觀其所謂未發前氣象矣至於察識端倪已是旣發而不可以爲最初下手工夫也

又答或人云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卽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

心也其庶幾乎此卽所謂提撕而警覺之也要其本領不外主敬敬則謝氏所謂常惺惺者亦於此而在矣故其答余正甫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知此則用功始可無誤矣

語類賀孫錄答朱蜚卿問知者樂水章如何與上章互相發明云專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

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爲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卻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後面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此段說話是吾人最緊切處須於此痛下功夫方有至處

博學於文是格物致知之事非玩物之謂玩物則喪志矣約之以禮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非守寂之謂守寂則異端矣大學對小學言之古之教士自黨庠州序擇其俊升之國學蓋皆十五以上之士也是國學之爲大學正別小學言之釋

爲大人之學正訓其義若以大古音泰而疑大人之說異不知後人加點爲太古本與大爲一字大義爲元故易乾元亦釋大哉乾知大始許叔重作惟初太始元子亦爲太子大太元義同豈得以大人之訓而議之

讀思辨後錄九成問五行生成一節桴亭先生以實際言之云云似只就水火木金土所生處尋究出來實則但言得五行之質而天地所以生成五行自各有其理而後氣隨之愚魯之人不敢鑿言耳

卽人之絕也先絕乎腎觀之天地消歇亦必是水先竭云云愚按人之生也先生乎腎其絕也亦先絕乎腎其理良然然

兩腎中間一點空處受母氣則在此而養生家謂之命門醫家亦有以右腎屬火爲命門者總之腎雖屬水必有火在內始能生氣故人之絕也有真水旣涸浮火上沖而絕者有真火旣息陰水漫溢而絕者若以江窄川堦水竭火熾而測天地之消歇恐未必盡然喻嘉言論天地混沌爲水土瀰漫而生氣消歇是亦一說也

熊兒問儒者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先生答曰草木不是與人一體如何補氣者食之便補氣補血者食之便補血緣他與我同受這陰陽五行之氣故渾合無閒愚按此條所言極是不但氣血二者本草所載藥性入心者便能治心病入肝

肺脾腎者便能治肝肺脾腎病臟腑經絡無不皆然色味相通自然投合可見我身與萬物形雖有異其受天地之氣無不同也

春秋分日在赤道故晝夜適中而寒暑亦適中若冬至則日道晝在極南夜在地中閒故地有堅冰而井水翻暖夏至則日道晝在頂上而夜在極北故時方溽暑而井泉翻寒總之係乎日也愚按寒暖發斂自係乎日然日之升降卻由於陽氣之升降蓋陰陽二氣互爲消長而日月升降隨之就大地而言則陽升卽陰入陰升卽陽入亦有陽升而陰不卽入者如夏當熱而反寒有陰升而陽不盡入者如冬當寒而反暖

其故不全係乎日也

月道不止於九月道之出入日道每年十三次每一次爲一
交每一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歷十八年二百一
十五日零則月道應二百四十九變謂九道者約略以四正
四隅言也愚按月道之以九言者以其出入於黃道之四旁
而計之其實止是一直行去測驗家以色別之雖有九道實
則止是一道也

桴亭先生不以道心人心爲天理人欲謂如以人心爲人欲
則其流弊必至如溫公扞去外物之說矣又云心一也專指
其義理者而言故謂之道心兼指其氣質而言故謂之人心

道心則有善無惡人心則善惡俱有皆兼性情說又言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心是不離陰陽之太極二語頗似分曉若以道心專屬性人心專屬情便非其說甚精蓋與朱子中庸序之說合

惇亭先生言君子之臨難也懼而不恐愚按易言君子以恐懼修省又言恐致福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似恐懼二字古人未嘗分言之惟懼專有畏于外而恐則畏入于內懼至於恐其心益斂是懼輕而恐較重也然獨立不懼君子亦有不懼之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是恐懼亦不可偏著也惇亭先生之言殆謂君子有懼而修省之心無恐不得正之

意耳

天純陽地純陰陽只是氣陰只是質萬物則兼有氣質故二陰陽其言以氣質分陰陽最爲分晰視以理專屬天氣專屬地者精審矣蓋理主乎氣實統貫乎天地而無遺質特氣之濁者耳

讀經學理窟學貴心悟守舊無功非是教人憑空冥索也學問思辨力行而後自然見得道理當前多有聖賢所未言者孟子所謂左右逢源正是如此若只死守書籍上語言而不能心通其意推見事理亦只是學究而已雖多何爲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又云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使執其所見不肯遜志以求道於義理何從領悟何能見聖人之奧故欲求變化氣質亦須從虛心始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朱子教人以熟讀精思爲首正是爲此

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每見世俗之失便有挽救之心若德旣成就亦是悲憫所發然須有分際始不爲妄如無其分而不當其時亦未免爲穿鑿創意作起事之病於學相害不可不戒

橫渠云某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

中容萬物任其自然此只是變化氣質之功必如此方足言學

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武侯言淡泊甯靜是寡欲之本元公亦言靜則無欲

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夫心之勞亦只爲心生也生則客慮常來見擾而思克之滅東生西只見其勞而已存其大者莫如主敬敬則思慮一久之泰然復有何勞

以陰陽爲道乃象山之粗一陰一陽非截然陰陽之謂道也有是陰陽而交錯摩盪化生萬物乃所謂道耳陰陽是就氣

言之安可以陰陽爲形上哉

象山與王順伯辨儒釋之異甚精當如老吏之斷獄

象山與曹立之書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一段從伊川易傳之說而陽明乃以程傳所解爲未妥謂幾字當訓及程乃作微解由誤以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爲致知以知終終之爲力行故以幾字作微字解不知知至知終者致知也至之終之者力行也至之謂必至於是終之謂至於是而不遷也詳玩易義似陽明說亦可從

或問過時而後學朱子答以敬之一字爲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小學大學皆必由之又以程子之主一無適整齊嚴

肅謝氏之常惺惺法尹氏之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爲用力之方此真爲學之要也

朱子謂意是動心是該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修身是內外都盡惟意是發動處故誠意章指出慎獨惟心該動靜故正心章忿懣等之不得其正是說心之動處要省察不在之視不見等當敬以直之便是要存養都是內裏做工夫親愛畏敬傲惰哀矜便是由內以形於外者故曰修是內外都盡此條辨之最明觀此則各章分釋處亦可無疑矣

語類言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又曰誠意是人鬼關

然則此關亦人禽之界也此關打不破終與禽獸無以異也亦可危矣

須是真知方能誠意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自古無放心之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皆朱子之精言須於此用功方是不可走作

朱子言誠意如謹獨呂晚村言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蓋知既至後則意有不實自然照見而無所容也

人本天以生故凡言語動作視聽皆天也有一息之昏則其所謂天則者皆失之矣顧諟工夫無一刻之可息靜而存靜時顧也動而察動時顧也成性存存道義出矣

盤盂几杖之有銘皆聖賢兢業之心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故爲警惕之辭使之常接於目以自勵也吾輩視古聖賢何如乃忽悠以終日乎舍聖賢經傳何所措其身

年力向衰精氣欲養神明欲運養之欲其日息運之欲其日新

格致章或問詳引程子之言以證補傳最爲完備觀此知格致之義無可疑者不可不熟觀而玩味之也

程子言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言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

欲朱子謂此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夫曰敬曰立誠意又曰寡欲皆格致之本疑出于三不知敬則無不誠敬則自然寡欲其實一也故爲學以居敬爲要

自欺不必如小人之閒居爲不善也但其好善惡不善之意有絲毫不實卽不能自慊便是自欺矣此處工夫直須自勘自力不可有一毫苟且方免爲小人也朱子說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誠矣陸稼書先生言語類講自欺不同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始勤終怠一是專事掩覆一是有所爲而爲前二意卽章句所謂苟且後二意卽所謂徇外而爲人苟且是病根煞須痛下工夫方免得

語類云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騫但把捉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掩著是第二番罪過甚矣靜中之妄時時有之而不能絕其若之何其勿忘常惺惺法而可乎

喜怒哀樂未發是中發而皆中節是和無不中無不和則心亦無不正矣朱子言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卽未發之中是本然之真體也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者卽中節之和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旣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動乎中而此心之用始不得其正然則雖意已誠猶不可

間其省察之功又須隨察隨存方不至心與俱往也敬以直之四字真是度盡金鍼切勿辜負

語類言心才係於物便爲所動或事未來而自家先有期待心或事已應去又卻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縛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此所以言心有所則不得其正也常時往往有事牽繫於心此卽心不正也須時時省察而克去之方有入處方不至于邪心之不在由於有所偏係故無以檢其身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察之則偏係見直之則偏係釋矣妙藥靈方勿輕忽之條辨云省察只是存養中提防非另一工夫苟徒在察上用

力則日日不得其正而察之將有不勝其察者矣此說甚精
要平時非不省覺乃偏係之私克去又來似省察工夫多而
功效終不著正緣存養不著力故有察不勝察之病試專就
存養下工夫旬日後看如何

身在心馳卽是放心正緣心不得其正故心有不存而至於
放失察而存之莫要於自問主人翁在否常惺惺法勿忘勿
忘

身與事接而或有偏久之好惡失當必至如諺言莫知子惡
苗碩是身不修矣烏能齊家乎故當接物之時雖不能無好
惡要當思其則而察其偏斯其身可以修也

親愛畏敬哀矜是所好之人賤惡傲惰是所惡之人偏於好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美最易犯此正心以後猶難言之甚矣無處無工夫也

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此朱子述韋齋先生之說義最深長宜熟玩味之

我欲仁斯仁至不是聖人自說我言凡人皆有我猶言己欲仁正與爲仁由己之言同以提醒學者也朱子說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不曾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尙然違於三月之後乃曰我欲斯至蓋此至字卽日月至焉之至操則存舍

則亡人都緣不曾操得故杳然無仁苟一提撕則此心便凝一而仁至矣但至之甚易存久甚難不可以欲之卽至易視焉而旋至旋亡須接續用工夫於仁至之後此正所謂緝熙之學也

一日之間純一無雜者幾刻閒思慮于焉者幾刻覺察時卽思慮一清大抵昏忘之時多故凝一之時少日復一日如何長進可痛也夫

心雖在裏每有欲出之意此卽是大病痛爲學須是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方爲性定靜而欲動何得有定之時乎細思之亦卽是將迎心耳宜痛絕之

物格知至卽是明善意誠心正身修卽是復其初

有善便欲人知不知便有不樂此只是心逐於外何足云學
然語類言人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
比數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便是裏面動了此實不易免
然則不知不愠亦煞是難

朱子令人理會學是學箇甚底又云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
皆聚於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云云
是學以求放心爲主也又云上蔡儻侗說成一箇物恁地習
以見立言最難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尸立常常照管教
如齋方始是習逐件中各有一箇習此須真箇時習方知其

說

接物有當然之則弗思則舛處事有適合之宜弗思則過古人凡事先存思甚矣思之不可已也

事理在目前每不覺而過後乃悟雖緣質鈍亦是心粗

瑞軒言及養靜予謂靜不在境而在心心苟不靜境雖靜不免紛馳心苟能靜境雖動亦皆凝定也

愛之理是與義禮智對舉之仁心之德是包四者之仁故論仁必愛惡兼言而行仁以孝弟爲本

義禮智非仁貫乎義禮智者爲仁猶之亨利貞非元而包乎亨利貞者爲元也

逐外則心不存仁于何有始既舍己而爲人終至徇人而喪己故朱子言巧言令色雖未是大段姦惡然便到惡處亦不難也

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存于中忠則是誠之發存于中者之謂孚見于事者之謂信孚蘊于內信則是孚之符

曾子之三省是毋自欺工夫自心有打不過處稍涉含糊便是自欺

朱子之釋主一無適曰其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指示學者至爲親切又云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

適是專指敬事而言

蔡虛齋說主一無適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如此忽又一事有重于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亦不害爲主一無適此又一解也

天德王道不外一敬內而治心極之盡心養性外而治世極之於變時雍皆從敬字貫之故典謨始終以欽湯文日躋緝熙皆以敬也

巧言令色有意悅人固非仁然徑直自將動與物忤亦不得爲仁故詩言辭之輯矣辭之懌矣又言令儀令色夫言令色必繼以小心則是德之所形非逐外也詩又言溫溫恭人須

常味之

無私而不能當理由於明之不至當理而不能無私由於誠之不至明不至其失猶小須加格致之功誠不至其失滋大須盡濯磨之力

信多就言說言是物則肖是物之形而無一毫之差異言是事則達是事之實而無秒忽之游移故曰循物無違

明道以忠信爲表裏之謂非忠裏而信表也忠者由裏而達表信者卽表而見裏

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重故弟子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教章先

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此新安陳氏之說於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合證之而益明

小子之學先乎事故行在文先大人之學先乎理故行在文後

蔡虛齋曰小學先從事上著工夫而後及於理大學先從理上著工夫而後及於事雖均爲文行而所以爲文行者又各不同

陸清獻說弟子章謂一日之間總無一時一事不在天則中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稟好的以此涵養之自然日引而月長卽氣稟不好的以此變化之亦且日異而月不

同深得聖人教弟子之意矣

無行之人學文害事不小故朱子言不孝弟不謹信於衆無
愛於仁不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然詩書六藝正
是教人敦倫飭紀正心修身之事若如今世之教學文則斷
須孝弟謹信而後可

溫公一誠字自幼學之而猶易上蔡一矜字老大去之而實
難故知成人者莫如樸質壞人者反在多才若能有所長而
自忘斯可於道有進若無若虛顏子之所以亞聖也
質美不可恃無格致之功夫而樸陋亦無以當理爲學益無
窮有義理之講貫而身心愈進於純全

能誠是質之美處居多亦有學而誠者真是爲己之學也
暗合道理算不得賢有暗合而不合者多矣惟聖人爲能自
誠而明學者須從讀書窮理做入此學問思辨所以先於篤
行也所謂自明誠也

陸清獻云學必深沈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
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
必乍密而乍疎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卽積學之士亦且多
走作讀此愈知動作威儀不可不時省而密察之

整齊嚴肅則能重息養瞬存則能重外嚴則內不放內懼則
外不弛朱子主敬箴先以正衣冠尊瞻視而後言勿二勿三

亦內外交相養也

外嚴而內不誠便是色莊之僞內一而外失重終至心放之疎必內外交致其功方有把握只是忘不得敬字

性情不養最害事喜怒不中節便是乖張非徒損德亦且賈怨

威重爲質是就身言忠信爲主是就心言

忠是誠實信是不欺以忠信爲吾心之主則其中道理都實否則所有道理盡虛只是僞耳故主字極須著力

友不如己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又無切磋之資而長滿假之疾是以非徒無益而又有損若不如己者來求我

友勢難拒之但須借其缺失用爲鑑惕可教則教之亦不失爲能自得師也

胡雲峯云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然則有過如何可憚改黃勉齋云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

心不可雜雜卽是過心不可昏昏卽是過心不可妄妄卽是過心不可係係卽是過心不可歧歧卽是過心不可佚佚卽是過心不可偏偏卽是過心不可執執卽是過隨省隨克方是能改

思慮不一則心雜照察不續則心昏存養不純則心妄處事不斷則心係燭理不精則心歧操持不密則心佚識見不正則心偏體驗不融則心執病端紛起爲害滋多只常惺惺法是一味保元散

朱子言今人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託蓋以求人爲常不知其爲非竊謂今日做人當實實不求方有立腳處

不求確有道理朱子說如人不知不愠不患人不已知衣錦尙絅皆是須切己理會纔能不求

真西山云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說恭字意最完

密

朱子解儉字爲節制西山真氏云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說甚分明使學者有所依據

凡事有難處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似亦無傷而李延平謂用心每每如此卽駸駸然所失卻多是雖君父大綱義不可從者亦不當隱忍而遷就之也近世敗壞坐不知此

天理之節文是言其自然人事之儀則是言其當然心安於禮便是和如人盛暑時有大賓合當冠帶自然冠帶若忘其拘苦也

今人以禮法爲拘以放曠爲適只緣無小學工夫所以至此

若自童稚之時馴習於洒掃應對熟嫻於揖讓威儀則及其長也欲使之爲疏野之形而心自不安矣噫牛馬襟裾非一朝夕之故矣

語類云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又曰敬只是一箇敬分不得才有兩箇便不敬矣和則處處皆和事事中節

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其親初時看得甚低以爲容易仔細思量煞亦不易往往有息遽之時值須有是信恭因者稍思不審便不當便貽悔

信不必出自我有時要約出之於人當幾卻須立斷至於以

恭爲儀而思之不審安能免於舛錯失當因依於人可以自擇然亦有急何能擇之時卻須有識力方得

致知力行皆事也若恁悠悠便非敏應務接人皆須有言若順意而出或失則多皆非慎無一時不當著力留心果能見得切己何暇更求安飽

風衰俗薄獨學無朋有道者寥寥天壤果真欲正其是非負笈千里亦復何憚但不先以敏慎則又以何者爲就正故不患無所是正先患學之不力耳

一念牽纏隨覺隨歸根株不斷久復竊萌甚矣純一之難也惟敬則純敬則一

義理無窮故學問無止境少得自足則進步難期精求不已則造而益上真知道一人終身不見其足憤樂忘憂不知老至此聖人之所以爲聖耳

凡人苟知向學皆有已能皆有未至若不勉其所未至將并已能而失之故必日知所無月無忘所能方能自新而不失雖是兼有工夫實則相因而益進

急求人知學者通病故聖人屢言之患不知人是就知說病無能焉是就能說求爲可知是兼知能說要皆教人鞭辟近裏也

再閱大學條辨蓋大學義理不精透多讀書亦終少益語類

蓋常言之

人性但有仁義禮智四者其發而爲情之正者終不外是信則具於四者之中苟於仁義禮智有一毫矯飾之心卽不信矣無信則四者皆虛

人性無不同而氣有清濁質有純駁清純之極至於聖濁駁之極至於愚其清濁純駁兼者須學以陶鎔之氣質愈重工夫愈多

六藝中樂之化人尤神聲音之高下節奏之疾徐抑揚緩急習焉而性情之躁者平亢者和故教胄子先用樂有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之訓也

古人教人先變化其氣質今人教人先長養其浮華聰明穎悟之資文采斐然浮華勝而氣質漓作人之法乖矣欲其有善俗而多良材必變今之道而後可

習於樂而後禮不覺其拘苦範以禮而後樂不至於流蕩樂主盈而禮主減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相資而爲體用移風易俗莫善於此

讀書爲學繳繞於文字語言而無心得煞是可厭然竟直指心體希圖捷悟視詩書爲糟粕如金谿姚江之言學亦覺枯索而無優游厭飫之趣甚且益人猖狂自恣之疾爲害尤大守朱子之書從容熟復體而行之聖學在是矣明季講家之

習當一掃而空之

念頭難割捨處能截然割捨去何等灑脫何等快活

六藝須以學而知六行則以行而能六德非養之深莫由至
雖若有等級之分實則功夫祇是一貫

高明之資多易入於虛無清淨沈潛之資多易溺於記誦詞
章皆學焉而誤深爲斯道之害

日月皆渾圓日火外光故其光四射月金水內光故得日火
之光而其光始外射月得日光其半有光不與日見半體無
光有光無光相背皆圓太陰內又分陰陽也轉側周回示人
以盈虧腴眺萬事不齊進退消息之象也觀於此可以悟道

矣

氣拘物化錮蔽靈明至於心之所知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其心之昏昧與禽獸實無以異然人雖至愚不能無道心之發介然之頃一有覺焉而卽可以因而啟之此學之功不可忽也

不知其非猶可曰質之蔽也既知而奈何復蹈之不知其道猶可曰習之蒙也既知而奈何復違之時時自喚念念自持苟有稍閒卽是自欺危乎其危恪慎爾思

理雖粗復而不純己雖粗克而不盡此明明德而不止於至善不能到自慊田地亦不得免於自欺之失矣是以誠意一

章明德至善胥以爲本而無自欺爲大學工夫之要鑰也
朱子言見非義而羞惡見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
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皆當因其所發
而推廣之孟子言若火始然泉始達知皆擴而充之正章句
之所本

心有所見便發於口雖云直諒於人情終多拂處非涉世之
宜也不特弗當理之言須慎卽當理之言亦須慎

語類言九族旣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
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
以此推之其理可見堯只從克明俊德做起耳

近世儒者每以朱注虛靈不昧字出於釋書爲疑不知具眾理應萬事卽在虛靈之中是虛而至實與釋禪之言不同禪家以虛靈不昧爲性是禪家之誤心本虛靈尙書言惟人萬物之靈易象言君子以虛受人虛靈字不始于釋書也又何疑乎

近儒又疑復初字出莊子不知初哉首基其訓爲始見於爾雅則知初始本爲古訓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是欲爲後起有欲而後有不善可知其初天理本無不善易言不遠之復以修身也是卽復其

初之善性也章句之說其義皆本於經傳示人以學實有依據又安得以莊子復初字偶同而病之

心偶放便斷而不續所以常惺者一放便覺卽刻收歛綿綿續續不使頃刻之有或放此方是緝熙之功放不止邪思妄念一忘卽昏昏則放矣工夫要以勿忘爲貴也

饒雙峯說明明德云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二意皆本於朱注合言以示學者用功之法最爲明晰

近世學者如戴東原莊學誠諸人動輒訾訾程朱不但偏見直是私心如在新民明明有康誥作新民現成證據彼必作

親民解致絕大道理說成狹小尙書舊染汙俗咸與維新亦新民之一證也

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于尹氏說其心收斂卽程子所謂主一不容一物卽程子所謂無適外面整齊嚴肅內面常惺惺自然主一無適豈有容物而放心者

大學之至善卽中庸之中和止至善卽致中和中庸言大本達道由於戒懼慎獨說得精大學言齊治平由於格致誠正修說得密其功效亦須到得天地位萬物育方算天下平

大學中庸不是兩種工夫做得大學工夫卽做得中庸工夫

其要祇在慎獨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不是空說致卽能位育有一部大學工夫在內

定是理靜是心安就所處之地言慮就所應之事言止卽至善言天理人心之極致得所止卽止於至善人能知明德新民之至善則知定靜境界非禪家所能假借矣

知止一節每被禪學假借儒者幾無以辨之其實大學所指在事理該明新而言禪學所指專在心而離事理似有明而無新不知并所謂明者而盡誤也

語類又言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識中間事則是專指明明德工夫言然上節止於至善係統明新而言知止卽是知

止於至善似不當專就明德言也記此待問以釋疑

蔡虛齋言物有本末是先自治而後治人事有終始是行以知爲先此卽章句本始所先末終所後二句之意

格至誠正修是明明德之事齊治平是新民之事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至平天下所以求得至善而止之或問之言如此條理井然

語類言第一義如爲學決定是要做聖賢謂吾身不能者自賊者也鄙意聖賢有睿知聰明本乎天者原非易學而其好學不厭弗能弗措之心雖至愚極柔亦可自勉近世以來事蹟愈多記載愈繁是非雜糅鉅細互紀雖有慧質亦難遍知

學者但宜擇其要者博而求之至於反約之功原與古無異
若倫常日用之間盡性踐形之事聖賢所能我亦可能若有
一毫畏難推委卽是自暴自棄須在庸近處求之勿鶩高遠
乃得

古今文物無窮人之敏鈍不一卽以讀書而論敏者一誦卽
記鈍人難熟易忘愚魯之資窮年累月求而弗得不及明睿
旦夕已了欲以一概夫亦何能故知博文約禮原是中人以
上之學止有忠信篤敬工夫徹上徹下資鈍人從此著力自
有進步至於讀書窮理勉循勿怠終身可也
理會道理而不切己只是務外便是小人儒聖人無事不理

會與人不同者其所理會雖亦有在外者而其意全爲自己身心起見無一毫爲人所以能通微作睿到極處便能盡性以至命也

卽物窮理亦不須揀擇但就眼前事物逐件研求來一件事窮一件理必到十分透徹而後已若有揀擇精粗大小之見便是意必之私

學庸凡三言君子必慎其獨誠其意節慎獨指求慊說小人聞居節指戒欺說莫見乎隱節指遏欲說實則只是一箇工夫敬以察之而已

胡雲峯說中庸言誠身是兼誠意正心修身而言謂身之所

爲者實大學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分疏甚明誠身之學須從誠意做起先要格致則是自明而誠

胡雲峯又云章句兩言所發字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爲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爲意也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情無不善意則有善有不善

朱子易箒前三日改誠意章句原本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今本作必自慊而無自欺是改此三字耳公適孫鑑得絕筆所更定本刊之興國者卽今本也誠意章祝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三字異故新安陳氏斷所改爲此三字當不謬也

察識念慮之善否卽是慎獨工夫然不先格物致知則非善
謂善能無誤乎是以誠意必先致知

誠意工夫重省察正心工夫重存養一敬字足以貫之

靜則常凝動則易散雖由氣之不固亦是神之不完若真養
到純時靜亦定動亦定旣念慮之不紛亦神氣之不越斯工
夫至矣

旣致知後所發雖無爲惡之意然意之所發稍有不實卽已
不可謂之善不得免於自欺矣故須加慎獨之功以審其幾
總是杜苟且之病而已

意是自內發出忿懣好樂恐懼憂患是本無此意而物忽來

感我方有之少不如察便易有偏是卽心之不正卻非意之不誠故須節節下工夫非意一誠而心卽正也

朱子言誠意一節是聖凡分別關隘處必能誠意方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去爲君子不然不免爲小人之歸也又云意誠心正過得此關義理方穩不然七分是小人在今試自省能過此關未嗚呼亦可危矣

朱子言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私過固不可有公過亦可容

果然知到極處豈有絲毫可容含糊苟且稍有含糊苟且便是意不誠不誠則雖是知得適爲自欺何以異於小人哉此

處極宜猛省

致知爲誠意之本或得於小而失於大或得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得於己而失於人皆非極處須是無一事之不盡無一物之不知以心驗之以身體之逐一理會過方堅實

天下事物無窮如何格得盡要須自近以及遠由粗以至精方寸中復有牽繫此卽二也爲病最大屢絕之而屢起甚矣克治之難也主一工夫果能無間則此病又將何自而起以此知其不長進也宜痛懲之

修身爲本卽是明德爲本修身以上皆明明德之事非有二

本也本亂末治朱注本謂身也承上節言亦可知末爲家國天下矣所厚謂家卽可知所薄爲國與天下矣

無所爲而爲是爲己則凡有所爲而爲是爲人矣或問言以爲己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做車羸馬亦爲人耳於此煞當自勘

庶人亦有家推之友朋倫物亦國與天下之類以修身爲本上與天子一樣不獨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秀有天下國家之責聖人之言無不該也

或問言中庸所謂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誠意

正心修身之效孟子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故程子以大學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

大學經朱子訂正眞無遺義矣後儒猶必執古本以爲言亦未熟復其文義耳試取章句熟讀而精思之自能眞見其所以然也其好爲異說者非妄卽愚耳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是顏子誠意功夫顏子大賢豈有不善語類云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蓋念慮事爲微有差失卽是知有未至

處然有差而卽知便是知至知之便更不萌卽是意識稍有
一點自寬念頭便不誠矣須是健決方不至放過耳

昔年常覺心中發念若有兩人在內相背而相爭此卽理欲
交戰也近雖理念常勝覺得不甚費力然不能禁其不發亦
甚可恨

語類言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
已自知自是甚可惶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
哉此是朱子就謹獨之君子說意極警切然卽泛而論之誠
中形外卽是人無不見卽以十目十手所視所指爲實境亦
無不可黃際飛云雖兼善惡而側注惡一邊惡不可拚故可

畏善惡不中立不善卽惡故可畏若善不可捨則何可畏之
有此詮釋朱注最爲詳晰處蓋善所固有而惡易間之一間
以惡卽不可捨此其所以可畏之甚也

胡雲峯言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大學獨字
便是隱微十日十手卽是莫見莫顯子思之學原傳自曾子
慎獨工夫是其精要處耳

心無物欲之私故無愧怍無愧怍則心常快足其境象自然
廣大寬平施之四體自然常舒泰而無局促

或疑體常舒泰與戒慎恐懼氣象相反不知惟戒懼於中而
常慎其獨使無一毫私欲之干斯心常快足而廣大發而爲

體常舒泰至此非忘戒慎也但理到爛熟不勞著力爾

孟子言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氣既餒體安得舒泰乎知此則知心廣體胖之理矣

朱子解性相近著美惡字得氣之清者厚者爲美得氣之濁者薄者爲惡總之皆善也美惡之惡異乎善惡之惡也至解習相遠方言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不必以異於性善之言而疑之矣

言性之說易傳已爲該備其曰一陰一陽之爲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言所以成性者無有不善子思孟子之言性所由出也其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

而不知是言成性以後不能無偏駁此卽性近習遠之言所
由出也所以成性者純是理成性以後理已落在氣中程子
發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真是羽翼經傳有功斯道不小

序不可亂功不可闕朱子於誠意章發之其實前自格致後
至治平莫不皆然聖賢並無一了百了之學彼單提宗旨者
旣已失之而逐事圖功者亦爲無本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人不能無而欲動情勝心便隨之
俱往卽不得正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正心之要非必
如槁木死灰遁入虛無寂滅也

有所忿懣心便不正若顏子之不遷怒是可怒在物心不爲

怒動也卽無不正矣推之好樂憂患恐懼皆因物以付而已
無與便是正

情因物付事過不留非心如太虛何以能此所謂鑑空衡平
只是心無偏係耳武侯心如權衡不能爲人作重輕亦庶乎
能正其心者

仁厚是美德立意要仁厚便流爲姑息精明是美才立意要
精明便流爲苛察有一偏著卽是心不正

心有所係便離道故言心不正之弊至於心不在而官骸之
用皆乖

觀人之法卽事可以見心陰陽閃爍者其心必邪言語虛妄

者其心必僞曲折掩蔽者其心必奸開口見心光明俊偉者
其人必君子雖有過失衆所共見者不失爲正人大抵君子
多陽剛小人多陰柔君子多寬宏小人多忌刻君子多徑直
小人多偏邪

明知其事之無濟而不爲此智者之遠見明知其事之無濟
而尙力爲之此仁者之純心綱常名義之所在甯成仁而毀
毋恃智而全

天下古今往往理不勝勢而存公議於天下後世人心所同
是非卒明而不屈是理終未嘗不勝勢也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只是伸此理而已

情根於天意出於人固已然情雖根天其發有中節不中節之殊必先以戒懼之功而後情無不正意雖由人亦有善惡之別聖人絕意是指私意而言若其意之善者雖聖亦不能無觀於吾爲東周之歎期月三年之思予欲無言是皆聖人之意也至如論學則必以學問思辨行爲要論治則必以敬信節愛時爲本理之所在意卽由之經之所陳有必然者若概以意見目之烏乎可

君子之學求其在我本非有治人之念在我者旣至或出而當治人之任然後推己以及人而非預爲之地若爲人而學則有計利之私而非誠於學矣讀此極爲聳切蓋余向日爲

學亦不免先有此心而不知其已失之爲人務外也

讀北溪字義謂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愚意分疏性理二字如此雖明而尙似未貫蓋理是人我公共之理性亦是人我同有之理不當以人我分言之字義二卷言言曉晰分明道理的實惟此畧疑未瑩謹記於此以待就正於有道未知何如也

讀北溪集答鄭尉景千書中窮格一條之義謂程子論窮理之目曰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讀書居其先而應接事物居其後亦以

應接事物爲最難非讀書有定見者未易以當此而非初學
所可遽及也初學者必先主於讀書就聖賢言語實處爲準
則於幽閒靜一之中虛心詳玩隨章逐句一一講明考究使
其心清而不擾前無所蔽於是理實能有得則是非邪正大
分明而胸中權度稍定然後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
褒貶去取有定論最後乃及於應接事物以相證訂則裁處
剖決方可中節而不至於差舛云云此書爲初學言窮理節
次極明足以補程子之未備也

又答鄭尉問持敬云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義所謂常惺惺
者敬之體所謂整齊嚴肅者敬之容所謂戒謹恐懼者敬之

意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又正持敬時凝定之功云云可謂融會貫通學者當熟復此書以爲用功之準則心有主而不走作矣

下學而後上達遺下學而言上達失之空虛矣孔子下學之功固不外乎倫常日用之間而多能鄙事不試故藝皆下學也道不離器未可歧之揀擇精粗遺物言理正陸王之失也允升來論學予以虛受之義進之渠舉務實之意予謂踐理貴實心氣欲虛虛則能容萬理如鑑之空物來畢照也

辨義之精所以自治若以之繩人則不可孔子與人言學因材施教不以一律如春風之化物大小高下莫不被其裁成

若執一格人將望而生畏非所以曲成萬物也

毋自欺室文集卷一終

三三

毋自欺室文集卷一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二

元和 王炳燮 綱齋

論辨一

謝疊山論

氣數有窮豪傑之心無窮是故見時事不可爲而抱辱偷生者不可謂豪傑見時事不可爲而苟然就死者亦未足爲豪傑也疊山謝公當南宋瀕亡之日與文陸諸公竭力挽回然而安仁兵敗君死崖山社稷卒不可復益衛卒不可存則豈非氣數使然哉人必存之天必亡之則人事亦可謝矣爲謝公者宜從文陸數公成仁取義見宋先帝於地下矣而乃隱

忍遲回直至天佑之執始不屈以死議者或以死之不速爲嫌而解者徒舉老母之故以爲說是未足知謝公之心也夫當程文海薦召之時公答書云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二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公之爲此言也殆以釋當世之疑耳豈真無意人間事哉天下事往往有絕而後續亡而後存者光武未絕於南陽鄧禹佐之終續四百年之緒昭烈潛宗於涿鹿諸葛輔之卒延五十年載之基公之心無日不存乎宋其所以不卽死者陽以棲遲窮谷陰以物色趙孤明欲爲有宋遺民隱欲以坐觀元釁一旦有隙可乘假元地力爲宋後圖光武昭烈未必不可遇天

命未必不可回驅數十年狼虎之邦復二三百載文明之命豈不快然無憾哉元祐之執雖不成其未發之志而其心固無窮也不然遺留夢炎書何以云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者亦不可得蓋疊山隱然以春秋以上之人才自命而不欲僅以死見也徒以死之遲速繩之豈知豪傑之心哉

復生論

吾友程君錫熊爲予言其病死復生狀予聞其言恍然於浮屠所謂死而見閻浮地獄者其實未嘗死也其言病劇時忽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如在數十丈深坑中俄隱隱聞人聲在

高山之上漸覺其體上升人聲亦愈悉因開目視則見家人環立哭者呼者皆曰甦矣乃知死已半日矣夫死漸也漸滅不復有之謂也故人既死則斷不可復生其可以復生也則其一縷元氣尙未盡滅特不能上達而有若死者耳非真死也且人之所以爲人者非徒血肉筋骨也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則有知死則無知目有見而目有所以見耳有聞而耳有所以聞口有言而口有所以言推而身體四肢亦有所以動皆元氣之所爲也宰乎元氣而爲一身之主者是之謂神神守其舍則心洞然而無私聖智之所以明也神役於物則心懵然而多幻愚不肖之所以昏也人之病而瀕危也有自

知者矣有不自知者矣自知其將死而習聞夫浮屠之說則必陰度夫閻浮之界之卽在目前也故其元氣之內陷忽忽然見剉燒舂磨之形焉聞痛楚呻吟之聲焉甚而并見所謂十王判吏鬼卒焉而因自念其身之旣死焉又因念生平所識之旣死者而果獲見之焉離奇變怪瞬息萬端迨元氣復騰而目能見耳能聞口能言身體四肢漸亦能動則向之所見與所聞猶一幻夢耳猶日有所思而夜有所夢耳而何嘗竟死哉惟其病而不自以爲危念未及於浮屠之說故猝然元氣陷入真臟特如在深坑之中其尙知在深坑中則元氣之自爲知覺也尙未死也其聞人聲在高處則耳之一竅漸

開也神藏於下故覺人聲在於上邵子有言寐則神棲於腎此則其神之陷於腎也有此知覺則必復醒自然之理也而不可謂之死而復生也蓋死生之理一本乎二氣之翕張摩盪而人不能自主參同家所爲時食息節嗜欲握固存神以至於久視長生者可延及數十百年之久而卒不能不同歸於盡迨其旣盡氣還太虛豈復尙有知覺縱有地獄誰其聞見之則其無有而不足信不曉然耶或曰佛氏閻浮之說昉於輪迴輪迴之說昉於日月日月一去一來而明仍此明則人亦當一去一來而人仍此人而其間又當有地獄嗚呼佛氏又烏知陰陽之所爲闔闢也日月往來日月相往來實日

月自爲運行也無所謂去來也使今日往者一日而明日來者又一日今夕往者一月而來夕來者又一月則信如佛氏之說矣或又謂子烏知其不然日觀於月之明則知來日之日卽今日之日觀於月之朔望弦晦則知今夕之月卽來夕之月日月自不息人自有息不息故常有息則無矣又安有所謂來世與去世耶聖人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其始也自無而之有則其終也亦自有而之無死生之所爲終始卽陰陽之所爲闔闢也難經有言人始受生之形形之始卽氣之始自此始故至此終始之所以生卽終之所以死斷無旣死而猶生者也吾故曰浮屠所謂死而見閻浮地獄者其

實未嘗死也

原貴

兩儀判而萬物生於是乎有人人之初生也榛榛然狃狃然其形質無以異於物也弱之肉強之食其材力無以勝乎物也有聰明者出焉爲之衣服教之樹畜卉衣木食一變而爲冠裳烹飪而人乃不至與禽獸伍矣爲之器械教之捍衛烈山林澤一去乎爲跡獸蹠而人乃不至爲禽獸害矣而又恐人與人之相爭而相奪也於是乎教之禮義制爲品節使之強弱不相陵衆寡不相暴夫然後滋生繁育人始得安其爲人天以其人有功於人也命之爲元后以治天下之人其相

佐以治者命之爲輔相以及庶官百執事錦衣之玉食之異之於是人之中而貴之苟其人材不足以安衆人德不足以惠衆人卽不得在君師宰執之位故夫尊貴者天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是以上古之世其在人上者奉之爲帝天號之爲神聖不獨曰犧神農首出開物卽循蜚疏佗無懷葛天之君皆能端拱無爲以安黎庶不獨風后力牧助宣化理卽大撓章亥鬼區岐伯之屬皆能前民制作以康兆人自是以後其君苟有晏然自肆無功於民者天則從而棄之其臣苟有晏然自肆無補於理者君則從而黜之此貴之所以不虛貴而耕耘作息之衆所以勤勞終歲以奉其上而國家所以定

爲祿糈以逮庶官百執事非虛以相供也亦報其功德而已
矣然其時君相不自以爲尊也土階茅茨其自奉也抑然如
恐其過崇設鐸縣鞀其勤民也皇然如恐其不及其左右輔
弼以至夫牧民之長亦皆惴惴焉不敢以自逸君咨臣傲曰
吁曰嗚所講求者安人之事所贊襄者父人之方亦誠慮夫
天位之有負天職之有虧也故其時平天成地播教明刑饗
養禱祀無所肆其凶奪攘矯虔無所容其暴患難平而墊隘
無憂其不奠艱鮮奏而有無不患其不通夫是以蒼生蒙福
而宇宙泰和焉三五而降家天下之局定爲之君者不皆神
聖天特畀其責於左右輔弼之臣俾守成法以奠安民人苟

非大無道之君猶足以行其教令使臣下得各盡其職則天亦仍以貴之勢全付之若人而天下之人猶得以相安於無事三代之季在位者不皆賢哲一聽其下之相爭相奪而不安其生於是不得已擇其能安人者而貴之而向之貴者爲之奪其貴自是以降功德日益薄而有位之勢分日益尊而要其所以爲貴者亦仍視其功德之隆殺以爲之差其貴人之權天亦畀之天子苟天子操之而不得其道則天復自操之而不使貪暴殘賊庸鄙昏闇之人得以朘剝其民於無已此治之所以不能無亂而亂之所以必求適於治也然天之所以謂操其權者非果有陰陽奇怪之術以進退乎人也亦仍

寄其權於人而已矣一人不能有其權則其權在億兆人億兆人之所不與雖使力足以制一世之命氣足以懾一世之心終必奪其貴而使之以傾覆億兆人之所共戴雖使爵秩之所不及崇名位之所不及顯終必奉以貴而報之以馨香古之人所以一則曰天難諶一則曰帝甚神不敢不凜凜也柰何晚近之世以尊貴爲固然視愚民爲可侮衣服綺羅錦繡之華飲食餽饌珍羞之美出入輿馬僕從之煩墮指而氣使一呼而百諾己之自視固儼然一貴人也人之奉之亦羣然以爲貴人也問其何功何德而坐享尊榮若此則茫然而不知上以負付託下以禍蒼生曾不思國家之所以尊貴之

者非徒以其有顯達之福命也非徒尙其有通敏之才華也非徒取其有雍容之氣度也非徒藉其有揣摩之機智也亦冀收夫助治之功贊化之效使天下之人相安於耕食鑿飲之常而無至相爭相奪耳夫何生民之厄甚於猛獸慘殺之禍甚於洪流戈甲相連遍乎郊邑而有位之人猶且泰然自得侈然自是不知反求其故勉副其實以挽回乎天心而惟幸免之是圖烏乎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貴之多幸斯真民之不幸也然亦知今之所謂貴者以其理不可冒以其勢不可常冀幸免而卒不可得而免者旣歷歷可數矣尙幸貴者之相循而未已乎危乎殆哉岌岌乎貴也

正教一

道原於天有道斯不能無教教者所以維道也無二天故無
二道無二道故無二教昔聖人繼天以立極卽體天以明道
道之在人也如飲食之充腹衣服之周身不可頃刻而不具
而人顧往往自遠於道遠於道斯失其爲人之性而日與禽
獸近矣聖人憂之爲之教焉使人無失其道而已矣其所教
者何也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其大端也卽所謂道也掌之以司徒輔之以學校有悖是
者制刑罰以繩之故舉是五者而人之所謂仁義禮智信者
無不該焉卽天之所付於人者無不備焉堯舜禹湯文武之

所受授者此也孔顏曾思孟之所講明者此也國家之所以
平治天下者亦卽此也人人所可知人人所可能實卽人人
性分所自有初無高深奇異之術荒忽杳渺之談使人外乎
倫常日用而別有所謂教也自聖人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
徒沒而大義乖而後異端競起別有所謂道以惑世而誣民
楊墨之徒盛於周老佛之徒肇於漢唐宋以來聖人之道雖
賴諸儒而復明而天下之所謂教者卒不可得而一老氏主
清淨佛氏尙虛無其徒滿天下誣天以誣道誣道以誣人充
塞乎仁義敗亂乎綱常是吾道之賊也而世乃與吾儒並稱
曰三教烏乎教安得有三哉近世以來其角立乎佛老之外

而似老非老似佛非佛者又紛紛而雜出凡奸人之魁亂世之雄欲罔世以濟其私者無不假教以立名愚民蚩蚩墮其邪術甚至如白蓮聞香白楊八卦諸教種種名目舉戈構逆誑誤蒼生殄戮滅亡踵趾相接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國家禁令著在律例曰凡傳習邪教拜師傳徒惑眾者爲首擬絞立決爲從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爲奴示之懲創絕其根株凡以安天下之民而防其亂也

正教二

王制又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

政不易其宜夫所謂修其教者修其二綱五常之教也五方之民俗雖不同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一也則其有義有親有序有別有信之性亦一也故殊方異域之人如高句驪日本遠在東海安南交阯僻在南荒本奉西竺之教自前代得聞詩書遂亦皆服中國之教而知禮讓之事其他如回回之有教門喇嘛之有紅黃二教皆其種人自相傳奉未嘗誘中國之人入其教中故

國家亦不禁之所謂不易其俗者也獨有西洋之天主教自明萬曆間利瑪竇始入中國遣其徒王豐肅等傳教各直省盜竊佛老之言造爲天主乎造天地七日而成之說

老子云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
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釋氏達磨偈曰有物先天地無
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復造耶穌以爲天之真子
凋天主教實陰竊其言而爲之說供奉十字架七日一禮拜之十字架者耶穌犯罪釘死之刑
具也耶穌之徒造言耶穌釘死三日復活昇天轉相煽誘傳
徒結衆明臣徐如珂識其爲漢之米賊唐之尼首上章論
黜之徐光啟因其人明歷算之法轉加崇信薦湯若望於崇
禎帝至我

朝定鼎之初用其歷法官以欽天監職而其教之傳於中國
者自順天山西河南山東江南福建廣東廣西各省皆有天
主堂歛人楊光先起而闢之上書於

聖祖仁皇帝聲其奸罪

聖祖赫然震怒逐去若望禁止其教於是天主堂之在各省者得以毀廢光先作不得已錄以著其事以爲甯可使中國無好歷法斷不可使西洋邪教爲禍於中國誠慮之遠也然其教雖已禁革而各處暗爲傳習實未嘗絕其流衍於廣西之教遂爲今日之大害則長髮粵匪是已粵匪所傳之僞詔有曰天父天兄有曰贊美天主有曰贊美耶穌不奉偶像不敬鬼神不祀祖宗七日一禮拜天主所傳之說已被黠賊改易與西洋所傳稍異然其惑世誣民則一也西洋諸國天主

教始自羅馬

據西洋人慕維廉著地志云羅馬部自宋代遭北狄攻伐駐羅馬之教師乘機宣佈徒衆紛繁

由是天主教興焉妄自尊崇僭上帝位自夸能力據疆裂土
遂操國權號曰教化王至其沒時各教主僉議公擇老邁者
續大統其教傳佈各國如不服從輒起釁構
兵不許百姓仍遵其主是以教王之權大
英咭喇國又創

為耶穌新教

地志云明時日耳曼人路得別立耶穌新教兩
謂之正教專崇耶穌斥天主教為異端邪說

教之人互相非毀其實天主耶穌則一也其書有新約全書

舊約全書創世記二種為兩教最初文字鄙俚妄誕至淺至

陋三書來自西洋譯書者循其本語無所粉飾自是彼教真
面目若天學初函諸書皆經中國文人潤飾以聖經文奸

言徐光啟李之藻近復購中國文士撰為種種經說其間彌

諸人罪可勝誅乎

近理而大亂真者時亦有之然取新舊全書觀之則其底蘊

具在不足置辨

西學據景教碑文謂其教唐時已入中國然
按碑文存髮削頂不蓄臧獲不聚貨財之語

其人自是髡徒非今教師神父之類至判十字以定四方下
一判字明有十字如甲乙之類不得據以為十字架之左證

大秦寺祇神與天主耶穌
不類則天主教其來未遠今

國家休息生靈俯準啖咭喇佛曠西諸國和好通商而和議
條約內有任聽中國人傳習天主耶穌教不禁之說定議之
際未及詳改愚竊以爲此大誤也外夷所藉口者通商而已
別無他意也傳教之事與通商何涉彼負其桀很之性不能
奉吾中國之正教以革其鄙俚僻陋之邪教則亦已矣又何
敢令吾中國之民去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以習
外國之教哉今士大夫有以其教爲不足慮者曰其所惑者
愚人而已稍有知識者卽不足以惑之此一說也亦知天下
之所以亂者皆愚人爲之乎愚人至衆也結衆愚人以入其

教日積月累聚而愈衆教主一呼羣愚響應愚人之中又有
黠者卽以其術愚衆人而用之天下之亂庸有旣乎當粵匪
萌孽之初廣西當道亦以爲不足慮也而玩忽之豈意勢成
燎原遂至不可收拾從前禁止傳教其餘毒所留猶致敗壞
如此况明使之傳教其爲禍害何可勝言粵匪之亂半天下
矣十餘年來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諸省雖漸次肅
清其在江南浙江者尙復連城跨邑重煩兵力剿捕天主教
之禍已彰彰矣尙可聽外夷之傳教哉譬之人身正當病發
之時痛苦未除又復受病欲其不至危殆不可得也

正教三

今夫人身之病患在乎邪氣實元氣虛則必先治其元氣而後施鍼砭投藥石以去其邪而病乃可愈百姓者國家之元氣也邪教者病國家之邪氣也今欲固國家之元氣以除其邪氣亦惟脩吾正教而已矣脩教之法其道有三一曰重農桑一曰隆學校一曰明法令天下之民易與爲亂者患貧故也其所以貧者在乎棄本而逐末惡勞而喜逸親民之官橫征暴斂多方以朘削之民於是乎多以農爲苦矣彼見逐末者之用力少而獲利多較勝乎務本者之用力多而獲利少也遂相與棄農而就末趨市井爲商賈而農損其一趨州縣爲僕隸而農損其一趨江湖爲游食之徒而農又損其一甚

則趨林藪爲盜賊之徒而農又損其一天下之財惟出於地者爲無窮四者之人日益多則用之者衆而財傷力田之人日益少則生之者寡而財匱身家之計薄則禮義之心微爲善則難爲非甚易欲其不爲異端所誘也難矣欲救其敝莫如激厲斯民使之樂從事於田畝重勸農之任開力田之科慎選廉能以爲民牧貪汙州縣概予罷斥務使親民之官潔己愛民薄賦稅減繇役以休養培元氣以生聚厚民財野無曠土國無游民家給人足恥爲非義夫然後民顧身家不爲邪僻所誘而教化可行矣學校者教化之所從出也古所謂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

惡者胥於學校乎責之今

國家之制府州縣各有學學各有教授訓導之官其任至重也其事至要也乃考其所爲則皆虛糜廩祿雖有而如無夫庠序之士四民之表率而儒官則教士之師也今州邑學官送考之外更無所任索贄之外更無所事不模不範欲其毓材興化由教士以正四民也必不能矣今惟嚴選學官必其德行純備者始可以膺是職定課法立程限先行誼後文藝課士之暇推行鄉約宣講

聖諭實心以從事教士以化民其有異端邪教誘惑愚民者士以聞於師師以聞於地方官地方官不以時治師得而糾

之其或發覺由州縣而學官不知者學官受其罰如此則正教崇而邪教可息矣夫

祖

宗之法令可恪守而不可輕變者也

聖祖仁皇帝聖諭曰黜異端以崇正學

大清律例載西洋人在內地傳習天主教及旂民人等轉爲傳習爲首者擬絞立決與諸邪教一律定罪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來楊縣訪獲西洋人蘭月旺潛入內地行教收徒煽惑多人一案

仁宗睿皇帝將西洋人立置典刑未嘗少貸夫

祖

宗之禁邪教非徒以其煽惑鄉愚敗俗傷化也亦深燭其結
衆聚謀之奸必至釀亂而爲逆也從前教匪之害姑不遠引
卽如今日之粵匪正天主教之殷鑒也然則禁止邪教法令
不可以不嚴條約不可以不改使愚民曉然知邪教之不可
從也而無陷於辟則所以全天下之命者大矣

正教四

或曰國家之所重者信也今與外洋諸國和已成矣議已定
矣忽舉成議而更張之其如失信外夷何且外夷負其桀很
之性勢將藉口復啟兵端此大咎也誰敢任之曰信也者緣

義以行者也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明乎非義之信言不可復也故事苟非義雖百改之不爲失信今試問外夷之乞盟也爲但欲通商乎抑其包藏禍心以陰害中國乎如其止在通商別無他意也則告之曰天主耶穌之教於交易之事無與也不必令中國之人傳習也中國之人自有中國之教爲中國之子民卽當遵中國聖人之教猶之爲外國之人世守外國之教也我

大清自

列祖

列宗以來禁止傳教著在律文今若聽民傳習外國之教知

其誤而不改正徇一時之小信蔑

祖

宗之常法其不可一也外國之傳習既不禁則其他邪教皆將無以禁之徇和議之一事礙中國之政令其不可二也且外夷之傳教也藉稱勸人爲善而已中國聖人之教無不善也何必舍中國而從外國今外國欲揚己善反掩人善其不可三也倘其定不欲改是外國固執己見全無謙和之道所謂善者何在以理遣之以情諭之以勢示之外夷雖橫必可服也改之如何曰原係外洋之人聽其習教不禁外其中國民人如有傳習天主耶穌之教者有

祖

宗之成法在中國之官自治中國之民外洋人不得干與倘情諭理遣仍不欲從是和好之議非止爲通商一事實欲邀結中國之子民以陰害中國矣目前雖有和好之名日後必爲悖亂之舉與其養癰貽禍於異日不如竭力整頓於目前中國人民之衆外夷尙有畏忌之心現在爲日未深被邀結者尙少外洋雖強夷人雖衆勝負之勢未可知也

原聖一首題質神錄後

天不能言生聖人焉使代之言聖人者天地之心也自宓犧神農黃帝堯舜以至周公孔子皆是也蓋其備諸躬者哲謀

肅又莫非天道之所聚而形也其見諸事者開物成務莫非天道之所蘊而作也則其發於言者中正仁義亦莫非天道之所寓而彰也以五行喻之火之爲物昭昭也當其著於薪也赫然以熾人見其爲火也而不知陰之麗於陽以形也且不知高之下厚之上莫非是陰陽之所流行也今試指木石而語人曰火人莫之信也鑽之擊之而火出矣又試指虛空而語人曰火人莫之信也持徑寸之晶當赤日照之而火出矣故夫火之所以爲火非火之自爲也有爲之者也猶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非聖人之自爲也有爲之者也爲之者何曰天也天以其道化生萬物飛者走者潛者躍者草者木者

鱗者介者羽者毛者裸者蝸者蛇者虺者蠕息而蠢動羣分而類聚不知其孰爲後先也至於人而精者聚焉天之生人也無以異於生萬物也而獨以爲人不得遂其生則萬物之不得遂其生也必愈甚故其愛人也特重於愛物惟欲全人以全萬物也夫而後聖人生焉生聖人而爲之相生相養之道宮室衣服飲食醫藥之製與夫備器用通有無權量法度之制禮樂刑政之宜皆所以全斯人而遂其生所謂盡其性以盡人性盡物性者此也時至三代聖人代天之事於是乎大備天意至此其少紓矣而猶憂後世之不能守其道而不變也乃生孔子使之言焉一以爲祖述一以爲憲章俾人知

前聖之道守之億萬斯年而不可變而天之事畢矣傳之久而不能無晦也乃復生知聖人者言之所以明聖人之言卽天之言而天固未嘗離乎人而有言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近世以來多有假爲天言而託於神道設教之說者問其所言禍福感應之理問其所以言則不外乎神仙富貴之爲彌近理而大亂真怪誕不經賊害聖道嗚呼其亦思天之所以爲天者非人之爲之而人固天之所爲也乎天命之以爲人則人之道亦命諸人以言之禽言禽獸言獸蟲言蟲虺言虺不能相爲言也不石之言於晉也怪也非天也故第聲似之而不能成文風之言發發雷之言虢

號天也非人也亦第聲聞之而不能成交合天人而爲言者
惟聖人未有愚不肖之人而能言人之理者也安有非人之
類而能言人之理者乎又安有非人之類而能言天之理者
乎其誣天也亦甚矣然則何爲而可免於誣天之罪乎曰事
天而已矣天何爲而事之也曰存其心養其性一本於畏聖
人之言

毋自欺室文集卷二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三

元和 王炳燮 絅齋

論辨二

先天後天圖解

先天後天諸圖出於邵子邵子得之李挺之李得之穆伯長穆得之陳希夷希夷莫知所自傳先天圖第一爲伏羲八卦次序橫圖其下爲太極生一陰一陽爲兩儀兩儀又各生一陰一陽爲陰陽老少之四象四象又各生一陰一陽則三畫而八卦具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卽繫辭傳所謂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者是也第二爲伏羲八卦方位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邵子曰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卽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也第三爲伏羲六十四卦次序橫圖蓋第一橫圖卽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此卽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卽前圖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四畫者十六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五畫者三十二五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兼三才而兩

之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第四爲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內方外圓圖方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
在南圓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
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二者陰陽對待之數
圓於外者爲陽方於內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
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卽渾天之象邵子所謂易根於乾坤
生於姤復剛交柔而爲復柔交剛而爲姤自茲而無窮者是
也此先天圖之大畧也後天圖其一爲文王八卦次序橫圖
乾父坤母列於上震巽六子列於下卽說卦傳乾天也故稱
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至故謂

之少女者是也其二爲文王八卦方位圖圖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邵子曰文王作易得天地之用卽說卦傳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者是也此後天圖之說也竊嘗攷之邵子之言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又言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於是至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故其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做功夫蓋先天圖明陰陽相生出於自然不容私意安排與納音實相應朱子云先天圖直是精微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又答袁機仲書云自初未有畫時

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以圖象觀之理極精微後人因其與道家相類起而排之林黃中則詆爲妄作黃黎洲則指爲老氏之學黃鯤溟則謂以黑白分奇偶失畫奇偶之本色至近世毛西河胡朏明皆爲書以專攻之殊不知易象陰陽畫卦之初無非本於自然造化之機莫能或外道家者流借易以明丹汞之運用不可因道家之假借遂訾易象之本然如魏伯陽以坎離明牝牡而要一因此遂謂坎離爲非伏羲所畫卦也况天地定位大傳顯然不得以其無方位明文遂概加以駁斥也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

天後天之言初非臆造不可遽謂其圖之無所本也王氏懋
竝考證諸圖以爲朱子未嘗取冠本義之首此猶不失持平
之論若以伏羲文王經無明證必擠諸劉牧僞圖之數而後
快則亦可以不必矣學者於此不知其故闕疑焉可也

讀江慎修數學補論

江氏專崇西說所見極偏天地開闢年數遠不可知邵子元
會之說雖未可信亦何至遽信西洋人謬說而謂開闢以來
止六千餘年耶此類疑莫能明雖聖人有所不知而謂西洋
人獨知之乎古歷家謂上元是甲子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
夜半冬至此古人相傳之說雖莫可證然大撓作甲子歲月

日時皆以爲紀而首于以甲首支以子則此歲月日時同起
甲子之頃其爲有數之始亦可知矣故天開於子之說於理

猶爲近之今江氏崇信西書

如稽古定儀聖經直解天文實用等

以詰舊說曰

以爲始於甲子歲安知不始於他年以爲始於十一月朔安
知其不始於十一月望以爲始於冬至安知不始於春分以
爲始於甲子夜半則時刻隨方有里差西方見早東方見晚
西以爲子東以爲丑東以爲子西以爲亥徧大地當以何處
爲正位而定其爲夜半冬至乎夫大地以中原爲正中陰陽
之和會最得五行之全自古神聖皆生此地此外四裔皆尙
荒昧何況如歐羅巴等處其時未必有人卽已有人亦不過

蠢然動息若鳥獸耳何知陰陽之事故大地自古及今皆以
中夏數千里爲正位試觀天星分野獨應中國卽其明驗矣
江氏之學全出於西人至右袒異說以斥羲和之舊不知江
氏亦何所據而遂以西人爲可信也若謂嘗以推步之法驗
知之則所用之法亦西人之法耳未能識西法之謬亦安能
知是非之正如謂己術獨精則邵子之數學猶不可信而謂
寄人籬下者轉更勝於邵子乎此其所以爲竹汀錢氏所譏
斥而病其爲西人所用也

地圓之說不始於西人昔來談天三家其一爲渾天渾天之
說今之言天者莫能越其範圍而天包地外地處天中又天

如雞子大地如雞子中黃卽地圓之說所自昉管子以地圓
名篇雖不言地形然而古有是說亦已可見大戴禮如使天
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掩也周髀算經乃蓋天之學然其
言日運行處極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極東東方日中
西方夜半日在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在極西西方日
中東方夜半是亦地圓之明證鄒衍東方朔之倫臆說奇談
不可爲典要竊意地形應天其圓固不待言而地圓之數雖
若可測究不可以道里計何也人之所知者耳目所及心
思所通者耳若在泰遠之區有非耳目心思之所及者故極
古人之神聖據七政以測天行亦僅能以度分言之而終不

能指一度爲若干里步若干丈尺蓋度分第爲虛數里步丈尺則實數也今西法言在天一度當地二百五十里或又云二百里以耳目所及心思所通者言之大要近似矣而不知有不必然者何以言之北極高下一度當里差二百五十里以今度三百六十計之全地之形其圍不過九萬里而止而九萬里中人所在處爲地平面地面周迴皆以日之出入爲昏曉如地圓止有九萬里則極東地面之初昏卽極西地面之初日併朦影分計之晝夜之相反相去不過四萬五千里今西洋人所繪地圖

大清國之浙江等處在緯線午度暎咭喇所屬之福蘭島南

美里駕等國在午線東西各百八十度與江浙相去已在四萬五千里之數以法測之中國江浙之晝在英美該處正當昏夜中國江浙之夜在英美該處正當中晝西洋人計數最細自江浙閩廣濱海開駛輪船西往該國以鐘表記之一日二十四時當有若干日漸縮而短不及二十四時或漸伸而長過乎二十四時然後在中國丑初之一點鐘易而爲英美該處未初之一點鐘中國午正之十二點鐘易而爲英美該處子正之十二點鐘一日兩小十二時無不相對而相反而自來西人從未言及於此非西人心計之疎也蓋所謂心思之所不及也然則西洋人所繪地圖必意爲位置臆爲圓球

而欺人以耳目所不及也奈何中國之士盡棄祖法而惟西人之是信於其所言不敢指以爲非也然自吾說出吾知西洋人又將別爲一說以彌縫其闕矣蓋黠莫黠於西洋人也

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

甚矣道之難明也孔孟而後千餘年得周程張朱諸儒僅乃發其蘊奧陽儒陰釋之學從而亂之而滯於文字訓詁者遂疑其果出於二氏至詆爲詖淫邪遁謂天下被其禍而莫之能覺甚至謂程朱理欲之辨爲適成忍而殘殺之具噫抑何其言之悖謬而好爲誣也夫自陸王之學助異端而樹之幟至近世汪大紳彭允初之倫而瞽亂益甚戴氏非之固無足

怪然遂遷怒於程朱而集矢焉無乃鹵莽已甚乎戴氏之言
 曰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
 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
 來始相習成俗則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
 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
 力弱氣慴口不能道辭者理屈烏乎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
 制人之非理哉夫執意見以當理是未嘗求理者之病也遂
 以程朱之言理爲意見是猶嫉舞文弄法之吏而遂詆先王
 之法律爲不足道也理之一字始見於孔子之言而詳見於
 孟子在事在心總名爲理特在事之理爲易見所謂分理所

謂條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皆是也然獨不思天下事物何爲而有是分理有是條理乎今試以木言之自根榦達於枝葉文理燦然此理之在物者目可觀而指可數而當其未至於句萌甲斥之時果實之中只有仁而已矣如桃

杏核中白皆名爲仁初不見有理也惟其理包孕於渾淪之中故萌生

而其理著焉是未有事物之先其理已具非別有一物以爲之理也且事物之理心能別之心之所以能別者獨非理耶今其言曰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又曰知分理之可以相別異也夫幾微之區別分理之別異理誠在於事物至謂之察謂之知豈察知亦在事物乎有在心之理而後能

察知以別事物之理此智之端所以爲是非也仁義禮皆莫
非理故其爲惻隱羞惡辭讓各隨其理以發見朱子云理如
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非別有一物也今乃於
其可覩可數者知其爲理而於其不可覩不可數者獨不信
其理之包含焉尙得謂之窮理之學乎樂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
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
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
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
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

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此六亂之道也夫人生而靜天理具焉此所謂天之性也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是卽所謂情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是喜怒哀樂之發也好惡中其節斯謂之和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苟無節于內則知誘於外而不能反躬天理於是乎滅矣物感無窮好惡無節至於物至而人化物則滅天理而窮人欲究其終必至於大亂是不中不和之極也性靜情動情勝而至於害性猶之火生於木而火反爲木災理與欲之所以不能兩勝也故孟子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爲多欲

害心者言之非謂欲之必不可無也周子無欲就主靜而言
非絕欲之謂也是自治也非治人之謂也孔子之傳易也亦
曰窒欲也不闢其爲生人之害也原憲言欲不行焉孔子曰
可以爲難仁則吾不知欲雖不行尙不足爲仁然則非必有
欲而始不爲生人之害也獨言無欲爲天下禍乎且程朱之
言理何嘗別如有物乎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
與義若是其辨也而戴氏則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
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夫理義
爲人心之所同然爲有是理義於人心故見爲同然非待人

心同然之而始成爲理義今乃求其至於同然者而始謂之理謂之義是以理義爲在外也彼專就可見者言理指爲在外猶可也乃至於義而亦外視之與告子之義外何異乎程朱初泛濫於釋老見其說之無當也反而求諸六經孔孟而後得之然後於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知之確而見之明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以知性爲知天以存心養性爲事天孔子以理屬之性命以人道統諸仁義貫而言

之皆不更端戴氏不能通其說故於其言絕不之及第以理
義之悅心得與聲色臭味比而言者以爲說夫後聖賢之所
發明皆前聖之所未言也執其著於文字者以爲據不知因
文字而反求諸身心非獨程朱之言孔孟所未言也卽孔孟
之言性言命言仁言義堯舜亦何嘗言之而子思以爲仲尼
祖述堯舜今第以孔子之言合諸二典亦多有不相似者得
不謂之祖述乎不能心通其故而強爲之說彼所謂惟聖人
然後無蔽者豈不信然歟血氣心知之性言性著於血氣心
知非卽以血氣心知爲性也今其言曰血氣心知性之實體
也又曰有血氣則有心知由血氣之自然而審察之以知其

必然是之謂理義又曰性者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人莫不區以別焉是也而理義者人之心知有思輒通能不惑於所行也以血氣心知爲性以血氣爲心知所自出以心知爲理義亦思血氣之屬人物所同禽獸之血氣未嘗無心知如戴氏之言禽獸之血氣心知將亦得謂之理義胡爲而禽獸終不得與人同乎其言又曰凡血氣之屬皆知懷生畏死因而趨利避害雖明暗不同不出於懷生畏死者同也若是所謂心知者不出乎懷生畏死則所謂性者亦不出乎懷生畏死而已以懷生畏死爲性而因以趨利避害爲理義視甘食悅色之爲性復何以異等人道於禽獸幾何不胥天下爲攘

奪爭鬪之天下也程朱以仁義禮智爲性本於孟子實本於
文言蓋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其在於氣則爲
水火木金土易不言土者土在天爲誠在人爲信實貫乎四
時而爲德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明乎陰陽之兩儀雖不離太極而未可以太極卽爲陰陽也
戴氏言曰儀曰象曰卦皆據作易而言而以太極爲氣化之
陰陽信如是言陰陽在氣化爲太極在作易爲兩儀然則作
易而始有易之名在氣化不得名爲易孔子不當言易有太
極而當別舉一氣化之名以屬太極也今旣以太極屬之易
則是太極與兩儀同爲作易之言可知大傳曰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又曰易簡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有氣化之
易而後有簡冊之易作易之易卽氣化之易不得獨以太極
屬之氣化而以儀象屬之作易也彼不知太極爲何狀而卽
以陰陽當之又何怪其不知太極之本無極哉且程朱之理
爲太極卽指其形而上者非指其能運用者而言也而戴氏
一則曰程朱改釋老之指神識者以指理程朱之言理未嘗
遺氣蓋形上形下道不離器也而戴氏一則曰程朱以釋老
之真宰真空指爲理是猶用法之吏以例之疑似者爲比附
一何鍛鍊周內之工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天命之謂性非物物而爲之限也性之在人物雖萬有

不齊而其本則一孟子言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故曰天下
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
可以與天地參至孟子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歟此卽告子生之謂性而破之耳生之不得相通也微獨
犬牛卽人與人亦有愚智之不同矣惟其本無不同故雖虎
狼知有父子蜂蟻知有君臣烏知反哺雉鳩知有別莫不有
發露之端特形氣偏塞不如人之得其全可以擴而充耳故
理氣兼言而性始備非如佛氏之以蠢動含靈爲性也其他
言道言才言仁義禮智言誠言權莫不別爲之說以與程朱

爲難失易簡之理紛紜膠葛未可以言辭而曉蓋自

國初以來若萬氏斯同毛氏大可諸人下逮乾嘉以降不下數十百人以攻掎程朱爲博洽以餽飭訓詁爲精通真能爲程朱之學者絕響久矣然而世道日衰天下之亂馴至斯極夷狄侵陵邪說橫作充塞仁義天理微而人欲張人道之淪爲禽獸者殆哉岌岌乎百數十年來儒術之效畧可覩矣竊願承學之士去門戶之見虛心而察治亂之所由因以有用之學體諸躬而見諸行事天下之變庶其有瘳是誠斯道之厚幸也歟

讀程綿莊論語說

丙志正外體直持躬矢審固皆比於禮樂之事如是然後能
中鵠若但以比於禮樂爲重而不必以中爲能則禮樂之事
多矣何必射卽射亦何必斤斤於奇純之祿哉主皮究當以
貫革解爲是不必以下爲力字爲力役

直斥人之事君爲諂佞淺率無味詳玩語氣失之遠矣若孟
子所謂容悅是泛論人品亦非直指時人與此全別

比之爲從見於彖傳何云古無從訓

莊公二十四年經夫人姜氏至大夫宗婦贄用幣疏云禮小
君至大夫執贄以見非朱子臆說也朱子以禮經無明文亦
嘗疑之然使本無其禮南子何爲請見耶

空乏其身見於孟子簞瓢陋巷正顏子空乏之實證下文貨殖對言尤顯永嘉蔡氏說非是當從朱註不必牽扯宋儒申駁

克己復禮爲仁當合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我欲仁斯仁至矣兩章參看之蓋既仁指心言則克己復禮皆當就有關於心者求之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非禮者己之私也勿之卽克己也去其非禮卽復禮也若以克己之己爲人己之己克字殊費解今云舉一身而聽命於禮以舉訓克以聽命訓復尤不可通且聽命於禮則禮別爲身外之一物視禮爲不切於心不知其所謂仁者果何狀也至以視聽言動爲己而以勿

之爲克己則將凡視聽言動皆勿之始合克己之解今仍必
辨其爲非禮而始勿視聽言動則己之不屬視聽言動而屬
非禮明矣非禮卽己私又何容強爲避就哉戴東原說亦以
己爲對天下言又添出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爲己與天下阻
隔之端謂能克己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不隔於天下云
云克字究不知作何解意見之偏德性之駁不以爲己是己
之外又添出言語恐聖人說話不若是之支離晦澀也不求
理之通而必求證據於文字己字得矣而克字終不可明欲
求勝於朱子而聖人之經義反晦又安用是紛紛立說爲哉
性質之過剛過柔知識之昏塞卽戴氏意見少偏德性未純

之意均足爲害非私欲之所得而盡其說當矣然克己復禮
夫子獨與顏子言之則知識之昏意見之偏暨德性之過剛
過柔恐非顏子之所慮矣顏子功夫已在博文約禮之後較
諸孔子具體而微大段已無所失故夫子以私之動於不及
覺者告之聖人因材施教言各有當程子教人合言仁處觀
之斯能有得安可滯於文字求之耶

天理字見樂記此云學記誤樂記以天理與人欲對言是言
理之出於天者與大傳順性命之理窮理盡性之理同與前
聖之言天道微異禮卽天理之著爲節文非是兩件在事爲
禮行乎禮之中者卽理實則一以貫之不達乎此未可以言

學成學記日記問之學不可以爲人師正以其執而不化也
理學二字後人所加程朱諸賢何嘗以理學道學自名哉
古之爲學將所以治民故子夏言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實一理也知及之仁守之朱子指理而言猶言治民之理勝
於古注若以之字爲指民而言則所謂得之失之亦將以爲
得民失民也恐聖人言語不如是淺陋得民而治雖古亦有
是言然如孔子之聖終不得久於在位民之得失安足言也
惟以理而言則無論未仕已仕皆在此理知及之是得此理
仁不能守便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迨其臨民而或無齋莊
中正之道則無以作民之敬而子之效不著至知及仁守而

復泄之以莊則民敬而效著矣而或不能以禮鼓舞作興之
治效未純卽學之未盡善也學古入官之士安可以得理自
足而不求進於純全乎

讀莊氏存與四書說

命不足道語出於尹氏彼以用舍在人行藏隨遇而言此由
於命不足道也不足道者指用舍而言非藐命爲不足也子
貢貨殖夫子指爲不受命尹氏之言正謂孔顏能受命也今
截去上下文而單執命不足道一語以爲罪言刻深之吏文
致人罪往往如此

在物在事在心皆理也理出於天故又言天理以理爲天之

所出故言天卽理以明逆理之爲逆天也天尊地卑地且不
得與天同尊又孰得而與之爲對故言其尊無對以破媚竈
之說因申之曰非奧竈之可比言各有當今乃併截言之以
申駁斥必舉程朱之言理者盡掃除之然終無如程朱之書
具在循其言而求之其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者非攻措忿嫉
之所得而夷滅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有周子之言有張子之言有二程之言有程門弟子之言有
朱子之言有陸氏之言有王氏之言有純有駁有是有非今
乃併而合之通指爲宋儒之言而高談雄辯肆其駁斥真所
謂一網打盡者讀者第見其浩博無涯汪洋恣肆固一見而

震服不敢復疑其非矣而豈知程朱諸賢之德行道義政事文章固揭諸日月懸諸天地不可磨滅而其所言之理實天地間自然昭著流行雖有時而晦而終無時滅絕也

孟子言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今乃不顧文理之上下所通而橫截命不足道一語加羣賢以不知天命而不畏之小人之名且謂程朱之發明孔孟爲一大亂試以其言質諸天下後世其將同以爲然乎否乎試以其言與程朱之言並舉而質之天下學者又將同以程朱爲不然乎不意道學之爲世詬病閱數百年而猶未已也

開天以後道理前聖引其端後聖申其緒天地之道精深博

大非一端之所能盡也亦非數言所能明也故伏羲畫卦矣
第以象夫陰陽而未有文字也文王有文字矣所以明陰陽
之理而不言陰陽以觀卦者皆知單圻爲陰陽不待言也孔
子引而申之而陰陽之變化不測始推闡之以極於錯綜參
伍深幾神變而天下之理庶幾其無遺矣乃自秦漢以下復
晦蝕於讖緯術數百家之言周程張朱諸儒出從而表章之
而易道乃復明既不雜以術數之卑言亦不參以虛无之眇
論有宗有元可體可用其書具在非一人一家之私言也今
以其言爲孔子之所未言輒敢放言以肆其攻掊則試思孔
子之言固文王所未言文王所言亦伏羲所未言而獨不敢

據前以斥後則信乎震於聖人之名而不敢攻非真能知聖人之道而默會之也河右輩數人吠影於前起而吠聲者遂相繼不絕淆亂是非貽誤學者是安可弗辨哉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孔子固敢訟言之而獨未之聞耶孔子之贊乾卦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何不執而訊之曰以无形之元而統有形之天是繆且悖於文王之言而不可復爲之講矣乎形上形下未易理會躡等求之不解者多矣因不解而妄加駮斥多見其不知量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兩言性道精微久將自得之不必強爲之辭以難程朱徒爲知道者之所

笑而卒無解於誣民惑世之罪也

理卽行乎氣之中者是也非可別而爲二也歿壽之命繫於氣數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是氣數之中有義理存焉非真有兩命也繼善成性理無不善氣質勝而性之理不顯不得不兼氣質言之亦非有兩性也不達乎此而妄測爲義理之理氣數氣質之理肆意詆誣一何其膽大心粗至此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子貢之言也子思胡爲而言之孟子胡爲而言之子思孟子之所言無乃非夫子之所言乎由不信程朱之心而上推之雖謂思孟之言爲妄可也不

特此也六藝之科詩書禮樂皆實事無不能解者卽文王之
易建侯行師涉川攸往取女假廟無不就人事言無涉高遠
空虛不可解者忽而幽明死生通變不測動靜翕闢擬議變
化无方无體无思无爲寂感幾神連篇累牘皆與文王之言
絕不相類是耶非耶作者都已得其解耶孔子所言皆六藝
中之所有耶第就簡冊求之耶嗚呼是直不知而作耳
以躬行君子爲指周公以若聖與仁爲指文王有據之言乎
抑出於臆度乎

牽合比傳以申其說文章家之翻案法以之探討經義求聖
人當下語意俱矣然而盈峯皆是也何所用其辨正哉

文王之樂以下五六百言語無倫序橫軼四出求諸經傳及
文章之家皆無是文理也雜諸子之語於經論之中不孔不
孟不老不莊說經中之孟賊也彼深惡宋儒之言理必如是
而理乃破除淨盡也吁嗟乎

克訓爲能是矣又加成字於上謂克己爲成己之能然則聖
人當云己克復禮乃獨云克己復禮而克又無成字之訓是
知其說之支離不可通也

讀李氏堦傳注問

據語類學之所包甚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效之
事又言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

效周公蓋全部論語皆是言學若必以學文言學則入孝出弟謹信愛衆親仁將得謂非學乎集註雖不明言所學下文引程子時復思繹是指知處言引謝氏坐如尸立如齋是指行處言推本天性歸諸明善復初以實學之事而後異學之紛歧俗學之迂滯舉不得與之混淆矣若夫學文學禮學易皆專指一事而言此處總言學字豈得偏著言之又何積誤之有乎

學本以應人知是俗學之失非聖學也聖門之學雖無不欲人知之心然其本在成己以成物非以應人知爲本也人不見知易於生愠而獨能不愠蓋惟以知不知在人方始能之

而字孰云非轉文耶

孝弟是從仁義中生出爲性中有仁義故能親愛敬長不待於學仁之事不止孝弟而行仁自孝弟始故謂是爲仁之本程子詳推其原何有禍孝弟之理不能解此乃謂程子爲訛其詞一似說此以欺誑人者此眞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反以攻擿先賢豈不謬哉

理見於事性出於心命出於天三語頗明然試思孔子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分作三語爲三項乎抑貫通爲一語乎理自是理性自是性胡爲窮之盡之便接以至於命之語此中消息未能透徹非特不可遽駁斥程朱亦并不可輕言性

理也讀書自讀書道理自道理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妄欲著書立說實亂道也

事至物來而後應事物未至之時自然是靜程子恐靜字之流爲空寂也乃拈出敬字敬則有主非空空然靜也半日靜坐是朱子早年未定之時後乃專於主敬若必以有事方謂敬則當事物未至之時除卻讀書便胡思亂索或昏昧縱情乎尙復成何學問乎修己以敬敬字原貫動靜言之非是無事時已便不用修也聖門喫緊功夫不同異學正在此處程子以主一示人持敬之方安可妄駁

無爲乃老莊宗旨是也然孔子言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

言易无思也无爲也孔子之言又一無爲耶抑孔子涉於老莊之說耶請爲顏氏學者試詳參之

讀儀宋堂集書元鐵卿讀宋史後

論語一書開宗明義卽言學而其詔曾子也曰吾道一以貫之大學中庸傳於戴記言道言學不一而足皆出於孔門謂孔子無所謂道學之說其信然歟特宋史以道學標目誠爲未當而實則自古及今皆道學中人也何以明之孔子之言達道也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卽不道有出於五者之外乎進而言之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人苟求道其能舍學而言行乎格致誠正大學之條目所以學爲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本也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也中庸九經以修身爲首而所以行之者一
一卽本章之所謂誠大學言格致誠正中庸言明善誠身其旨一也如使學庸之言爲名甚美而不適於用則正心誠意之說其得罪於後世者孔子之徒先當任之矣春秋之世不能用孔子而周不振炎宋之世不能用程朱而宋不振其所以不能用孔子與程朱者上無修德行道之君也故人主能任賢則雖王珪魏徵韓范富歐陽之倫而可以致貞觀元祐之治不能任賢則雖有孔子之聖而無救於東周之亡今日宋之不振皆道學之人成之是以國家之衰敗歸罪於不見

信用之人而彼蔡京童貫秦檜賈似道之流其所爲說皆時君之所樂聞而不以爲迂闊者反得後世論史者之所推許欲不謂之是非顛倒可乎且獨不曰東周之不振皆孔子之徒成之者何也亦見其說之不通矣夫孔子論爲政之要孰有詳於告魯哀公者乎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繼之以五達道三達德而復詳之以九經與大學之始於格致誠正修爲明明德之事終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爲新民之事者理固同條而共貫不但此也堯之治化至於黎民於變時雍而必本於克明峻德舜之治績至於成天平地而必本於元德升聞禹則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湯則曰咸

有一德以有九有之師推之文王三分有二而由於敬止武
王大定四海而由於執競莫不與大學之言合若符節宋子
本大學之正心誠意以修于其身而告於其君是正以孔子
之學堯舜禹湯文武者爲學而欲致其君爲堯舜禹湯文武
之君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而猶汲汲於富國強兵之
說者乎世有堯舜禹湯文武以爲之君而猶患乎國之不富
兵之不強者乎漢唐以後之治曾何足慕顧乃以爲幾於古
之聖王何其言之夸與漢唐宋盛時惟爲之臣者未嘗有以
正心誠意之說進故其爲治不過小補驩虞而無以復三代
之盛然且內欲外仁之諫表端影直之言書陳金鑑箴進丹

展名臣獻說莫不推本於宮廷黼座人主之一身雖不言正
 心誠意而正心誠意之道已該乎其中史冊斑斑可考未有
 以爲非者也卽朱子入告孝宗諸封事反覆開陳曲盡情事
 言旣真實理極貫通亦莫非發其與民同好惡之意而將使
 之一一見諸施行非真如道聽塗說者之所云一切不問胥
 一國爲木偶之人也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心法所以
 致治之本也棄道從欲昏庸之主所以致亂之由也丹書之
 言敬義勝則吉而從怠欲勝則滅而凶以正心誠意爲不可
 言而乃援孟子好貨好色之對以爲善引其君以當道吾恐
 無孟子精義之學而妄欲效其所爲其不至逢惡導淫而反

助其邪心者鮮矣安望其能致治也惡言道學而曰文章經濟足以佐君抑知文章經濟不本於道德則所謂文章者爲無用之虛車所謂經濟者亦功利之淺術而已耳故吾謂道學之目可以不立而千古治天下者必本於道學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苟失其道則亂亦因之世有知言之君子其不以吾言爲河漢也必矣

書儀宋堂集理氣論後

理有善而無惡者也氣則視理之存亡以爲善惡者也氣循乎理則氣治而氣亦善矣氣逆乎理則氣亂而氣亦惡矣惟理未嘗息故雖極亂之世而孝友信義之行不絕於其間惟

理失而至於大亂故雖有積善之家而不免於亂賊之禍水之足以勝火理也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吳子理屈於氣之說也孟子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是故言理於晚近之世亦惟明其是非而已矣禍福非所論也龍比之是身雖死而理伸文陸之是國雖亡而理直此義明而人不得以理爲可屈誠使天下之人皆循乎理是非明而利害之私不以介其中世雖亂亦可馴致乎大治此古之大儒所以諳諳於義理之辨而不敢苟焉有毫釐之差者誠以維人道於不敝也夫如是故能極於贊化育參天地而氣數運會之說終莫能勝斯理之常存異端之說反乎是

至近世袁氏之學盛執福利之私以行其所謂善復執其區區之私善以責償於天不應則反疑理之不敵氣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至於理定之天氣定之天其說尤謬古人言天但聞已定未定而已安有所謂氣定之天反得而勝理定之天哉

讀陳寶甫毛詩疏

陳寶甫徵君毛詩疏墨守毛傳雖鄭箋有異毛義皆不之從然毛傳實多有未安處如君子陽陽傳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按本詩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簧翾爲樂

舞器其事其詞皆爲喜樂與全身遠害而已意不相應此可疑也兔爰傳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按兔狡物所以喻小人雉文明而介以喻君子今兔舒緩自得而雉乃離於网羅喻小人得志而君子反遭縲繼之凶是政刑之失與諸侯構怨王師傷敗微不相似亦可疑也大車之詩舉車服之嚴以自言其不敢犯詞甚簡直謂之陳古以刺今亦不相似上中有麻詩以留爲氏子嗟子國爲字彼留之子何以亦言子而不得以之子爲人名凡此之類尙須攷證

毛詩柏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傳云愠怒也陳疏謂怒爲怨

字之誤引文選注以證之按本詩通首皆言憂意故言憂心
悄悄愠于羣小靚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擗有標所
以憂者爲已守正見怒于羣小靚搆古通羣小見怒故搆病
于已者既多而已受侮不少寤擗有標亦憂所致若云怨羣
小聚而非議賢者則是一念方憂一念又怨無此情矣孟子
趙注非是思元賦因趙注而誤毛不誤也

終風章序謂莊姜傷已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夫州
吁嬖妾之子暴疾之狀莊姜雖以爲悼而姜爲嫡母何至欲
往州吁之所次章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故知集注之指莊公
言爲審矣

谷風傳疏陳引高誘呂覽注蹙機以釋幾字亦引呂覽原文說見龍城筆記不知呂覽本生篇云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此言養生者不宜過逸出車入輦務以自佚適所以致蹙機幾古通用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高誘不得其解誤以招蹙之機爲蹙機陳氏引蹙機以釋幾連引呂覽原文無謂也

谷風不我能畜陳氏據說文改爲能不我愔證以旣不我嘉能不我知能不我甲然以下文反以我爲讐玩味之則不我能畜語意爲長蓋猶云不能我畜焉耳至昔育恐育鞠傳云育長也自是生長長養之意言昔日養育之而恐養育之窮

故及爾同乎顛覆之事今則既生既育矣而反比于毒怨之深矣陳氏讀長爲長短之長而謂既育之育訓同義異失之

靜女章愛而不見陳氏以愛而爲語引左傳踰隱而避之謂愛而卽隱而愚按愛有隱蔽之訓以愛爲隱猶可通至截愛而爲語殊不可解左傳踰隱而避之言踰越隱處而避之耳亦豈得以隱而爲成語竊意心乎愛矣同一愛也以釋靜女之詩謂心雖愛而不得見亦何不可

說懌女美陳氏以爲作說釋頰弁庶幾說懌說並同謂爾雅作悅懌爲誤予意詩之言說爲歡悅者如我心則說之類其

解較優若以說釋連文殊不可解

陳疏多可疑處惟柏舟引史記言衛太子共伯餘立其弟和
襲攻之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而立和爲衛侯以爲與
序垂戾甚善按和爲武公國語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懿
戒之詩以自儆淇澳之詩稱爲有匪君子切磋琢磨大學言
其道學自脩而又以盛德至善歸之抑詩之詞亦皆粹然儒
者之言安有好學如武公而攻殺其兄以自立者乎太史公
採雜說而爲之記固有未可據信者矣

女曰雞鳴第二章傳云君子無故不撤琴瑟賓主和樂莫不
安好陳氏引正義以爲加肴飲酒所以燕賓客故下傳云賓

主和樂無不安好子君子謂主人言與子者賓與主人也陳氏又云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以釋經莫不靜好句賓主和樂蒙燕飲而言之也又引白虎通義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謂是鄭風琴瑟在御之傳愚按琴瑟就賓主言者惟鹿鳴鼓瑟鼓琴而已關雎琴瑟友之常棣如鼓瑟琴皆以喻夫婦本詩首章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明是夫婦之詞弋言加之蒙首章甚明傳乃云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以釋次章是毛公之不可從顯矣况靜好之義惟閨房爲合以屬賓客亦不相似詩中子字皆是女謂士之稱與子偕老是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乃以爲賓與主人不亦傾歟

有女同車小序謂刺忽齊女賢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
于被逐疏謂追刺之詞並引正義以爲齊女非文姜傳言親
迎同車疏引士婚禮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
亦如之以爲親迎同車之證愚按詩言有者多係實有之詞
如有女如雲有車粼粼有馬白顛有客有客均指目前言之
若鄭人追刺忽之辭婚以致失援於齊而竟實其詞爲有女
親迎同車云云揣其語氣殊不相類况齊侯欲以文姜妻太
子忽而忽辭之其後文姜卒以醜行亂魯齊女之賢否亦烏
足置議忽之辭婚正堪嘉予徒以後之見逐而追咎其辭婚
失援已爲薄俗之見胡爲日昭公爲狡童詩人忠厚之旨不

應如是也狡童序以爲刺忽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不與我食傳以爲不與賢臣共食祿如此則當爲惜忽之詞而詩皆不然故知序之可疑也狡童傳云昭公有壯狡之志按禮記月令養壯狡呂覽狡作狡高誘註云壯狡多力之士擇兮序謂忽君弱臣彊然則旣以忽爲弱矣傳無緣復以壯狡多力目之乃迂其詞云昭公有壯狡之志合詩詞與序傳前後觀之齟齬多矣朱子就詩詞體味決然斷爲淫奔之詩而不從序傳所見良是

丰序以爲夫倡而婦不隨陳氏疏謂夫親迎而女不至按傳疏以士婚禮壻御輪先歸俟於門外爲俟我乎堂巷之證然

女既不至矣胡爲後有悔予不送悔予不將之詞就本詩味
之殊不可通東門之墀序以爲男女有不以禮義而相奔者
按本詩首章言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次章言豈不爾思予不
我卽此皆思其人而不得見之詞不可以相奔釋之青青子
衿之三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傳以爲不可一日而無禮樂
陳氏疏以不見爲不見禮樂愚按首章縱我不往子寔不嗣
音次章縱我不往子寔不來則末章所一日不見者正我不
見子之云也乃以爲不見禮樂抑何其詞之迂曲而難明也
城闕正謂城缺必離城闕而二之謂闕爲懸書之魏闕本詩
亦爲不詞矣

瑣兮尾兮陳疏謂婉戀為疊韻瑣尾為雙聲予按同母為雙聲如參差玄黃高岡厭浥之類皆是瑣字音從心尾字音從微兩字音不相入胡為以雙聲釋之豈別有古音同出乎

毋自欺室文集卷三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四

元和 王炳燮 綱齋

序跋

忠鑑序

昔馬季長作忠經議者非之謂孝經所言亦莫非教忠之道也一則曰孝中於事君再則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而事君一章則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夫子之教忠備矣何俟忠經乎季長生當漢季身黨權奸摹倣聖經言行不顧使人得而訾議之宜也若夫述前人之忠蓋以爲世勸而又講

明切究爲他日致身地則其書又豈可少哉此陶子松存所以有忠鑑之輯也夫人臣以身事君豈必捐軀致命始爲忠耶亦在各修職業能外不欺其君內不欺其心而已竊嘗論之國家治亂興衰之故係乎君德之隆汙而實係乎臣職之盡與不盡何則凡爲人臣皆佐其君以治天下者也大而公孤卿貳小而府史胥徒內而左右待從外而州牧伯長或司獻替或主諷議或參黜陟之任或專撫馭之權孰匡其君孰理其民孰察其官孰治其事孰興利而除害孰安內而攘外莫不各有當盡之職焉各盡其職而近乎君者務致其君爲堯舜之君親乎民者務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夫如是君德清

明民情淳樸雖萬世治平可也自臣職有不盡者天下事乃有廢而不舉之患而一二大臣又不能竭心畢智以彌縫其闕於是法紀墮焉弊政叢焉而亂兆以成迨亂兆既成而猶懷利以事其君於天下事輒諉之曰氣數夫亦不忠之甚者也夫忠臣之謀國雖至敗壞已極猶將不惜身命以匡救之况其在可爲之日有不極誠盡力以圖報稱者乎觀於古來忠藎之臣處常處變事昏事明雖安危成敗不同而精白乃心死生不二以期無負其職則歸於一史策相望可考而知也陶子斯輯上起燧人下迄明代凡有合於臣道之正者悉取入焉卽下至山林高隱巾幘雄材亦經蒐採其意微其用

心亦云勤矣昔唐太宗言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使爲人臣者以此爲鑑於以去其自私自便之心而各盡其職天下事其庶幾有瘳也夫

人子須知序

古之言醫而專爲人子立說者陳直則有養老奉親書鄒鉉則有壽親養老新書張從正則有儒門事親書直書專論頤養之法鄒鉉續撰於起居服食獨詳議者頗譏其冗蔓惟子和之書醫門寶貴然以汗吐下三法立論而不可以治內傷固亦未爲盡善也夫醫道之難言也不明乎五運六氣之異時五方燥溼之異宜五臟六腑十二經絡之異治其施治也

必多錯迕而不得其緊要而諺又有熟讀王叔和不如臨證多之說則以固執方書滯而不化將強病就方其弊也卒與不學者等竊嘗論以爲讀書十年養氣十年而後可以出而治天下之病蓋非讀書無以知運氣燥溼藏府經絡之殊與夫方藥證治之變化而非養氣無以消息乎四診而使病者之脈色情實了然於心目之間嘗觀列代名家自長沙太守號爲醫聖其後轉相發明若活人之論辛熱祇和之論溫中河間之於涼解東垣之於補脾丹溪之於養陰景岳之於溫補嘉言之於秋燥鞠通之於溫疫或讀書得閒或因時制宜無不另出手眼獨抒心得而能卓然爲一方司命者恆欲

輯諸家之所長都爲一編以效集成之意顧塵事碌碌未之暇及也秋帆江先生爲婺邑通儒於讀書養親之暇合輯素靈以下諸家之法成人子須知一書倣蔣氏說約汪氏歌括之例以方藥作爲韻語附以女科兒科舉要使初學之士便於誦習簡要不煩而治法略備其用心亦云勤矣學醫者卽以是求之而得一隅三反之理以之事親也可卽推之而使人人得事其親也亦可江子錫類之功夫豈淺渺也哉

汪雙池先生遺書序

代

國朝崇尚理學自

聖祖仁皇帝表章朱子升諸十哲之列學者炳然知所宗守

然多爲帖括之所汨沒求其恪守窮理居敬之訓循溯周張
二程以上窺孔孟之精微體諸身而達諸用者亦落落未易
多覩而有志反躬不沈溺於科舉之學者又大都不脫金谿
姚江之餘習如二曲潛室習齋之倫又皆專己自信出入於
朱子而不自知其偏降自雍乾家自爲說益復離叛朱子穿
鑿支離破碎大道一二有氣力者倡之於上下之學者靡然
從風言程朱者幾爲舉世之所詬病時則有雙池汪先生挺
生朱子之鄉與慎修江氏同邑同時稱二儒焉然江氏自近
思錄集注而外其他經說不合朱子者多矣其徒戴東原氏
至爲原善原象孟子字義疏證等書誦言以攻朱子則江氏

守之不愆傳之不純尙不得爲無過也若汪先生生而困苦艱難自奮於學研窮經傳博考儒先之說旁及山經地志象緯術數樂律兵制參同醫藥諸書而一以朱子之言爲之主是以其學問詳博而無泛雜之虞其義理精深而無空疎之失信乎學朱子之學心朱子之心足與當湖陸子楊園張子並峙爲

昭代醇儒也顧當湖嘗出所學爲政於時雖不得大行其道而見知

當正雍正時卽已從祀孔庭楊園以勝代遺民布衣終老近歲亦已從祀兩廡且陸子全書江浙之間刊布已盛楊園遺

書范祝諸家早爲板行近歲山左有刻江蘇書局復爲蒐輯
全書編纂開雕海內承學之士聞風景慕知其道者漸衆獨
汪先生雖已祔祀鄉賢綴名

國史而遺書流傳未廣僅其鄉人相與鈔藏傳守其道猶鬱
而未光蓋自先生高第弟子余君元遴抱遺書獻諸笥河朱
學士僅獲有聞於時而同邑私淑之士李君承超考訂保藏
獨爲完備今其孫振英攜書毘陵用聚珍板刷印易經詮義
易經如話孝經章句或問禮記章句或問各數百部於先生
所著書僅十之一二諸生某某持以請序於予予校士之暇
披覽其書先生之於易一仍朱子本義之舊博採諸家之說

以附於後而辨析其義之有未安先生之於禮因雲莊舊注
蒐輯紹聞更參己見斟酌去取別其章句至於孝經亦因朱
子刊誤之本詳其訓詁而究其旨歸蓋莫不擇之情而語之
詳皆有以抉其義蘊而折衷於至是予雖弗獲盡讀先生之
書而其扶世翊教之心探本窮源之學湘鄉曾侯稱為朱子
後一人非虛語也方今世運隆平其必有以先生之德行學
問上聞於

朝繼當湖楊園而俎豆於膠庠者予因不辭謏陋而為之序
送湘鄉曾侯相移督畿輔序

國家承平二百餘年一旦寇難發自桂管蔓延半天下東南

億萬生靈墜於塗炭我湘鄉宮太保侯中堂曾公以儒臣奉
天子命督師征討熊羆之士奔走指麾曾不數年亂以戡定
公復從容坐鎮休養生息出吾民於水火煦嫗而覆育之幅
員數千里涵濡我公之德澤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夔軒鼓舞
而慶公之再造我也驟聞我公移節畿輔之

命顧視愕眙如嬰兒之失慈父母相與奔趨呼籲而效潁川
之借寇君既而不獲果留也相率爲詩歌以銘公德而道其
行竊維我公內聖外王之學經文緯武之才旋乾轉坤事至
立應古之社稷臣所謂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我
公蓋優爲之今天下寇盜初平隱憂潛伏裔夷殊俗附社憑

城天下之人延頸踵踵而屬望於公者豈特江漢之民封圻之衆哉稽古史冊偉人在朝則遠夷憚服元臣定國折衝在樽俎之間故丞相坐未央庭中單于仰視遷延卻退寇公同平章事定澶州之策契丹爲之乞盟自古大臣以一身繫天下安危惟其在內也故海內蒙庥蒼生禔福公之自江淮而畿輔也乃其所以自封疆而殿陛者也凡邦之人以公去爲吾民戚不知公入輔導

天子爲朝廷弭變而致治足以爲天下喜也韓奕之詩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烝民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又曰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某不材嘗辱知於公忘其固陋敢以詩言爲公獻惟公其留意焉

苑洛志樂跋

曩讀楊忠愍公年譜見公學樂律於苑洛韓公親製律管至於感夢虞舜竊歎公之精誠爲已至也壬戌冬客容城縣廨容城爲公之故里求得苑洛志樂讀之乃知韓公之論樂全出於律呂新書其以三積祿而得黃鍾之實及六十調八十四聲之例一如西山先生攷訂之舊復取聲之正變律之全半一一攷定特加詮註并及於祭享儀象可謂詳矣夫製律一事莫難於考定中聲中聲不得則過長過短而榘與窅交

病黃鍾一均不協則十二律皆不得而準羊頭秬黍既不可得雖使考定律數無秒忽之失亦安得申聲以定其器即使得其器而製之而氣或先至氣或後至亦何由而知其秒忽之有失此公之所以必藉手於神授也予昔嘗從事於此以中聲之無由定也輒復輟去惜不得公所製器而一正之因讀此書而有觸遂識所見於其後云

跋楊忠愍公兩疏手稿後

忠愍公抗疏批鱗事傳千古忠肝義膽雖鄙夫小子皆能道之何容更贅一辭第思當日馬市之開止在近邊旋復停罷而十不可五謬之說暨先去內賊以除外賊之奏侃侃而陳

碎骨粉身有所不恤假如決夷夏之防爲世道大害事機坐失魁柄倒持較當日不啻十倍使公身處其時不知慷慨奮發當更何如讀公疏竟不禁痛哭流涕感激憤懣而不能已也

重刊鄉塾正誤跋

天下治亂本於人心人心邪正由於學術而學術之是非原於教法之明與不明三代盛時所以正天下者皆自其童稚而教之朱子輯小學一書所以拳拳於蒙養之道爲後世人才計至深且遠

國家取士以四書五經命題歲科兩試先之以孝經小學性

理論亦欲使天下人才一皆浸淫乎聖賢之遺訓體諸躬而措諸事收化民成俗之功非徒然也世俗不明相率爲速化之術自其初入塾時卽誘之以利祿習之以詞章凡朝夕之課誦師友之講求無非爲弋取科名之計幸而得之則以爲學業已成不復知何者爲學問沿習之久寢成風俗至於民生日蹙世道日非若皆由於氣數之適然而不知其來之有漸有心世道之士思救正之而卒莫能勝蓋末流之失正莫知其所底止蘄州李君觀濶著爲此編使凡教子弟者皆知其誤而有所循以歸於正誠今日切要之書也孔子言少成若天性又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以後生小子有

用之精神而皆使之習有用之學成有用之才以副

國家作人之化其必自此書始矣是編刻於湘楚袁子敬孫自吳中購以寄津松園太守曉峯大令見之欣然集資重付剞劂屬爲一言以識其後輒忘其不文而推論之如此李君所著讀書義利圖窮理層級圖性習圖說此本所無當訪得之以附於後庶幾將來家有其書人守其教以無負李君著錄是書與諸君子刊布之心是則世道之幸也夫

嘉定蔣氏三烈紀畧書後

庚申春夏之交吳中郡縣相繼淪陷士庶之家以死殉者不可勝數予避地湖干就所知者錄而記之已不下三百餘人

今茲六月至於京師同郡光祿寺卿潘君祖蔭據以入告三百餘人皆得

贈卹如例而新陽張君緯餘以寶山俞君時亮所撰嘉定蔣氏三烈紀畧見示覽其事蹟蓋與予所記多有類者三烈者諸生蔣藻之妻秦氏及子元震之妻徐氏次女師左也婦殉其姑女殉其母臨難不避慷慨捐軀可謂烈矣嗚呼三吳素號禮義之邦又涵濡

國家之化二百餘載故一旦櫻變故忠義激發毅然不顧其身雖婦人女子視死如歸所在而有獨惜蒼黃變亂之際人皆星散而委巷曲室中以身殉死者多不可得其姓氏其在

人見聞而得彰諸記載者無過十一於千百此則回憶叢烽
亂火之交不禁太息而流涕者也三烈事已上

聞邀

旌卹貞魂毅魄固堪告慰于地下矣又何憾乎

書三薪堂說後

同年顧皞民將入京師示所爲三薪堂說屬爲一言以墮厥
旨其言生遭多事事在一身則當如臥薪嘗膽之臥薪事雖
未形而變端已伏則當如曲突徙薪之徙薪若事機已壞無
可彌縫亦不可任其決裂不思補救則當如釜底抽薪之抽
薪因取其義名堂曰三薪云云予讀其言歎其用心之周密

無以益也雖然皞民以是顏其堂爲一家言之也皞民今日且入仕於京師則皞民豈一家之人哉天下大勢厝火已成燎原方急有志之士誰弗沈思熟慮求補救之方而卒不得焉者何也竊嘗思之天下事變之來與所以久而莫能定者其亦有故矣不思其故而日謀所以救之猶障川焉東塞而西決朝防而夕潰湯湯之勢吾見其方割而未已安在其能俾乂也今天下事變亦亟矣其釀禍也久而其受病也深此無他故也學術之不明人心之不正遂至人材日竄而風俗日壞迨其極也生民失所恃痛苦煩冤之氣鬱而莫申而天災人禍作矣噫其亦思天下事所賴以維持者果何人而士大

夫所藉以維持天下者果何學淺者既沈溺於功利而高者
又復老死於詞章訓詁百餘年來學術之效亦畧可覩矣故
當今之世無意於天下事則已苟有意於天下事也則其所
以爲之計者必進求乎聖賢之學而正其心焉明體而達用
然後見諸行事沛乎施之而無所不可天下事所賴其在是
矣火傳薪也薪盡而火然此道之在天地未嘗息也吾之有
取於薪者如是皞民蓋引天下事爲己任者也故書此以贈
皞民其有意乎抑毋迂吾言乎

題四妹素英遺像

此亡妹素英遺像也妹生而聰慧數歲從予問字授以唐人

詩輒能成誦稍長學爲女紅刺繡之屬觸目卽解性情婉順
能先得二人意故在諸姊妹中大人尤愛惜之居常誦釋氏
心經曰吾爲二人延壽也癸卯十月病傷寒醫不中法病日
劇二十日初昏起索更衣合掌稱佛號端坐而逝距生於戊
子十月僅十六歲余哭之以詩曰芙蓉枯死菊衰零十六年
來一夢醒苦向繡幃勤筆墨憐渠醫藥誤參苓靈心善解雙
親意慧舌能看一卷經今日從頭頻憶惜悽然寒月入疎櫺
烏乎余少無兄弟同出者姊妹四人而已幼小無猜同侍二
人膝下承顏歡笑初不知人世有可悲之事壬寅歲以海上
警大姊遠適星江離別之感悵然不能自己至此而妹竟天

殂於是知目前情事俱有不可深恃者黯然而悲彌復隱然而懼自是以來纔十年耳其中憂愁慘痛之狀不忍致思每展斯像蓋不知涕淚之何從也

毋自欺室文集卷四終

毋自欺室文集

王玉林

二二

毋自欺室文集卷五

元和 王炳燮 絅齋

考策議疏

蘇松水利考

蘇松田賦甲於天下以其地處膏腴多水澤而利於灌溉也然而偶值潦歲卽至田廬淹沒是得水之利而亦受其害此水利所以不可不講也蘇松於古爲揚州地禹貢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此言水利之權輿也震澤卽今太湖三江之說不一就蘇松而言則不必遠求第言太湖下流之三江可也東江婁江故迹久湮惟吳淞一江尙仍其舊則就今日而言

亦不必泥古三江第言今日之水道可也明季以來言吳中水利者以劉家河白茆河合吳淞江爲湖水入海之三大支以當古之三江蓋太湖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滙爲巨浸由吳江之十八港十七橋寶帶橋吳縣之鮎魚口大缺口胥口銅坑口分流散入澱山陽城昆承龐山獨墅九里三泖諸湖滙蓄洩以資灌溉吳淞白茆劉河暨諸支港分道達海必下流通暢斯引吸太湖自無壅滯之虞從前支流淤塞吳中頗有水患自道光癸未以後疏濬不止一次然後來水患仍未能免己酉之災更甚於癸未後雖屢次復濬而一遇霖霖低田輒被淹浸其故何也攷明初夏尙書治水

浙西時吳淞闊一百五十丈至隆慶間海忠介公挑濬吳淞江自黃渡至宋家橋長八十里江面舊三十丈增開十五丈夫自夏公之時至隆慶一百五十丈之江面止存三十丈者以劉河大開之後水道分而爲之遞減也然自海公增開江面之闊四十五丈後三十餘年而又旋塞萬歷年間蘇松道許公開濬吳淞不數年而又塞蓋下流通潮之處濁沙淤淀日積一錢之厚一歲之積三只有餘無怪乎挑濬之後不數年而復淤塞也推諸白茆劉河通潮處莫不皆然下流旣塞則疏洩不暢所以一遇霖潦便至成災亦其勢然也又嘗攷之白茆港劉家河暨七浦塘福山口爲蘇州東北洩水之巨

川吳淞江暨大黃浦又蘇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道通潮之處濁沙既易淤淀今之黃浦腹處適當上海東偏頻歲以來淤漲數十丈浦身漸狹異域之人貪踞地利挑土填築方且未已亦為害水道之一端竊恐將來重煩疏濬不獨吳淞白茆劉河諸港而已也必也相其奪水之地大加開濬以次施功而又修葺岸以禦橫流復板閘以防淤澱使蘇屬之三十六浦松屬之八滙皆得以時節宣旱潦則蘇松之民可以長享水利而無慮水潦為害矣

清釐漕務策

江蘇大務莫過於漕而江蘇漕務之弊所宜清釐者今日之

情形不同於昔昔爲完善之地今值殘破之餘又昔行河運糧艘水次過淮抵通種種勒索爲費不貲軍力旣疲州縣受之因而小民受之此浮收折扣一切弊端皆因幫費兩字而日增日甚也自變行海運以後弁丁逼索悉數埽除而從前漕弊爲害小民者曾未少減州縣貪利而不言大吏因循而莫救民間怨氣上徹於天尋致兵禍覆城失地官民並遭荼毒幸而

聖明洞鑒念切痼瘼朝頒減賦之章夕上捷書之報曾不兩載江浙肅清感應之機捷於桴鼓今當地方收復之後正諸弊廓清之時而所亟宜釐正者厥有數端請言其大畧一經

界宜早正也從前各州縣有魚鱗圖冊都畝邱圩瞭如指掌然如吳縣圖冊遭燬飛灑隱縮無憑察核經造從中舞弊因而有有田而無糧有產去而糧存上虧正供下累貧民最爲大害今兵火之後各州縣圖冊皆不復存前諸大害將不獨吳縣一縣爲然矣所宜履畝清丈復造魚鱗圖及田數清冊以憑核實者也一糧額宜核定也前代糧額有官則民則之不同後并而一之因田地山蕩之腴瘠定則額之高下自升斗以上迭至三斗八九升不等累次減定折算如長洲最大之額仍一斗九升有餘今荷

聖恩俯允部議蘇松太三屬準減三分之一應查明各州縣

田地原額實數按照核減庶腴田不至多減瘠田不至暗加
一漕蠹宜革除也從前徵糧先期印造由單知照糧戶漕米
聽民運倉自斛條銀聽民自封投櫃不假胥役之手經造等
役亦不過知催而已道光末年以後州縣一切委之漕書謂
之漕總於是委任經造爲害小民有截串之弊有捺攔之弊
有等加之弊有撞算之弊遂至小戶田產盡歸經造由是而
飛灑隱縮詭寄諸弊更迭出而不窮經造卽糧書亦卽地總
今但去糧書之名而經造地總依然買充前經善後局革除糧書乃近日經造
地總花費買充每畝每名需洋錢二十餘元縣官帳房闖人
漕書大小瓜分每縣約二百畝以蘇府九縣計之不下洋錢
三四萬圓其實若輩皆取之小民也漕務積蠹終於莫去應飭各州縣嗣後開

徵仍令業戶自封投櫃不準胥役人等涉手革去經造地總等役零星小戶卽令同置大戶帶交庶幾民困可甦至如漕總包收錢糧其害尤鉅如從前吳厚田顧桂巖等無惡不作縣官貪省事之便遂至事權全歸漕總大小戶之所以分浮收勒折之所以日甚皆漕總實爲之應令各州縣革去漕總嗣後開徵不得再令漕書包收然後去大小戶之名而賦歸均一去浮收之弊而民無豐年乏食之苦去勒折之弊而民無穀賤銀貴之累數者旣去雖有劣衿包戶自無所用其伎倆矣此皆今日所急宜清釐者方今民氣未復

天庾正供久虛輸納三年豁免漕賦原所以培養本原應及

此時急將自來積弊一掃而空而各屬荒田及時召墾庶使民氣漸甦賦稅不至久懸則國計民生其裨益爲不淺矣

墾荒用西洋機器議

地經兵燹田畝荒蕪誠以開墾爲第一要務而地多人少現在丁男不足以耕各屬之荒土江南沃壤坐視棄捐良可歎惜今欲以巧便之法遍墾荒田使人不加多而境無棄地於是有用西洋機器之議不知西洋奇器便於治水而難於治土有未易收其實效者按農政全書有龍尾恆升等車利於取水一具可灌數百畝至於芟除草根翻刷板土初無巧法卽奇器圖所載代耕之法亦終費人力用之良難此外如諸

器圖說有虹吸之制亦利引水而代耕終賴人功非鄧玉函
徐光啟諸人巧不足也勢不能也或曰今之治河亦用西洋
法矣輪船行處土隨輪起誠倣其製易船爲車於輪端施耜
以水火法激輪使行耜隨輪轉土卽翻起奚不可者抑思藝
種之法利在深耕犁宜稍長起土乃深而久荒之土堅實難
翻一車之中火力有限非如行舟半資水力若使犁頭長闊
入土旣深力恐不能翻轉犁若短窄又慮無益從來耕種之
法土旣翻轉必加耙耖使土破散水土融和始可下種加
以耨耘諸事皆賴人爲否則土磽草茂嘉穀爲之不生墾地
雖多穫稻仍少且西洋奇器皆富商大賈之所利而非耕夫

田婦之所宜嘗見泰西之製每成一器輒費多資耕作農民
安能具此夫自井田制壞貧富不均貧者之力富者之財相
資爲用民得並生若使富民挾其利器無藉多工則富者益
富貧者益貧王政之平諒無取此傳有之曰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蓋不徒貧富之所關抑亦治亂之所係也聞之江北
完善之區農病田少莫若招之使來令自占種緩其升科之
期給以耰鋤之具又凡裁撤兵勇概令歸農督以率長用屯
田法處之一年之後荒田漸次成熟推而廣之民之孳生漸
衆卽地之闢治愈多聖人爲治不外乎中庸大亂之後難期

速效似無俟乎奇器之爲也

擬奏請修省力學納諫求賢以迓天庥疏

奏爲陽雨失調災沴可慮敬陳內外各直省情形請

皇上修省力學納諫求賢並飭下大小臣工共圖振作以迓
天庥仰祈

聖鑒事竊臣皖江下學叨列詞林會東南髮捻猖獗從事戎
行仗

國威靈以次平定蒙

兩宮

皇太后

皇上聖恩賞賜顯爵不次超擢授臣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
臣夙夜祇懼思所以報稱凡直省吏治軍防水利鹽法各務
不敢不勉竭駑駘力圖整頓竊見各直省被兵之後民間元
氣凋殘經數年休養而猶未蘇復無業游民所在多有流爲
盜賊嘯聚可憂如直省向有騎馬賊劫掠行旅經臣嚴飭所
部剿捕擒治京城之內劫殺之案迭出江南棚民有滋事之
案湖廣哥弟會匪有搶踞城邑之事無非窮民及游散兵勇
失其生計挺而走險以至於此苟非使之各有生業化爲良
民安能以殺戮絕其根株乎而雲貴陝甘軍務省分民生凋
敝尤不可言且軍務一日不竣則各省釐捐一日不省撤每

歲所需不下數百十萬無非百姓之脂膏民間食用百物翔
貴皆源於此雖曰與民休息而民力何時可紓乎其他耗蠹
民生之物日益增盛而不能禁止無業之民既無術以使之
復業有業之民又不免暗耗其業而無以培之欲天下之不
困窮焉可得乎然猶幸歲豐屢告農民不至失業今則浙江
省之兩甯災傷至延數府京師直省始則亢旱繼且霖雨未
已農田多被淹沒當此庫儲虧竭民鮮蓋藏萬一成災畿南
億萬生靈臣未知所以爲計也夫洪範言休咎之徵皆推本
於皇極然則感召天和以消沴戾亦在修省人事而已臣不
敢遠引前古請以近事徵之臣伏見

皇上御極之初

兩宮

皇太后

皇上勵精圖治怵惕焦勞任賢去奸尊師勵學躬行節儉屏絕玩好昕夕孜孜以用人行政爲務其時大小臣工亦皆講求治術仰贊

朝廷願治之心是以民不告災東南六七省連城跨邑被賊竊踞遂能漸次削平以成中興之盛比歲以來

朝廷憂勤之意亦稍紓矣節儉之諭雖經屢降然大昏一事織造活計繁費無節一珠裘至數萬之資一綵綢至數十萬

之費其他正服稱是可知此皆近習獻諛初非出於

聖意而不知寸絲尺帛皆出民間雖曰地丁錢糧皆係正供

然物力艱難何忍盈千累億以為無用之飾乎近自倭仁殂

逝民間傳聞內府梨園無日不有演唱

皇上親臨視聽以致

聖學多有間斷夫皇心敬肆天之休咎應之即天下治忽之

機所由判天人感應之機捷如桴鼓故自古賢聖帝王兢兢

業業不敢怠荒誠畏天也丹書言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口匹夫一身驗且不爽況主持天下

之人乎唐元宗當開元時則治至天寶時則亂無他敬肆殊

斯用舍異用舍異斯理亂分炯戒昭然可無懼乎臣伏願
皇上刻自修省屏絕嗜好親賢遠佞勵學尊師老成宿望如
前任侍郎臣吳廷棟學術純正堪以輔導

聖躬請

皇上召置左右日夕講誦詩書勤求治道必能裨贊

聖德爲他日親政之本又如尙書臣鄭敦謹方嚴端重不宜
逕聽去任請

皇上召回任用委以軍機事務大昏服物不急者省之請

兩宮

皇太后

皇上明降諭旨各織造不必再有添辦並請飭下內外大小臣工各自修省振刷精神勤求治理毋蹈泄沓因循之習其有所見關繫國家利病者直言無隱以備採用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臣爲國計民生起見忘其愚昧干冒

宸嚴伏乞

兩宮

皇太后

皇上俯賜察納天下幸甚

擬敬陳聖孝疏

爲敬陳聖孝事宜請

皇上俯順輿情勉圖繼述以全大孝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伏讀十月初二日

上諭御史沈淮奏請暫緩修理圓明園一摺現在帑藏支絀
水旱頻仍軍務亦未盡戢朕躬行節儉爲天下先豈肯再興
土木之工以滋煩費該御史所奏雖得自風聞不爲無見惟
兩宮

皇太后保佑朕躬親裁大政十有餘年劬勞倍著而尙無休
憩游息之所以承

慈歡朕心實爲悚仄是以諭令總管內務府大臣設法捐修
以備

身自其宮身
卷三 周日新

聖慈燕憩用資頤養但物力艱難事宜從儉

安佑宮係供奉

列聖聖容之所暨

兩宮

皇太后駐蹕之殿宇並朕辦事住居之處略加修葺不得過
於華靡其餘概毋庸興修以昭節省將此明白通諭中外知
之欽此仰見我

皇上至孝至仁於承顏色養之中猶寓軫恤時艱之意中外
臣民誰不同深欽感仰體

聖懷乃臣俯察輿情旁採士論有不得不爲我

皇上敬陳之者竊維天子之孝與常人異而事聖明之親其孝又與事尋常之親異蓋常人所以怡親不過口體之奉而已若天子則合萬國之歡心以悅其親不徒在一起居一游豫之間也尋常之親所樂不過在晏安暇逸而已若聖明之親其所志在天下之大必下有以慰臣民之望上有以繼

祖

宗之志而後其心始快不僅在一游衍一憩息之微也況圓明園庚申之燬

變興震驚

顯皇帝因而晏駕天下臣民至今有餘痛焉卽

身自其宮乃身
名三周日新

兩宮

皇太后恐亦未能一日去諸其懷若一旦暮而新之忘前恥而就便安縱

皇上欲以娛

兩宮

皇太后而

兩宮

皇太后何忍一口駐蹕於其中乎臣猶憶

兩宮

皇太后保佑

53

聖躬垂簾聽政十有餘年手平大憝中外肅清而兢兢業業未聞稍事晏閒當髮捻既平之後科臣某請修圓明園

特降諭旨嚴加斥責竊窺

聖意蓋必將輔

皇上爲

聖祖仁皇帝使天下安富如

聖祖仁皇帝之時也

聖祖仁皇帝冲齡踐阼與

皇上同其時親禮賢儒如魏裔介熊賜履李光地陳廷敬諸

臣日御

經筵講求用人行政之要卽在深宮亦惟披閱經史不使宦
官宮妾稍聞其勤是以

聖學淵深措之事業爲萬世法黔滇閩粵一朝有變卽削平
之克復臺灣討平準部

威靈振於殊俗

臨御六十一年天下之民家給人足薄海內外悉主悉臣論
治稱極盛焉今天下雖幸暫安而邊陲軍務未息民生凋弊
隱患方深頻歲以來隱忍議和原爲休養元氣起見此正君
臣上下臥薪嘗膽之時而非肆意養安之日也臣伏願

皇上仰體

兩宮

皇太后之意厲精圖治納諫親賢將來

聖學日隆

國威益振使

聖祖仁皇帝之盛德洪功再見於今日不獨

兩宮

皇太后不言之心至此大快卽

顯皇帝在天之靈亦釋其怨恫孝孰有大於此者哉臣愚昧
之見出於至誠不揣冒昧上瀆

天威伏乞

皇... 卷三 王玉林

皇上俯賜察納天下幸甚

毋自欺室文集卷五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六

元和 王炳燮 綱齋

書狀

上李撫軍請停止收租局狀

竊維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蘇府各縣田地自種者十不及一
佃種者十不止九向來漕糧額重浮收皆取辦於佃戶租額
不得不大小民終年耕種除交還租米外所餘無多率皆不
敷籽本是以在鄉農民歷來窮苦特甚自庚申陷賊後徧野
蹂躪小民半死鋒鏑現在餘黎僅存皮骨該地逼近賊巢爲
兵交出入之所小民日間逃避黑夜潛回忍淚吞聲乘隙耕

作自春徂秋殘喘僅屬所望父母官來脫諸陷窅大沛恩施
俾與休養庶冀元氣克復永供租稅伏讀本年五月二十四
日內閣奉

上諭節據曾國藩李鴻章等奏報克復松江府及太倉州地
方陳及該處百姓被賊殘虐爲數百年來所未有各廳州縣
田畝拋荒著名市鎮悉成焦土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煙寥落
連阡累陌一片荆榛居民閒有子遺顛連困苦之狀有不能
殫述者又粵逆竄陷該省焚燒殺掠民盡倒懸現方飭令統
兵大臣等進取蘇州救吾民於水火又所有蘇州松江太倉
三府州屬糧額著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李鴻章督飭

司道設局分別查明各州縣情形折衷議減用副朝廷痼瘵
在抱嘉惠斯民至意欽此仰見

皇上軫卹遺黎與執事爲民請命之心無不脗合數月以來
民間喜動顏色謂有再生之望乃蘇城逆賊尙未退出長洲
元和等縣紳士忽有設局收租之議每畝期收米六斗以充
軍餉善後撫卹種種需用小民間之爽然若失夫以軍國急
需官紳嚴令小民愚懦何敢不遵然此僅僅成熟之區雖已
幸免賊擾所收斗石目前賴以存活來春藉以接濟須至明
年秋後成熟方冀稍有起色前減賦部議內有蘇松等屬民
力彫殘甫經收復卽使減去糧額亦難驟責以按數全完擬

請格外恩施先將克復之名府州縣次第寬免一年錢糧其殘破尤甚地方如流亡未盡復田禾未盡墾者並於寬免一年錢糧之後再按減定額數酌量分成蠲免統俟兩三年後再照此次減定章程辦理云云可謂洞燭民隱無微不至又讀曾帥勸誡淺語云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是皆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至意所以固國本而答天心今小民瘡痍遍體一旦每畝收米數斗縱使勉強從令轉眼之間依然飢餓是執事有減賦之盛心

朝廷有減賦之仁政小民終不沾減賦之實惠生伏處草野

目覩心傷竊意執事愛民如子必能從諫如流是敢不避出
位之嫌瀆陳左右伏冀收回成令停開租局縱或城居業主
被難之餘不無有藉田租以給朝夕亦僅可令其酌收一斗
上下斷勿任其多取於佃農則執事造福無窮小民轉憂成
喜祥和之氣感召

天庥叛賊所踞城邑自然兵到卽下矣生爲上陳民隱冒瀆
威嚴伏祈鑒奪速賜轉圜闔屬子民生生世世戴德不盡

省垣克復上李撫軍狀

竊蘇府爲二吳要會富庶甲於東南庚申寇陷以來附郭盡
爲荒墟鄉邑亦皆寥落幸蒙軍麾進指克復城垣現在善後

撫卹各事宜已蒙委派辦理在案就中關係尤要者數端不敢以愚者一得無益高深謹陳梗概以備采擇條列如左伏候憲裁

一降衆急宜撥遣也經月以來遣散降人暨送入難民局內已不下數萬然城內各街巷男婦逗留尙復不少雖鋒鏑之餘不足爲患然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應請速飭周查盡數撥遣出城男子咨送原籍婦女無主者於城外設局暫爲留養招認領回庶不至聚滋事端

一逆跡急宜剷除也賊匪陷踞以來建造僞府雕繪彩畫極爲僭妄現已收爲官署其門首盤龍金彩一切逆跡急宜盡

情削除改如規制以肅觀瞻其餘各處書貼條對及城外僞建牌坊皆宜卽速拆毀剷除淨盡庶滌瑕盪穢耳目一清

一流亡急宜招集也城陷以後內外居民除慘死鋒鏑外流離轉徙填於溝壑不知凡幾昨有扶掖幼小自外來歸者城門官兵尙不容入應請速示招集來歸并飭知守城兵果係城居小民暨有眷口抱持幼小者準令一體入城還住舊屋以廣憲恩

一山鄉急宜撫卹也城西吳縣所屬之木瀆跨塘橫涇浦莊光福善人橋等處官軍進取最後各處鄉農種有成熟之區自九月中旬起至十月中旬止先後被賊搶割稻穀捆載入

城十月二十四五六等日大股敗賊由木瀆光福等處沿山一帶竄越出境所過之處焚燒殺掠被禍尤慘現在子遺田廬多已蕩盡有朝不及夕之虞應請派選賢能速撥存穀運赴該處分頭賑給以全餘命功德莫大

一散勇急宜安置也婁門外自崑山赴滬一路多有游勇搶劫行舟聞係洋鎗隊散出之衆應請速爲招徠調置安插庶不至久聚滋擾致釀事變

一保甲宜編排也從前城守皆知保甲之宜編然迄未有成效者五方雜處之衆紳士異同之見紛紜葛朝令夕更是以奸宄內藏乘機響應矢不及發賊已登城今已仰荷軍威

廓清埽蕩從前積習一洗而空應及此時編排保甲仿比閭
族黨之意寓安良除莠之方五家爲伍五伍爲保十保一甲
十甲一鄉伍有伍長保有保長甲有甲長鄉有鄉長統以公
正紳耆俾相督察形踪詭異不得容留鼠雀紛爭就近勸解
保禦之中默行教化似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不爲無補

一煙館宜禁開也吸食鴉片之人所以衆多者由於煙館之
禁不嚴戊午己未閒衙署左右煙館縱橫牌號公然漫不禁
止遂至窩藏奸宄不徒傷耗民財應請嗣後無論城鄉概行
禁絕責成保甲紳耆如有容留治以嚴法

一荒地宜招墾也四鄉田畝荒蕪不勝指數應請早定章程曉示招徠屆時耕種現在耕牛甚少宜嚴禁宰割豫爲購養至於城中存穀甚多應請撥存二三萬石以上儲置妥處待春夏之交發爲籽粒民食攸關似宜豫備

一妓館宜禁開也吳中素多漁利之徒於閭胥門內外開設妓館引誘良家子弟因而流蕩破家者相繼不絕此時城垣初復無主婦女甚多竊恐奸滑之徒掠賣爲娼復蹈故轍在所難免應請設爲嚴禁預示周知俾絕邪利之心實於風化有裨

一賣地宜豫禁也前在上洋風聞有洋行購買地段之語吳

地素稱禮教之邦豈容羸入腥羶敗壞風俗況交通定罪條例昭然應請出示嚴禁除內地居民交相買賣外毋許擅賣與異邦之人庶無知之民不至嗜利撻法

以上十條似爲目前尤要此外如修理學宮禁止邪教及一切除暴安良之計宜民善俗之方自可次第舉行無俟瀆陳管見所及挂漏尙多是否有當伏祈電鑒速賜施行實爲德便

上協揆倭良峯中堂書

自古邪教之興皆足以敗常亂俗爲國家之大害故王者設爲嚴禁而左道亂政法所必誅誠思深慮遠不使姦慝邪僞

之術得以爲禍於蒼生也漢之季年張角兄弟創爲五斗米教以愚黔首黃巾之禍駸巡以至三國其黨始息前明中晚白蓮教起傳徒聚衆叛逆稱戈倏起倏滅至於我

朝嘉慶年間教匪之擾蔓延四川湖廣陝西三省用兵十年之久始能底定然終未有深受其害蹂躪幾遍天下方在用兵剷除而復使之明目張膽公然傳習非惟不禁又使我官吏爲之羽翼以誣惑天下若今日天主耶穌之教者也天主教倡自西洋自前明萬曆時流入中國康熙雍正間嚴爲設禁歷百數十年雖迭次懲辦而私相傳習者究未盡絕長髮粵匪卽其遺毒也然各處傳習猶畏禁令祕不敢露自議和

弛禁以來各處紛紛傳習人教之人日新月盛不可紀極遠不敢論卽以畿輔之地言之保定河間正定等十府州縣每處已數十百人不等安肅一縣向有教會近日傳習愈衆遂有一萬餘人之多直隸各州縣官接奉上憲札諭會同妥辦等情教員遍赴各州縣衙門逼令州縣官出示曉諭鄉村令人奉教稍有遲迴卽時尋釁生事州縣官懼干譴責不敢違執遂使

朝廷命官盡供彼教之驅役令吾赤子陷於非僻之中夫
聖祖

世宗之所以嚴禁傳教者誠深燭其奸邪而爲杜漸防微之

計也今西洋人謂彼教原係爲善之道傳授習學不得禁阻是豈

祖

宗之聖明反不如今日哉恐亦巧飾邪說以誤中國而我中國未能洞察其奸詐之謀耳天下之禍伏於一日之間恒發於數十年之後若今日傳教之害有不必待數十年而始發者稍有知識莫不寒心柰何聽其日積月累而不早爲之計哉天主之教其大罪有八聽其傳習其大害有十請得而陳之案耶穌生於猶太國其母馬利亞時尙未嫁妄言天主託生實無父之人也及其既長棄家遠游傳徒行教一日與其

門徒十二人坐於樹下講道其母與兄尋至欲其回家據西

載皆言耶穌之生馬利亞時爲處女然耶穌本又有門徒以

兄則無夫生子其俗實然不獨耶穌一人無父也

告耶穌不認曰能奉吾教者卽吾母兄不能奉教卽非母兄

母兄哀勸終不肖認於是母兄拜哭而去此道光二十六年

麥都司所講與新夫中國聖人之教不外五倫墨氏兼愛孟

約全書所載說同子謂之無父犬羊不知有父尙知有母耶穌不認其母犬羊

不如乃奉爲教主以教天下後世是率天下後世皆爲無父

無母之人矣此其大罪一也耶穌返國國人傾城出迎國主

恐其生亂釘死十字架上並取二盜同釘是十字架者釘死

罪人之刑具也耶穌之徒私取耶穌埋之造言耶穌死後三

日復活升天供立十字架惑眾聚徒黨羽更盛遂挾眾以脅其君執其國柄以上見楊光先不得已錄及慕維廉地志至今西洋諸國教主之權重於國主政令大者悉由教主稍有違忤廢立由之賦稅所入大半歸諸教主供其資用是以其教廣行西洋無國不遍孟子謂楊氏無君不過爲我而已未嘗真敢蔑視人君也今天主教妄自尊大藐視人主自弛禁以來所見奉教之人無不指斥

乘輿謂

皇上與教主接見先拜天主次行平禮是率天下皆爲無君之人矣此其大罪一也洪荒開闢之初文字未興無可稽考

五帝之說雜見於宰我問五帝德諸篇然已荒遠不可盡曉是以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敢誣惑後人也易緯所傳史志所錄稱天皇地皇人皇雖遠不可信要亦開闢以後之說未敢言及開闢以前今天主教有創世記一書稱天主手造天地七日而成是未有天地先有天主矣又云天主降生而爲耶穌創世記不言是天主親筆不知七日造成天地之說何從知之又自降生之歲至今年癸亥爲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以中國之史考之距同治二年以前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正當漢元帝之時上距唐虞尙有二千餘年更無論三皇以上不知西洋與中國同一天地乎抑別一

天地乎使同一天地則漢元帝時中國已在近古不知西洋何故直至此時纔得天主降生是耶穌之徒造此大謊以神其說使人無可質證此之謂誣天其大罪三也人道之大不外禮義廉恥禮義緣五倫而立忠君親上愛親敬兄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此之謂禮義能全乎此謂之爲善苟反乎是卽謂之惡今天主教設立神父每至入教之家別就曲室令婦女更迭承奉又擇一女絕其婚嫁終身承侍謂之正女凡人教之人新婚初夕令男子避去神父宿於新婦房中謂之赦罪夫以其教之無父無君既已如彼而其黷亂男女同於禽獸又復如此是其蔑棄倫常無禮無義並無廉恥爲惡已極

而猶動云勸人爲善此之謂誣人其大罪四也鬼神之說自古有之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雖不必如廟中塑像之狀然體物不遺洋洋如在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敬思神之可敬可畏而不可褻玩理固然也故自天地日月星雷風雨以至山川城社門行井雷莫不有神自古至今無弗分爲等殺因時致祭昭其誠敬今天主教則謂自天之上至於天下但有耶穌爲之主張一切神道皆爲毀棄夫四海之大人物之衆王法所不及治者幸有神道默助至教今天主教抹去神道使人心無忌憚而惟彼教之是從與諸邪教實出一轍此其居心安可問乎是欲鼓衆先以毀神其大罪

五也天堂地獄之說始於佛書其事有無從無實據縱使有之亦必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與凡正直無邪之人方得升天其無父無君不忠不孝淫亂邪僞姦惡欺詐之人必入地獄以理言之固如是也今天主教竊取佛書之說以惑愚人曰能奉教者死登天堂不奉教者皆入地獄甚謂佛不能奉天主亦入地獄是佛之言天堂地獄尚有勸善懲惡之意而天主教則專借其說以誘人從教初不問人之善惡且但借爲善兩字以欺誑世人並不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名曰闢佛實則盜佛其大罪六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有祖宗古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

士一廟庶人祭於其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報本追遠盡其孝思蓋自仁率親自義率祖別其
親疎分其等殺皆所以厚民之德而成其化化成德厚則民
皆尊尊親親而無犯上作亂之事今天主教曰人死無知不
必立主祖宗不必祭祀滅子孫愛敬之心敗

國家孝治之化此其滅絕祖宗不如豺獾大罪七也佛老之
教或宗清淨或主空寂離垢去欲無干法紀衛道之士猶深
惡之爲其外倫常而言道德也此外邪教以術愚人徇私縱
欲挾勢橫行小則瀆亂彝倫大則謀爲不軌今天主教不老
不佛並不離垢去欲淫邪縱恣惑亂民人誘衆聚徒結爲死

籠絡一入其教則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國法矣此其動搖邦本害之一也天主耶穌分新舊兩教舊教法國主之所行尤廣新教則英國主之兩國之君皆奉教主約束是國之大權全歸教主也今兩國初議通商條約各數十條而行教僅止一條雜於其間若非甚重也者此正彼國深心乘人所忽也迨既定約準行乃立爲章程約飭地方官吏會同辦理我國家自有不得不從之勢地方官會辦者何事哉不過示諭各鄉邨令人奉教而已地方官明知有害國家迫於時勢隱忍從之夫

祖

宗禁止邪教以杜亂萌原爲子孫萬世之計今乃舉

列朝所嚴禁者爲天主教一旦反之轉爲教令使

祖

宗之法不信於後世此其淆亂

祖制害之二也夫錢糧所入關係正供地方官何敢稍分輕重乃唐山縣奉教人地糧欲按四六分完納因縣官楊蔚本不允卽抗不完繳縣官拘案責追亦不得不然之事也正定府副教主旣將楊蔚本毆辱復致上憲將楊蔚本撤任幸此時教人有數日久入教衆多萬一教主出令凡有錢糧由教

主減成收納又將何以禁之此其把持錢糧害之三也

國家設官理民聽訟所以平其曲直也凡涉訟庭理無兩是
不得不伸直而抑曲而險健之徒呈身入教稍挾嫌怨卽訴
教師遂遣教員赴官勒提不容對質逼令責罰平民之與教
人遇有事故到官不問曲直總當右教人而抑平民否則教
師又與官吏爲難此其貽累善良害之四也善良之民受其
屈抑無所控訴不得不皆入彼教以求無害天下之民皆

朝廷赤子今盡驅之令人彼教彼旣以教爲網羅民卽視教
爲淵藪此其敗壞風俗害之五也天下之士惟賢哲之資始
能堅定不移中材以下鮮不隨風而靡今彼教初行學官子

弟尙知其非然安肅等縣已有生監入其教中行之既久見聞日熟習與性成人之甚易風行於野則在野者化勢奪於朝則在朝者惑如前明之季彼教尙微朝士已有入其教者今復開以方便畀以事權日變月化不獨愚民被誘秀士亦將入之不獨鄉民被誘朝士亦將入之此其壞人心術害之六也天下所以治者人倫攸敘而人倫所賴以治者聖人之道也今天主教既已誘我人民蔑棄倫常趨於禽獸之路而其所著各書恣肆無忌非毀孔孟夫孔孟之道垂於萬世誠不因蚍蜉之撼而有損然正之與邪勢不並立彼教日盛則從孔孟者必至日衰孟子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今天主教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豈直楊墨之比哉此其榛蕪
聖道害之七也入教之人亦有點者心知其意姑借其教以
遂其私萬一教師神父之中有如逆賊楊秀清之人卽用其
術以愚眾人俟徒黨旣盛然後拔戟自成一隊惟所欲爲雖
教主亦且無如之何是他項邪教猶得明爲禁戢而此附於
天主無從知其隱謀是其借資奸逆害之八也天下威柄操
之自上則不至於敝今西洋人旣以行教之事示尊嚴於我
中國而我天津大沽等處又復延西夷以訓練我兵綠營兵
操疲敝反不如彼東南用武復向借兵是以天主教之威勢
因之益重吏民無不畏之萬一日後中外稍有齟齬積威所

震孰敢誰何此其盜竊威權害之尤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機之所動事有必然故聖人卽微知著預爲之防春秋傳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今天主教之事豈止將之云哉前王寅年和約尙無傳教之事此次換約所以增入傳教者非傳教不足以收中國之人心也假使十二年後再行換約彼恃教人之衆所增之款必更有萬不可從者此深識遠慮之士撫膺太息而不敢言也此其關鍵國計害之十也

上倭中堂

不得已錄一書繕呈鈞誨竊思京師根本重地異教肆行竝無防範厝火之勢可爲寒心雖行教之人未必遽萌叛逆然

自來叛逆之徒無不藉行教以糾衆況天主教公然無忌愚民迫於凍餒更易入其牢籠其爲政治之害恐較回匪爲尤甚我中堂躬秉鈞衡當有默化潛移之術俾隱禍得消天下幸甚

上丁方伯請設立社學書

竊維風俗之善敗本於人心人心之貞邪由於教化而教化之道莫若施之於豫易言蒙以養正學記言禁於未然昔儒言先入者爲之主故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教人之法實始於鄉雖庶人子弟皆令先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所以戢其倨侮翫陵

之氣導其孝弟忠信之心自其幼稚卽已習爲恭敬辭讓是以人心一歸於正雖不能成材亦皆知所趨向不至有豆觴犯齒之事此風俗所由敦龐而治績所由易奏也自後世政教不明人心日漓風俗因之大壞其害遂蔓延而不知紀極有心世道者亟思救之期合乎君子反經之義莫如仿古社學之制於城鄉遍設學塾本朱子小學之意定其教法設爲規條俾爲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期以數年人心風俗有不蒸蒸日上變一出於正且厚者固未之有此誠今日端本之要務也謹擬章程十八則錄呈憲裁

一請於城鄉各處分置設立社學塾師一人課徒以十六人

爲率由城而鄉由鎮而邨推廣散布多多益善

一每縣舉公正紳士二三人爲學總專司經理延聘端謹之士爲塾師其素行不謹及吸食烏煙酗酒者雖有文才不得濫舉充數

一社學以畝內祠廟庵寺借爲之毋庸給予租值以節經費如畝內無庵廟卽塾師家內亦可

一塾師一人每年束脩膳資錢六十千文如有學生家自願加送束脩者聽儻出自塾師私索察出辭退其學徒晨出晚歸餐膳自備

一學徒入塾先赴學總報名於冊內注明年歲住址有無父

母並入塾年月日由學總作主送入

一教子弟以正其身體爲首務真文忠公訓學齋規至爲切要請分條大書刊印懸著壁間塾師于學徒入學之始分日逐條與之講解令其遵循其平常動作威儀灑掃應對塾師隨時教導使合規矩

一學徒識字後王伯厚三字經可讀讀畢則朱子童蒙須知小學四書五經以次教讀均須隨授隨講

一學徒每日功課畢時塾師講善行一二事如懷橘扇枕之類以養其良心並所講之書於督課時抽取回講

一學徒受書挨日讀去多記遍數務令透熟不得有間塾師

於書眉謹書日子以備查察

一塾師教導之勤惰以學生之體貌放謹書本生熟爲驗每月朔望學總親至塾中督視學生循謹書熟者爲上等酌予獎勵循謹而書不能熟爲次等無獎放縱者書雖熟爲三等訓飭之放縱而書生者爲下等扑責之三次放縱不悛者黜學生無次等以下者加送塾師節禮以酬其勞

一塾師無事曠業一月逾三日者辭學徒無故不到一月至五日者黜

一學徒習字訂作本子塾師按日批閱須寫月日以備稽察
一學徒所讀之書不得捲角擦損塾師留神戒飭犯者記過

一設立總冊記塾師學生姓名學總督視按期於名下注其
等次以憑查核

一學徒資性聰明可望有成者挑入仁濟書塾以期造就

一社學需用椅桌器具書本紙筆硃墨茶水由學總隨時請
領官項備辦按季報銷如學總自行捐辦者陳明扣領官項

一社學興教收效甚遠所需經費自當期之永久擬請官爲
籌定常款令公正紳董爲之經理庶不致有始無終

一無論城鄉各家塾請一體頒發訓學齋規令懸塾中塾師
胥照社學規條教導學生學總亦得每月一次至塾察視另
冊登記如訪有現在塾中之子弟犯有過惡情節較重者查

實將塾師姓名送縣學記過

上湘鄉曾侯相書

竊聞肩天下之任卽當有先天下之憂竭非常之慮而後能
弭非常之變今天下寇盜未平瘡痍未起而羣彝伏伺奸計
日深逼處我肘腋窺竊我腹心肆囂喝之虛詞以要脅爲能
事挾其薄技藐我

王章驅我士民供其羽翼普天率土凡有血氣誰不願切同
仇思雪大恥而壓於事勢莫可如何積歲經年至於今日禍
幾亟矣伏思對局者必爭先著行軍者首重定謀與其策應
於臨時曷若圖維於先事查海疆和議從前論者莫不謂西

彝志在通商別無他意卽如傳教一事又莫不謂彼自行其國俗初於大局無關而豈知英法吞噬海外率用此謀一行其技於噶囉吧再逞其技於呂宋又幾售其技於日本又大肆其技於印度今試思各口通商以來腹地之脂膏被嗜吸者幾何直省之民人被誘結者幾何極英法之狡謀不幾欲使我至於民財盡竭民志盡攜而後已哉自古中國之與外彝無不爲議和所誤然而交市在邊陲初未嘗踞我險要也據彼在門庭始未嘗處我堂室也今則江漢內地處處橫行蕪齊要區處處著腳外旣肆其侵踞內更逼及

宮闈又况傳教一事句結未已換約兩字顯示渝盟自定和

以來十二年之期轉瞬卽至爲我

大清計者將因循忍默坐待換約之發自敵人乎抑將豫爲之地力爭其先乎夫敵人之方圖進步以換約兩字爲機緘而我之力爭先著當卽以傳教一事爲關鍵西彝之於我中國一切藐視獨見海內人民之衆尙有畏忌之心是以傳教一事最所用意假如貴州江西西陽湖陽之事無地不與之爲難無人不與之力爭則情有所格勢有所禁雖不能遽止其猾夏之謀亦可陰遏其速逞之志如今之計莫若密飭下各省屬州縣速於城鄉嚴查保甲廣行鄉約於宣講聖諭之中寓默化潛移之術使彝人所至處處百姓與之相

持然後換約兩字我藉而先發之以觀其應夫換約爲中外
難端我不先發將發自敵豈得晏然終於無事乎且發之自
敵則必有更圖進步之計又豈得退然惟命是從乎傳曰勇
夫重閉而況國乎今重門洞開直達房奧縱橫出入漫無防
閑一旦難作何以禦之然則今日之所宜振刷精神以爲攘
斥地者安可不熟慮而審籌之哉禁旅宜如何精選也海口
宜如何竝備也江防宜如何豫練也邊民宜如何鼓舞也離
四國之交宜如何使相攜貳也聯東海之夷宜如何使爲我
用也語云先發者制人後人者受制於人此之不可不深念
也當今

廟謨方措意於中原之揜逆西北之回匪豈不謂安內而後
可攘外不知必俟內患盡平而始謀外禦恐倉卒橫發有迫
我以不及圖者矣我夫子功高德盛識遠慮深爲

天心所簡昇實蒼生所託命伏冀密爲啟沃默運神謀庶先
時爲有備之圖四海得安全之望某草野至愚何知大計惟
踐土食毛世荷生成之德寢苦枕塊難忘君父之讐用敢不
避斧鉞敬獻芻蕘伏祈俯賜警納不勝大幸

上合肥李伯相書

竊維自古大臣有戡亂之畧者不必著致治之功有經國之
猷者不必裕格君之術是故汾陽威信孚於遠人而平章之

美史未之載召虎旬宣見於雅詠而啟沃之道書未之聞惟諸葛武侯集衆思廣忠益開誠心布公道惓惓於宮中府中而以親賢臣遠小人反復開導其君洵乎伊呂之流不僅管蕭之匹而所遇非時弗克回已去之天運固又不足語於中興之盛也維我夫子殲除巨憝再造東南勲業炳乎旂常矣翊贊揆幾鎮安畿輔措施奠乎社稷矣屬者晉謁臺端側聞國本之言竊見憂形於色是我夫子身在封疆心存

殿陛以主極爲立政之本知正君爲宰世之原固純臣之心實蒼生之攸賴也某頃在京師竊聞民間私議謂

廟堂宵旰之勤勞寢淪其始宮府徵求之服物日侈於初老

成凋謝而

聖躬多曠學之時內府酣歌而嗜好啟荒嬉之漸是豈不以
中原寇盜漸就蕩平海寓乂安漸臻平治不妨稍息仔肩共
享昇平之樂乎不知持盈保泰倍難於多事之秋制治保邦
尤貴切未然之慮况四方兵燹之後閭閻之元氣未充生民
耗盡不除海內之脂膏日竭游閒充斥於江湖盜賊公行於
輦轂吏治民風未徵起色內憂外患隱伏無形近復暘雨失
調天災告警此正
聖君賢相憂勤惕厲之時而非上恬下嬉晏安無事之日也
然而在廷未聞有直言極諫之臣

皇清通志卷之六十一 傳學海
皇上未聞有修省責躬之詔然則當此之時嘉謨入告上格
天心非我夫子之望而將誰望乎夫引君當道宰輔之職也
以人事主大臣之忠也故欲

朝廷之無過差尤莫若進忠賢於左右當今老成碩德學術
精純可以輔

聖躬而預幾務者朝野內外豈無其人誠得舉而進之而

朝廷之氣象一新矣我夫子德盛功高位隆望重中外之所
信服

國家之所倚畀動以至誠言必見聽將見精神振刷復如其
初納諫求賢大開言路斥近習之言求學問之益孜孜不息

以與

聖祖比隆是我夫子有撥亂反正之功而復著旋乾轉坤之效也豈非千載一時之盛歟至若安攘之遠圖莫如行屯墾之實政地無棄利營鮮閒兵財賦充而協餉可省也富強之善術莫如舉州縣之循良教養兼施重農勸學忠義興而民心愈固也是皆我夫子從容坐理展布裕如者無俟屑屑上言也某淺學小生無所知識辱夫子一日之知愚誠所蓄不敢自匿用敢不避斧鉞冒昧上陳伏惟恕其狂妄俯賜採擇不勝幸甚儻我夫子憂國謀猷早已敷陳密勿非草茅下士所得預聞則尤某之至幸也

上合肥伯相

永定河僅恃隄工久失疏濬以至受病日深河身高仰非得
實心任事熟悉河務之人精詳測視澈底施工誠不足爲一
勞永逸之計然畿南水患不徒在永定一河也蓋水之爲物
必有所蓄洩斯不患其漲溢假使各處淀泊一一深通各州
縣多有溝渠雖遇暴水下游不及宣洩而水有所容亦不至
泛濫爲害縱泛濫亦不至害若今之甚也昔陸清獻宰靈壽
多開溝渠人非議之後值水發獨不爲災是其已事某向曾
經過西淀見淀水淤淺多有占種菱蘆芋粟等物居民無知
貪利致沙停水淺灘漲日多恐各淀亦皆不免同此情形似

宜俟水勢退落周視各淀泊擇其淤淺尤關緊要處所大加疏濬以工代賑目前救活饑民無算而日後庶免墊溢之災當今要務似無逾此至各州縣離淀泊較遠之區亦宜及時多開溝渠設立涵洞平時蓄水以資灌溉水多開放有所宣洩民間耕種不至全恃天時所謂收水之利卽可以免水之害亦在人設誠行之耳夫子痾瘵在抱爲民請命不惜多方籌畫爲奠綏黎庶之謀至誠感格天心助順不獨消弭災沴卽意外非常之慮亦當消遁於無形是可爲蒼生慶幸者也蒙諭勘視大悲院地基昨往周視其處前扼三岔河口白河水繞出其西東南有賈家溝北有塌河淀建城爲守禦計似

得形便惟現在積水未消西南乾地較西沾爲多而東北窪坑處所水深有至丈餘者平地水亦深至三五尺不等其下土肉堅疏厚薄何如將來築基圈建是否合宜均難懸揣請俟水退後派員詳細察視爲妥愚昧之見未知是否統候鈞裁

上合肥伯相

某奉誨命覆查北鄉賑務於初八日始偕吳縣丞士湘乘舟前往會晤曹軍門暨諸紳士商同前行分投逐邨挨戶查審剔其冒濫補其遺漏統計每日僅及六七百戶北鄉三十八邨尙未查竣而籌賑局復寄到西北鄉二十九邨戶冊某與

士湘均以工程局事必須親自照料未便日久在外且饑民
貧困鵠面鳩形目不忍視深恐才力不逮不敢多辦具稟辭
之而竟不獲昨至北倉勘視所修呂陽騰三廢業已修竣計
用工力錢壹佰餘千文另單呈覽本日卽偕曹軍門及各紳
士先赴西鄉緣西淀水勢較廣恐稍遲凌凍難行有誤賑濟
現在已查各邨極貧下戶實已嗷嗷待哺有朝不保暮之勢
必須先行摘賑以資接濟方可免於溝壑早賑一日乃可延
一日之生惟有仰求夫子迅賜飭發倉穀數千石或借撥錢
數千串先行折賑俾延殘喘以待大賑伏查各鄉邨不乏殷
富之家仍可飭令道府設法勸諭捐輸收納歸款一轉移間

而無數灾黎皆得免阡危而卽生路功德所被實無涯量我
夫子視民如傷拯救如恐不及定蒙俯察愚悃立賜施行不
勝翹跂

上合肥伯相

伏查津郡一帶積水時消時漲退落遲遲逐加咨訪僉謂海
口淤沙阻礙下游所致竊思直省水源數十併歸三岔河合
入海河一道東流赴海尾閭本患不暢是以

聖祖仁皇帝命開減河以分其勢誠畿輔治水至要之策也
現在南北運河四處減河多已淤塞海口又復淤高宿水不
克消落若非及時分疏夏漲一臨更難措手萬一河津郡縣

田廬復淹民命攸關實非細故前查王家務閘底高於運河尺許尙可稍緩其筐兒港石壩因減河淤塞水流民地民間私自築埝堵塞閘門若用牛犁之法將減河挑使寬深導入場河淀歸北塘一帶入海需費較省於分洩水勢大爲利益其開挑海口淤沙似爲直省治水必不可緩之舉現在不乏熟諳洋務之人如采用洋人機器刮去沙泥所費當亦稍省或謂海口淤沙於海防爲有益不知邊防所恃在人而地險次之若兵事晏然而生民先受其敝此其利害輕重不待有識者而始知之至現在庫項支絀籌款誠艱然水淹數郡不獨賦稅蠲減抑且留漕賑濟耗費尤大若撥練餉大爲振刷

較諸辦荒救振於國計民生所全似較多也愚昧之見不忍緘默輒忘其狂僭陳求察奪伏乞俯賜采擇爲幸

上合肥伯相

日前叩謁辱承誨誘使之盡言仰見我中堂夫子忠君愛國之忱憂盛危明之意雖古名臣曷以加茲而盛德虛懷不自滿假復欲然以見賢不能舉見不賢不能退爲憂此尤公忠體國之誠結於念慮而形於寤寐之所發非某一人之幸實四海蒼生之幸也雖然竊嘗思之以人事君大臣之職而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雖以大舜之聖而禹猶以爲難然則知人亦誠不易矣皋陶之言知人也日行有九德而後及於載

采采孔子之言觀人也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人之才能未嘗或乏吾所恃以衡人者或專在於事功之際而吾之知人容有不盡者矣且卽以事功言之而吾之所據以爲衡者果皆出於灼見真知而無一人得冒於其間乎萬一見聞偶未審智慮偶未周不才者得廁焉而指摘之及將并其才者而疑之此司銓衡者一惟成例之是遵而不敢或違亦無怪其然矣夫一代之人才自足供一代之用至不任人而任法而致有乏才之歎此習常蹈故庸庸者之貽誤於天下也若夫以命世之大賢欲致匡時之盛業而使庸庸者猶得持法以相繩此豈可不深求其故而

盡吾道以維之哉曩者蒼黃軍旅破格用人其效彰彰表著
夫人知之今日之

朝廷猶前日也然則精其心以求之患吾識之未至不患天
下無才也竭吾誠以達之患吾舉之未當不患

朝廷不用也審之又審無誤知焉慎之又慎無誤舉焉是有
弗言言則重於九鼎至誠所動

一德相孚彼庸庸者奚足以間之如是而大業有不日隆治
效有不日著者哉夫督兵戡亂我夫子既已功在旂常矣方
當輔導

聖君爲天下致治平之理知人尤其至要某尤伏願我夫子

綜理之暇以其餘力重閱先哲遺書如大學衍義韓魏公集
司馬文正公集等關切政要者弗厭詳復以擴佐治之猷而
成不世之業天下幸甚某承夫子逾格知遇陋見所及不敢
緘默輒忘其狂僭冒瀆上陳伏冀寬其罪而俯賜察納不勝
惶悚承勘河工事宜謹具另箋不盡覲縷

上合肥伯相

本月十六日面奉鈞諭於北運辦工就便查勘張家灣舊運
河隄埝情形據實稟覆並蒙擲交通州武清河道圖一紙俾
令按照查勘某遵於二十二日由南蔡邨泝查向北西路經
新莊小幼莊張岡莊劉莊廳上伏頭牙虎寨東丁西丁楊房

田戶等處一路訪問邨人僉稱該處上下數十邨莊連年被
張家灣決水灌入淹沒田地顆粒無收居民飢斃不少察驗
民情洵多痛苦其河西務安平馬頭數處詢之士人多不了
然蓋東傍運河地勢畧高故受害亦微也二十三日查至張
家灣燒酒巷里二泗一帶里二泗臨舊運河有佑民觀一所
規制宏敞建自勝朝有康熙三十九年倉督石公碑文述奉
命修隄事現存隄埝高止四五尺寬僅丈餘上年決口六處
約二百丈正在修堵查該處河身淺窄上受馬駒橋南新閘
兩路來水下通運河每當伏汛不獨上源滯至卽運河水亦
足倒灌爲害北岸邨落無多且沙阜樹木所在林立尙堪護

禦南岸隄埝卑薄最易衝決雖有鳳河當其西南無如淤淺不足容納決入之水泛濫無歸遂至百數十邨田廬胥遭浸溺數十里利害攸關誠宜任令及時修防以資保護者也竊思行水當使其通流而救弊務求其要害該處上游南北兩隄相距甚寬自三四十丈至七八十丈不等至上店邨南築有橫埝逼入河身接築長隄百數十丈南北相距不及十丈當盛漲下趨浩瀚之勢至此窄束不獲暢行必至旁溢此里二泗以上隄埝所由以次潰決也北岸居民不利南隄是固然矣議者或謂伏秋盛漲得此旁洩北運轉保無患是殆不然我

國家愛青黎元河漕並重從無不恤民瘼之事況漕運利病全不係此又豈有坐視病民而弗救者乎今於人情偏執之中求平允兩全之計莫若令上店邨里二泗南北兩埵各展讓一二十丈使河道寬闊水得暢流不與水爭地庶幾水不爲害南北兩岸均可無虞也愚昧之見未識當否伏候鈞裁再二十二日查得小幼莊南二里生有蝗蝻已能齧食梁苗當卽勸諭地方居民趕速掘坑撲除應可不至滋長成害謹并附陳繳還原圖一紙統祈崇鑒

上合肥伯相

日前叩謁臺端辱降辭色曠使盡言且於毫末小善稱許掄

揚不啻口出仰見道德高深真如泰山不辭土壤河海不擇
細流某何人斯敢不益竭愚忱以圖稍效涓埃之助乎竊維
我夫子以命世之才建不世之業位兼將相坐鎮畿疆德盛
勳高爵隆望重

朝廷倚如干城天下仰爲柱石艱鉅之任萃於一身雖以伊
呂方召諸賢處此有未易設施裕如者然則我夫子之殫忠
謀國虛已求賢廣集衆思以圖全算者固非以其名而將求
其實也某不敢以浮泛之辭上陳清聽謹舉其尤關急要者
爲我夫子陳之一曰選將才兵法有言無恃其不攻恃吾有
所不可攻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勝之自庚申議和以來異

族鷗張闖我堂奧包藏不測厝火已成而我方以內難削平
漸趨曼逸萬一事機竊發不有果毅沈雄之將遍布隘要何
以圖其萬全現在宿將如彭侍郎者固不多得如鮑楊劉陳
諸將其中雖不無僨事之處然用其所長尙可棄瑕收錄也
至部下諸將果勇善戰自不乏人然老成穩固若周薪如軍
門豈宜聽其久頓南中夫火器爲西人長技其所售者未必
是甚至精近如花彈魚雷之制日新月異是豈可與之角其
所長若將領心目中專恃此購自外來之火器而別無用我
所長以攻彼短之術此其智似已出敵人下耳如有能乘此
無事之時急以屯田水利爲之名於沿海多開溝渠使敵騎

不得馳騁此亦固圍之一策也至於臨機應變出奇制勝胥視乎將之所爲所謂將才不可不急選者此也一日練軍伍用兵之法守與戰殊勦賊內地操縱由我或堵或追我常得其勝算且賊之所聚我亦合力以攻之若異族之精工火器常利我兵之聚以逞其毒然則我兵臨敵宜散而不宜聚宜乍聚乍散而不宜常聚宜專用奇兵而不宜於堂堂正正之陣也此非平時演練何以得指揮呼應之如意練之之法亦惟以旗鼓爲耳目而已矣下營宜散追撲宜合避攻宜散拒擊宜合散則零而合則整仍不外以伍法行之兵法云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正此之謂且兵久不用未免惰逸

矣聞營伍中多有婦人弛士氣而日加演練作其奮厲之氣

而警其驕縱之風所謂無事時須常如有事軍伍之不可不
練者此也一日固民心敵自遠來主客之勢懸殊以逸待勞
勝常在我故輒用邪教捨金錢以誘結我民民心離斯吾人
皆敵間諜欲彼不勝而不可得也是宜整飭吏治多選循良
使親民之官皆能除民疾苦以教養爲急務官視民爲赤子
民自視官如父母民心固而民氣醇非徒絕其外誘又皆作
忠義以相護衛是耨鋤穰穰皆我勝兵彼雖欲逞其狡橫而
有所不能矣一日端政本庚申之役和戰不決卒至爲城下
之盟忠臣義士至今痛之夫兩軍相當何必無勝負之事是

惟有堅定不搖之志乃可相與有成況敵人懸軍深入最犯兵忌使當日謀國之人果皆赤心慮事未至束手無策也乃避其銳進不能擊其情歸此無他政本之地不清而讐言得行耳勢之安危視乎行政政之善敗在於用人而知人之要終不越於修身勤學之二者然則嘉謨人告啟沃

帝心尤夫子今日所當亟亟圖之者矣至如饒糈之宜預儲人材之宜延攬皆目前之要務而未可以一二言盡也某承夫子賜示美國人所著書讀之終卷輒不勝區區漆室之慮忘其僭越冒昧上言伏祈恕其狂謬俯賜采擇無任戰慄

答劉雲卿

一別半載離緒惘然入夏以來鄉居避暑鍵戶不出經三月
之久時念足下以爲兩地相思當復不異八月六日到匯從
鶴孫處接奉來札旅中情事大概可知雜誦數過輒欲爲喚
奈何也吾輩入世惟有安命樂天爲大自在法竊嘗謂人終
身不識道理雖弋獲科名坐享厚實傀儡其形草木同腐悠
悠天壤正復何藉此一蠹然所謂命所謂天豈是膏肓泉石
人所能夢見樂行憂違確乎不拔一旦時至則磊磊明明軒
天揭地可大可久之業可以昭日月而垂無窮否則空山箬
述垂教來世窮居明道不爲無功若欲進不由道自媒求售
機械變詐蒙竊恥之當今天下實千古一大機括潢池盜兵

何代蔑有伊川被髮中原陸沈生人之厄尙有大於此者耶
舉千古以來之人道一旦而斃以邪說淪以夷狄豈非有心
世教之士所當攘臂而爭者夷其人猶可言也夷其人并夷
其心何可言也風氣所趨業已成此大局猛獸洪水奚啻過
之使吾不死尙當大聲疾呼以明夫道之所在而卽以盡吾
天命所當然也弟懷此有年不謂時事遽已如斯吾道之危
千鈞一髮歷數當代知交可語此者實難其人不禁於老兄
一爲吐露也足下謂弟爲當世長者弟何敢當然當今時勢
亦豈一厚德長者所能有補於毫末惟能擔當吾道者方有
望耳世有其人當執鞭而事之潘晚香先生已去世矣吾道

益孤爲之流涕不能止也足下所處極踳躓然以道眼觀之此等細故正何足當賢者之一映通塞有命隨之可耳至文字無益世教者本可不作弟以此循省深悔嚮者所作皆亂道也無可爲足下排遣敢佈曾臆以廣足下之意然後顧茫茫吾愁正無涯耳

與顧訪谿先生

龍門書院甫經創設一切規模雖由應觀督草定得先生與之斟酌歸於盡善行見育才興行人物輩出安定湖學無能專美於前欽仰無似惟聞新定學課求之太廣竊意閎肆之才未易多得與其博求而未免駁雜何如約取而使之精通

聖門教學先博後約理原不易然格致功夫要在循序致精非可衆塗竝鶩積久貫通自然體用兼到若多爲之方以期其獲恐節目繁多轉使學者迷於所嚮或非所以成才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又曰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蓋今日載籍極備遠勝前代苟求弋獲不難旦夕而盡欲其深造自得轉覺末由故言學於今日不患用心之不廣實患立志之不精誠先濬其源使大體洞然而後兼及於治事治事之中又專習一事必一者旣精而後乃及於其次則心思純一其於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亦粲然而無所淆矣四子書濬源之學也或乃視爲題目之書遂於身心漫若無

與而轉博求以言學故必先以小學近思錄而後有以發學者之志趣通乎此而後及其他則庶乎人材一出於正而無博雜不純之患愚迂之見未識當否

與馮景亭丈

日昨面陳減租一節語多懇拙仰賴大度優容曲垂矜導俾鄙僿之見得以開明幸甚幸甚然某尙有未能無疑者竊思租額之有大小由於畝步有寬窄土性有肥磽向來寬額之田完租踴躍而租額在一石內者反多短交不能及額非盡佃人之刁頑也畝窄地磽歲收實恆不足也試以寬額田多處言之如吳之徐莊塘橋元之車坊角直等處多有一石五

六斗額農戶多能自給而徐山菁上下沙等處租額甚短農戶多鳩形菜色噉食糠稂則額短瘠區較宜加惠畧已可見今寬額盡邀恩減而一石以下反不得減是極貧下戶轉使向隅恐於一視同仁之意或有未愜也至所謂見石頭田售無受主則向時一石一斗之租今已減爲一石矣以今減之一石與不減之一石相較不能無別若執見石頭田之說以言將一石一斗之租勢必亦在不可減之列循是遞推則減之轉成不平一石以上亦終無可減之租額矣以寒家薄產言之不獨一石卽九斗亦有之若再減成額誠太短然以一石以上盡得邀減則此等短額佃戶其肯默然安於不減乎

縱使壓以官法竟令不減謂足以服其心乎故愚意以爲一石以下亦宜量減始足以昭公允也在業戶一石以下遞減至六七斗少之至矣然果使浮費永裁則以租抵賦尙可贏餘一半其在佃戶則蒙惠不可言小民各有天良謂不足感發其心而使破除積習固未之有也總之此事雖不利於業戶而加惠窮農使之皆家給人足是一舉而造億萬戶無窮之福善孰有大於此者以此善氣感召天和使三吳歲歲有年租入無缺是正業戶之利而造福者之食報又豈有涯量故某竊願執事勿徇業戶之言斷在不疑一律普減天道不忒必無虛捐之善也

再與馮景亭丈

日前蒙示函敬悉惟減租一事係推廣

皇上減賦之恩使之下逮於貧民以情理事勢而論皆有不
能不議者謹訪輿情參諸紀載附以鄙見上陳左右仰祈俯
賜鑒答與潘顧諸老先生詳酌而施行焉陸忠宣公有言土
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宜
令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農人此據理言之私
租不可不減者一也向來租額雖屬有定然遞年收租鮮能
及額卽如上年各業收租量減成數以七成八成爲率實收
租米多者不過五六成少者纔及三四成是所謂租額不過

紙上虛名與其懸此虛額何如明減以爲鼓舞佃農之計亦以予爲取之一法此以實情言之私租不可不減者又一也租額之大由於浮糧之重我

朝

聖祖仁皇帝惓惓於江蘇浮賦之宜減仰窺

聖意誠憫耕農勞苦思欲裁減浮額使凡爲農者皆得沾其愷澤旋以格於時議

聖恩未及下逮小民窮苦至嘉道之時而益甚如功甫先生體恤佃農於田租歲有蠲免至今稱盛德者必推吾郡鄉紳爲最而鄉居豪姓坐視佃農苦瘠漠不動心殘忍刻薄恣意

徵求怨恨之氣漸至釀成劫運今幸

詔下減賦

皇仁浩蕩上格天心地方克復各大戶得歸享舊業自宜激發天良仰體

聖慈爲

國家培養元氣是以事勢言之私租又不可不減也今或據雍正十三年

諭旨謂宜以業七佃三普減是大不然伏讀

大清律例檢踏災傷田糧例內一凡遇蠲免錢糧之年將所免錢糧分作十分以七分免業八三分免佃戶其下接載雍

正十三年十二月內欽奉

上諭蠲免之典業戶邀恩者居多彼無業貧民終歲勤動按產輸糧未被國家之恩澤欲照所蠲之數履畝除租繩以官法則勢有不能其令所在有司善爲勸諭各業戶酌量寬減佃戶之租不必限定分數務使耕作貧民有餘糧以贍妻子若有素封業戶能善體此意加惠佃戶者則酌量獎賞之其不願者聽之亦不得勉強從事特諭仰見

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務使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故於遇災蠲免之條雖定分數以爲之例而復

特降諭旨以寬減佃戶之租不必限定分數務使耕作貧民

有餘糧以贍妻子而又望業戶能善體此意加惠佃戶不惜
獎賞以爲鼓舞此固暫時災傷蠲免錢糧

憲廟之意周詳深遠猶且如此今

皇上於民力極敝之後舉數百年之積弊

列聖所欲加恩而未及者一旦大沛恩施永減糧額此非尋
常蠲免之例所可比擬現在普減三分之一每畝計七八升
不等以業七佃三之例律之減租不過二升餘耳試思一斗
八九升之賦額

皇上一旦蠲減至七八升以一石數斗之租額僅減二升餘
而已是

皇上所減者三分之一而業戶所減者不過五十分之一以本額多寡較其成數均乎不均乎古者什一而稅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自是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沿至近今每畝歲收不過二石上下瘠區僅可一石二三斗不等以現在租額計之業戶所收或什之五六或什之七八甚者完租甫畢便已借貸食米終歲勤動卒無聊生徧覽四鄉凡係佃戶鮮不鳩形鵠面商鞅之爲民害其烈一至於此宜其身罹車裂極禍千載後猶被人唾罵不止現今減定賦額不過二十取一而租額尙在什五六以上若必執業七佃三之活例以言減租是與荀悅所言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

暴酷於凶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者復何以異曾謂郡中諸老先生有惑其說而蹈昔人之所譏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今所望於執事與諸老先生者能以普減二成之說勸導各業戶俾得慨然允從誠爲厚幸否則期以普減一成爲率但期歲歲有秋旣減之後永無短欠則范文正公所謂少收幾粒多收幾年者理有必然無足疑也

辭薦舉書

某謹頓首上諸老先生執事某以駸樸之質駑鈍之材至陋至庸無所擬似辱蒙執事過采虛聲曲加培植欲以賤名列諸薦牘某返躬循念實無足以仰副盛舉若竟冒昧居之不

直陳於長者之前欺己欺人內省實多抱愧某稍有知識焉
能一日自安於心乎因敢據實自陳伏冀曲賜矜憐而俯如
所請焉某幼奉庭訓粗知讀書每念先人少丁家難荼苦備
嘗思欲奮勉自前以圖仰慰先志乃年逾強仕迄無所成而
嚴慈早相繼見背曾未申一朝之養古人云椎牛而祭不如
雞豚之逮存某卽欲自勉而業已無及此中隱痛無時可釋
抱不孝之罪而妄居能養之名卽執事亦何取於如此之人
乎某仰賴先父母之餘蔭飢寒粗免奉身齎約尙可不至求
人乃自遭兵燹家具蕩然前年幸領鄉薦北上公車費多出
於假貸纍纍逋負迄未清償安得冒居廉潔之名乎至其他

行止雖警惕時深不敢有踰閑檢然上年以孀妹孤甥之故
遂致挂名於吏牘語以古人白璧之行安得無慚以上數端
皆斷不可以當孝廉方正之稱者伏冀詳賜垂察停止前議
勿以上陳感激之情實深刻骨某得蒙諸老先生之獎掖惟
有黽勉於將來以期仰副於萬一所謂失之東隅收諸桑榆
者而要非今日之所敢居也統希亮譽無任悚惕之至

覆趙惠甫

仲秋接到船山遺集一部竝奉華翰回環雜誦仰見閣下憂
時之意與見幾之哲竝行不悖佩服靡旣弟之所以獻其狂
愚者非不知事勢艱難而妄爲責備之辭也疾痛在身日趨

於劇扁盧在前不得不號呼請救以爲迨其顛蹶而後奏刀
圭不如及其未僵也而醫之猶可爲力情極者聲急當亦有
心世道者之所深諒耳船山學術本於橫渠所出甚正往往
有不滿朱子處卽如清虛一大朱子正之而弗爲苟同以其
偏也而船山守之遂至有天理地氣之說忘其偏矣思問錄
俟解諸編最純之作論史尤多精理名言可以振聾瞶而發
人神智有功世道不小雖不免時露疵累其爲源泉之水無
疑也

簡趙惠甫

前者狂妄之譚自知疏淺然梁公藥籠中不可無此種方藥

竊念當今時勢雖處萬難要在任事之人矢以至誠轉機卽在於此若謂別開生面方有可圖非愚之所及也或者引開禧之事以論今日尤爲目睫之見日前劉開翁移潘一語切中竅要實獲我心第天心夢夢不敢謂言之必行耳山左軍務日來消息若何聞登萊等處又煩回紇助順未識確否此等識見總坐不能自立宜隱憂之方亟也足下大才槃槃洞達事變非弟所及然救時要畧雖不可拘守故常亦豈得縱橫其說有理可循有名可據方爲顛撲不破所謂腳踏實地者如此揆侯以集思廣益爲事所賴於左右之匡贊者不淺要當圖其盡善盡美者以入告幸勿以龍川輩遽欲鎔金銀

銅錫爲一鑪也卽如傳教一節跡若非洋務所急實則動搖人心至關切要試觀楊墨之害較此孰爲緩急而孟子放距之心如彼其肫摯者誠爭乎其本也豈功利之見所能及哉足下英才異敏當代希有而弟猶爲是斷斷者不敢以愚者之一得無當於智者之千慮也長於用衆實勝召募所患因循失之耳足下其以爲何如

再簡趙惠甫

查戊午年和約英國第二十七條載日後彼此兩國再欲重修以十年爲限期滿須於六箇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法國第四十條載日後法國皇上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

之處當就立約章程年月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據此兩條是英國所列重修更改之處我得同之而法國則惟彼所欲爲尤爲專恣無狀來歲戊辰爲英約期滿之時爲我之計當於六箇月前先以約內宜急與爭者知

照更改

如第三第八第十一二五十五十二各條暨續增第四條並宜酌改

以速藏事爲妙

隱示以兵威陽善其辭命折衝樽俎脅之以不得不從之勢英約得換則於庚午法約期滿之時得以全力專注於法離英法之交不使法得與英合而謀我要使英爲我用以圖法蓋英法二國本有必合之勢而二國換約之期相去二年則我之所以閒之者卽宜於此加之意批竅導竅豈遂無其策

乎竊嘗卽諸夷而窺其用心美國最爲取巧俄國則雄視漠北有日趨於南之勢然蠶食在邊其害猶緩惟英法逼在肘腋其志叵測而二國之中英猶可以名理折之法則豺狼其性尤爲很戾觀其傳教一節專以勾結人心爲事此其陰謀又豈英之所及哉鹽谷世宏邪教攻心之論真能洞見隱微非餘子所及也今日之計如能善用吾衆密約各邊出其不意同時竝舉痛肆誅絕然後按絕內奸嚴備以待此爲上策聯和英美拒絕法夷以敵攻敵坐致其敝然後聯美國英此爲中策講求武備靜以待動此爲下策若夫唯唯諾諾噤不敢動奉敵爲師徒爲粉飾一旦難作束手待斃此爲無策矣

鄙見所及率臆出之言之無文著其實也足下英才卓犖爲
揆侯所契重盍亦文之以入告乎如以煬竈方殷疎不閒親
言之無益則亦已矣謂之何哉

與洪文卿

閣下以英年弁冕多士翱翔青雲敷歷顯要固指顧閒事然
所以夙夜爲閣下期之者不徒在焜燿當世之榮名也方今
天下多故生靈凋敝危迫之形岌岌不可終日救時要務閣
下亦嘗講求及之於經世文編反覆瀏覽抑知其本果安在
耶家文正之言曰平生志不在溫飽呂文穆李文定德行事
功卓著史冊要皆以刻苦自勵而韓忠獻爲救時良相其立

心制行當三十歲許已爲中外所信服是知挽救時艱要以正己爲之本屬者風氣卑靡輒以甲第炫於世俗向在滬瀆聞某修撰爲人所譏惕然知植躬之道地位彌顯斯責備彌嚴閣下英爽拔俗不染纖塵度不爲風氣之所轉移然必能轉移風氣皎然爲中外所信服斯所以爲救時之本者卽在於此爲吾黨增重卽爲科第增重此弟所夙夜以期之者也

復彭芴翁

承寄文錄於前月收到詳二十八日函內想蒙青及屯田一節所關甚鉅執事軫念及此實爲時局之幸經費得人二者之難誠如來諭第現辦釐捐方議裁減若姑緩之以充軍屯

經費不虞缺乏此一便也及早定議留勇勿散一俟春令卽督開屯秋成後釐捐卽可停撤苦累百姓一年而大計裨益無算此二便也經亂省分荒地甚多如江南之句容溧陽安徽之甯國太平浙江之於潛昌化各等處請飭下地方大吏及時查定大塊荒區其花荒處所兵民雜處恐不相得剔去勿計擇最大塊處墾之軍民不雜自無擾累之虞此三便也各營統領哨官仍而勿改令之督率歸屯以成熟之多寡定將來之升賞懈弛無效援照失律科罪預先示以課程自然不敢怠慢領隊之大員卽督墾之屯長此四便也尋常遣勇無不流爲盜賊判定章程凡係勇丁一律歸屯如有不願耕

種者卽是將來之匪類以不遵將令律斬之勿疑斬殺不過數人餘自不敢有異法紀一定悍卒悉爲良農此五便也各省荒地非現在勇丁所能盡墾查出若干頃畝除穀安插現存營勇外以前散勇如哥弟會等無藝之人招令入屯彼有恆業可圖豈盡樂爲非義與以治生之計潛消伏莽之虞此六便也現在東南肅清而異族鴟張隱憂方甚軍屯旣立今日收矛戟而與以耰鋤一旦有事依然勁旅足恃此七便也至於每勇占田若干口糧依舊給付農器如何備給將來如何升科各項細密事宜早爲擬定並準屯勇隨時婚娶使彼有家可戀自然不至中道思遷鄙見所及挂漏尙多是否有

當采擇統希示及辱承下問率爾陳之不自知其辭之煩冗
仍乞進而教之幸甚

與吳清卿

初七日偕柳門枉送不值歸讀手示爲之恨恨府報暨芍翁
寄件卽時什襲行篋荷慮及行資不足屬以借用意極可感
某於初十日抵津昨已搭定也素輪船約廿一日開行較行
如飛船價節省十餘金可無不敷之慮矣同伴十餘人中
有粵東三老人年皆九十以上天真爛漫藹然可親客中遇此
頗爲罕事旅舍無事與新安滕君譚多相發之處惟天氣炎
熱時覺惰慢易乘照察殊爲費力耳吾弟涵養純粹氣宇冲

融加以所學日富迥非某粗陋之質所能幾及萬一至於得失榮辱之際處之裕如絕無幾微見於顏色功夫至此真是難能可貴矣然某不能無疑者每造書室輒見伏案寫大卷若以爲餘閒習書聊以游泳而此外自有敏求不息之處初非窮達得喪所能加損則誠無妨若以科第爲一件大事而致力於此爲他日探囊必得之具則揣摩二字深中於隱微之間恐所爲學問者或皆不能無誤萬一意之所期久而不得今日處之淡然者恐終不能釋然也至他日如意獲之亦必喜其揣摩之術之果可操券而得而此計功謀利之根株未淨他日將卒至爲德業之累自來有一等學問和平正當

無可非刺一旦遭利害不測之時紛然失心而不能自爲把握皆坐於此些微處辨之不早耳安可不懼也與吾弟相期遠大不能不作萬有一然之慮若所慮無當則吾弟亦必能詳爲指示以解其惑也相望之深不覺縷縷尙冀裁答並教其所不逮幸甚幸甚

與吳清卿

日前程竹谿到沽得悉台從業由文安旋都並諭救振灾黎勞勩備至復以該地受灾過重尙謀續濟具見痍瘝在抱飢溺由己之殷懷可爲億萬窮黎慶也竹谿到此曾謁師相以彼處尙有餘糧留渠復赴蘇橋一帶散放並屬放畢後回南

製備棉衣於十月中解津前往分給恩被災區有加無已固
由師相至慈亦吾弟實心實力有以感發之也某自二月杪
從事北運河工由楊村廳南四十餘里至河西務向北三十
餘里計堵築漫口三處挑裁淤灘四處添築挑水壩八處加
培縷隄二十四處增築月隄三處畚鍤之工至六月初蒞查
曉翁總司工款某則輪蹄歷碌周轉河干所費裁九千餘金
撙節之中稍寬工價俾民夫尙得餘資少給家口不敢謂工
程堅好而於師相以工代賑之意似尙無負耳比來二次盛
漲就北運河言視上年水勢曾無少減所修各段尙不至漫
決爲虞差堪告慰然此特補苴罅漏於直省水利曾無毫末

之益前經數陳疏濬海口分挑減河加浚淀泊飭屬多開溝渠各議多蒙採納曾由筐港查勘減河直至北塘返權以需費稍鉅未定南運河捷地減河開翟次翁前往修濬尙未訖工師相以海口淤沙淀泊淺漲人力難施輒面陳采用西洋機器之說現已購定六匹馬力機器二具約冬初可到屆時水已消落施工或較得力也至營田水利尤爲津屬所宜樂山觀察亦有意於此惟真能任事者未必多得其人耳文安疏河建閘桂禮堂前往經理卑下之地待治尤亟某復有津沽疊道一工視原估節省至三千餘金日內亦可完竣自此稍閒無事擬覓一二種未見書讀之此間夏汛不小鳳河東

岸復成汪洋千里長隄被居民掘開任安兩境有格鬪傷人
之事今日幸已晴霽從此不雨可無河患矣

與吳清卿

月杪奉七月十八日金門閩惠書敬悉騶從偕紹圃緝庭兩
君攜資振撫灾黎好義勇爲不辭勞瘁欽佩無已使臨民者
皆能留心民瘼如閣下之痼瘵在抱何至民生積病凋敝至
此安得呼籲九閭使一旦事權屬於左右所救拯者何可以
道里計耶虎峯廬墓入山想係尊人新近棄養第思虎峯廬
墓事尤非易向來清苦之狀朋輩共知一旦謝絕生徒遠棄
人事何以爲朝夕之計恐家人孺子亦難置之不顧也茲作

一書唁之埶以薄儀敬求寄交爲感永定河復遭漫決雖曰天災亦歷來專務隄防之積弊勝朝以前本名無定河發源太原之天池過馬邑會雁雲諸水而東趨兩山夾之至石景山東地平土疏勢遂衝激明以前惟蘆溝有石隄數百丈而已蘆溝以東任其沖流蕩漾於五淀合清河奔岔口以達海小民知其遷徙靡常南北數十里間咸讓而不居無敢與水爭地者雖有盛漲衝漫爲害尙希自

國朝于襄勤以後接築大隄至乾隆年間凡四次而後長隄外束二百餘里閒水不得逞然始猶疏防兼施至嘉慶間節挑河歲費歸併隄岸而疏濬之工遂廢迨茲五六十年蘆溝

以上愈沖而愈深下游沙土愈淤而愈高每遇汎漲下游不及消洩漫溢沖決幾於無歲不然又民居附近隄岸百數十年生齒已繁墾種無隙忽遇水灾害患尤亟今欲舉百數十年淤積沙土一律挑使深通非運沙土至兩隄以外一遇水漲出槽挑出之沙仍隨水勢蕩入河槽之內雖挑與未挑同徒費多金無益於事然欲運至隄外則兩隄相距自數十丈至一二百丈不等上下百數十里安得如許金錢以供挑力故議者每以改流之策爲當今治永定河急務也於南隄之外平地挑河卽以所出之土創築新南隄而以已前南隄作爲北隄順水之性導使下趨渾流之害庶稍紓乎計其所費

有六七十萬金亦可集事第民田冢墓所在浮議易起非出自
 宸斷別籌款項以給小民終無能任其事者耳某所修築務
 楊兩廳屬隄工經兩次盛漲幸未失事天津一帶水勢大漲
 東南民稼已不免淹沒十之五六為之浩歎而已

與何子永

前聆清誨備承俯賜箴砭叨益不淺某自顧氣質粗鄙學植
 淺陋不足與於斯道乃蒙執事不棄屢進而教訓之竊自厚
 幸庶幾將來不以無聞泯沒終世惟中有所疑不敢終蓄用
 是不避冒瀆之嫌進質左右幸終賜竟其說俾開其茅塞焉

某前以身心性命爲言而執事謂不必言身心性命蓋慮馳情高遠勉之躬行實踐也學者不尙力行而第言心言性將聖賢言語徒作一場說話到頭只是脫空此朱子之所深惡學者固當切戒之矣但世儘有孝友篤實於倫常差日無忝而到底走入二氏空寂一路者某前日所指蓋實類此故推本文公編輯近思錄所以首列道體之意謂必於身心性命實有所見乃不爲異端之所惑身心性命不可徒佈諸言而要當精察其所以然斯知日用行習聖賢著諸明訓制爲禮法皆天理之所當然而不可一毫放越益凜凜乎循守勿失而不敢稍逸於規矩準繩之外彼虛無元妙之說又烏足以

淆吾之見而奪吾所守哉否則不著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故無怪乎一聞彼所謂道遂舍吾所習而從之也由是而言則身心性命所以爲日用行習之源者雖不容處下窺高舍近求遠而當此異說紛歧之世似亦不可不反觀內證省察體究以確審夫無弊之歸而實造於純粹以精之域此實某之所疑而不敢以爲必然者伏乞明示指南使之有所持循不勝慰幸感禱之至

與丁樂山觀察

承委北鄉查賑此事民命攸關幸遇執事痾瘵在抱不厭精詳務求實惠及民自當趕速前往逐戶審實庶期仰副救拯

災黎之德意本擬初六日卽赴北倉緣守候船隻今日方得
前往查冊內八千七百餘戶大小三萬七千餘口均須一一
親詣查看竝到處留心察視有無遺漏方免疎畧恐一人未
免多日因邀常州候選縣丞張文耀同往張君心地慈祥於
幫辦查賑實屬相宜火食由某處辦備無須薪水均可不費
賑款倘蒙優以文牘自更鼓舞至將來散賑應請早定章程
極貧下戶待賑孔殷非趕速援救便恐飢不及待已成溝瘠
可否請將極貧之戶先行摘賑庶惠澤沾濡無一夫不被生
成之德又賑給莫如雜糧價廉而惠益較多務祈及早籌辦
以期接濟升斗台筒等物亦請飭卽較準製備庶臨期取用

卽是平糶一節爲抑市價之計固屬甚善第極貧之戶無力
糶買仍恐不免溝壑應請轉稟爵相設法籌辦多賑一日卽
可多延一日之命至於春熟有接然後去死卽生功德爲莫
大也

與嚴仁波

月前荷左顧得親道範粹然儒者之言令人欽佩無己極欲
再叩高齋藉聆渠論迺以公事冗繁日無暇晷一二月內又
有通州之行徒切溯洄殊深悵歎小樓先生前得晤譚沈潛
專一詣力精至非靜定功深曷克臻此其所論究竟一節鄙
人淺學於閩洛儒先書內尙未究及孔子朝聞道章語意重

在聞道非於死生之際有所專注以驗吾道之成否也至心無生死似卽釋氏不生不滅之說夫子告仲氏言未知生焉知死兩儀迭運造化萬物形有終始理無終窮若第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是亦氣之所爲耳易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生死莫非此理聖賢教人盡人事之所當然完性分之所固有喫緊爲人不外日用常行到得天人合撰純一無間乃爲極至非必形氣常存然後爲不朽也愚迂之見知無當於萬一而於小樓先生之言終不能無疑尙祈閣下勿吝示正爲荷

覆李虎峯

二月二十奉到臘月二十八日手書比以北運河工事僕僕未卽裁答罪歎罪歎六月初工始告竣又以小病淹旬至近日始得復常頻翻展誦惠函示及成見不可存一節頓覺固陋之胸豁然開釋弟自抵津以來碌碌無似惟值河伯爲災輒以急拯災黎振頓河務爲言揆伯天分過人善於聽納不以鄙言爲謬有立見施行者第當庫儲支絀鉅款爲艱時不免歛歔太息耳文安大城數州邑受災最重現復展辦秋賑開疏引河以洩積水俾達子牙導之東流衛河捷地減水閘尙在修濬筐港減河曾一勘閱歷塌河淀至北塘而返緣工款較鉅尙未定奪海河壘道引河亦已修挑循陳文恭之舊

蹟惟海口淤沙難施人力已購采西洋挖河機器約秋後運到又營田水利之說亦頗樂聞祇以需費浩繁又任事需人未能迅速從事裴樾岑仁厚樸實曾叩及之揆伯亦深嘉許第二云當日去意頗決故未相留此雖乏中心飢渴之誠殆亦無人乎繆公之側以至此耳翟次懷兄端直樸誠頻有藥石之言於揆伯裨贊最多能受直言亦不易得故左右雖不盡錚錚尚有同調數人倡予而和汝也從者山右之行清介絕塵欽仰無已而遷匿撫遺恩勤備至復能仰體尊人慈懷曲爲寬解俾忘其戚尤見至性所孚不言而喻又承示敬節規條籌畫周詳俾寒閨貞操有所倚恃維持名節復事事身任

其勞所益於風俗人心者大矣倭文端日記以衆論不一停刻深爲可惜然得吾兄取親筆勒之貞珉嘉惠士林使讀者望風興起不獨有功於文端一人也雕工曾告成否刻資尙足敷否統希示悉爲幸平定二逆述畧想已削橐哀然粵逆顛末有杜小舫觀察所著平定粵匪紀畧可備參考其書南中曾用聚珍板印行廠肆或已有之捨逆事憶始亂在癸丑甲寅之間維揚大帥妄殺馮某其子因而煽禍遂至毒流數省惟詳記其事者尙未見之當更留心詢訪如有所得必以奉聞備采擇也用人一事次懷剴切進言亦甚嘉納但人材實繁抉擇非易弗植弗芸之已久安得無根莠之亂嘉禾言

之三歎

與翟次懷

直省水利之壞究以尾閘不暢爲受病之最比聞鎮海輪船
暨夾板船運木均難出入此其明驗若上游諸水治皆就緒
而此處壅閘不消一遇盛漲卽津郡上下胥遭淪溺壞隄害
歲官民交困復何底止竊意治直之水當以疏通海口爲第
一義若慮口門深闊有礙海防則於海河下游多開支河使
水得數道分洩入海而海河正口挖令深通河道曲折如故
亦不至巨艦乘潮直入於海防竝無妨礙惟挑河經費不資
計無所出此誠爲難然駐防各軍現皆閒住若懸賞商令軍

人於春融時畚鍤從事分段認工較諸民夫計方工價大可節省似非必不可行前屢進言相意未決此事關係似爲緊要而淺固迂愚誠不足以感動相聽深自愧責伏惟吾兄誠惻素孚言必見聽尙望於進言之時以此陳達儻獲見諸施行裨益於直省者非淺想吾兄卓識或不以爲謬也

王玉林

五十三

毋自欺室文集卷六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七

元和 王炳燮 絅齋

行述事畧志銘

先考睢園府君行述

府君諱世筠字竹均號睢園姓王氏唐江南西道觀察使洪州刺史贈左散騎常侍諱仲舒謚成公後淮南民曹參軍諱希翔公由歙篁墩遷婺源雙谿世爲婺源人先大父諱大燧始遷蘇州之東匯遂占籍焉大燧公曾祖士鑑徽州府學歲貢生

誥贈中憲大夫祖女演國學生考授貢元父廷橋先大父娶

侯太孺人生子中殤年及五旬猶未有子聞太倉曾氏有女
賢取為進室生世父世垣及府君是為曾太孺人也府君在
母腹胎幾殞孕十二月而生身故羸弱恆多病天資穎悟六
歲時塾師呂先生以黃石公屬諸生徒對府君矢口應曰赤
松子呂先生大異之以多病故不能恆入塾稍長學屬文援
筆立就為先輩擊賞年十六遭大父喪擗踊哭泣哀動鄰里
先是大父生二歲而孤伯祖大燦公數應童子試不售而大
父去為賈同堂叔顧亭公自直隸順德府任歸見大父端厚
有器識深愛重之以商事屬大父大父至蘇察物賈時出入
數年之間商以大裕會顧亭公病歿家人以財產事成訟大

父乃以管鑰委同邑某臥疾家居年餘而卒同邑某攫金入己橐顛易簿籍以亂其真顧亭公子爲某所惑疑大父有私遂致涉訟覲世父之出其遺金也大父實無私蓄世父訟繫經年莫爲伸理府君子然幼冲走訴於廉使某公同邑某懼法逃去事得白里黨中無不惡某傾險而歎府君之能也次年府君偕世父暨母氏侍大母曾太孺人扶大父柩回原籍久之曾太孺人不樂居婺源府君復獨身奉曾太孺人至蘇出則服賈以謀涪瀧資入供晨羞夕膳至中君廁踰悉躬親滌治居年餘母氏始從原籍至境益奇窘計日所得不足給甘旨母氏勤女紅以佐之色養備至雖啜菽飲水恆歡然也

嫡祖母侯太孺人及世母程氏相繼卒於婺源世父亦挈二子至府君事之一如嚴父世父得酒或時有所督過府君怡然未嘗置辯人有以析爨諷府君者府君曰吾止一兒而忍分畛域耶曾太孺人寢疾偕母氏侍湯藥不解帶居喪哀毀一如喪大父時以醫藥喪葬逋負積纍纍世父乃別僦屋居語人曰吾不忍見闕敗狀也然府君偕吾母勤儉治生諸逋負以次畢償性情介好義外戚單氏兩世孤寡舅氏允椿患瘵臨終以母妻孤子託府君經理其家十餘年不少衰姊適俞氏蚤寡歲時匱乏必賙之撫諸甥爲營生計又嘗有豫人率其母妻號於塗聲甚哀詢之知其投媼姪不遇而無所歸

也乃傾囊贈之而去其他謀人之急事多類此臨事敏決又剛毅有執不苟隨人可否人有以疑事質者別白是非曲中窾要人無不豁然開悟暇則手一編翛然自得不知人世間有馳騫事時以儒先嘉言懿行訓誨子女記不孝數歲時授以朱文公童蒙須知及胡匏更先生蒙養詩反復教導至解悟而後已戊戌歲除夕坐庭中流涕語不孝曰吾家本寒素然累世清白相傳汝其敦實行黜浮文以古賢哲自期毋忘乃祖乃父之志因取張橫渠先生西銘授不孝讀曰以此爲志毋自畫也不孝謹志之不敢忘府君素有肝疾每發作肢節痛楚不孝撫摩按抑累日方止乙巳四月以事過陽城湖

感暴風面日浮腫俄而懸雍下垂飲食輒作痛閱醫十數輩
莫之能愈語聲漸瘖症病歷六月而歿嗚呼痛哉府君生平
服膺宋五子書最不喜浮屠氏所爲病中語不孝曰世俗佞
佛多以生死之際不能釋然故耳吾平居未嘗爲愧心事慎
毋以佛事相溷也居恆恬澹自適每風雨杜門命酒獨酌興
到則託諸吟詠以見志然詩成橐輒棄去今所存者惟自題
行看子數首而已府君生於嘉慶戊午六月二十日卯時歿
於道光丙午九月二十八日戌時年四十有九援

例授九品銜配吾母單孺人以孝行

旌男子一人炳元和縣學生娶施氏女子四人長適畢從芝

次適俞承源次殤次幼在室不孝孤子炳謹述

先妣單太孺人行述

吾母單孺人諱福字節容婺源人外王父

馳贈奉政大夫國學生諱關惜外王母

馳贈宜人陳氏前後九產從母三人舅氏五人吾母序最長

生而淑慎吾祖母曾太孺人一見愛之聘爲吾父睢園府君

配時甫七歲卽迎歸畜如己女雖戀母不忍釋一聞母誡卽

能事曾太孺人如事母時於庭中向天跪禱見者問之則自

翁姑父母暨諸姑舅弟一一爲之祝長壽云曾太孺人所生

伯父及先府君兩人姑母三人雖皆穉幼吾母處之相得無

閒言年十四值吾祖遠輝公喪家遭訟累曾太孺人慮之至
忘寢食吾母百方順事冀釋曾太孺人之慮太孺人亦爲之
進餐焉年十六旣免喪成合祔禮時嫡姑侯太孺人在原籍
歸侍兩載以有世母程氏在念曾太孺人不已乃仍歸於吳
會程氏及侯太孺人相繼卒於原籍伯父紫庭公挈二子珊
瑜至以屬吾母珊纔數歲瑜甫在襁褓吾母撫育之推燥就
溼見者咸目爲己生伯父旋續娶俞氏吾母待之一以和順
時家人事曾太孺人有不能當意者吾母每長跪代請曾太
孺人告人言吾家有孝婦十餘年而不知今乃始知之年二
十二不孝炳始生曾太孺人喜甚時抱置膝弄之曰賢婦之

子必能昌吾宗恨吾不及見耳其屬望如此曾太孺人居恆
非吾母在側不悅洗腆之事吾母一任之每夕必奉梁酒一
卮值曾太孺人不怡時或跪奉卮酒爲嬰兒嘑態曾太孺人
意無不解者曾太孺人臥疾偕府君侍奉不解帶者累月撫
摩抑搔未嘗少怠汎除糞溺臭穢不避日夕跪禱於神願以
身代暨曾太孺人卒哀毀骨立見者危之始吾家自遭訟累
不能保其居僦屋匯東以處府君棄舉子業習賈運極艱迍
所如輒左吾母以十指佐甘旨或窘不能繼取衣篋付質庫
未嘗俾曾太孺人知出汲澣濯每以昏夜不欲令人見且無
妨女紅也忍苦力作兩手恆皸瘃憶不孝數歲時冬夜嚴寒

一燈青熒坐刺繡聲逢逢然不孝睡方醒聞譙樓四鼓呼吾
母寢猶不休比曉從被中索母已入廚下操作并日閒事矣
如是者率以爲常奉曾太孺人必具豐腆至自食齋數莖或
醬一匙而已自曾太孺人歿後時祭饋食哀慕之忱數十年
如一日時與不孝姊妹追述曾太孺人遺事輒淚泫泫不止
咸豐八年郡紳士采訪貞孝節烈婦女事蹟上當事吾母孝
行獲聞於

朝暨

衰旌命下母涕流語不孝曰吾事姑十七年僅能不失姑歡
心何足言孝遽膺

旌典吾滋過矣吾母性最仁慈凡有以匱乏告者雖自給不暇按篋質衣脫畀無吝色見有艱難困苦之事雖未來告亦百方謀所以濟府君每言吾意所動汝無不先及何心之巧同如此府君既歿先後有婚不能完者兩人吾母謀完之有鄰家子暴得狂易疾其母老寡不能自全吾母命不孝集資以給又有寡婦之子以無辜陷囹圄吾母知之稔必欲令不孝拯出之不孝力不能拯督責數四卒俾脫於繫平生見富貴人未嘗一動色歎羨而一遇貧困無問識否靡不傾心以相援也處事故深明大義母家素豐已雖甚困未嘗以告曰恐貽吾母憂且吾有十指不自恃而恃人幾見有成立者不

孝之所以得免於飢寒皆吾母偕府君刻苦節縮之所貽也
外祖母陳太宜人蚤寡撫舅氏仰干公成立娶洪宜人生子
世昌而舅氏復歿久之洪宜人欲自裁吾母長跽洪宜人前
以老母幼孤爲請始止道光丙午九月遭先府君喪不孝哭
踣於地母責之曰汝無兄弟而不顧身汝爲不孝矣言猶在
耳孰意吾母復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嗚呼痛哉癸丑之歲寇
警日至不孝奉吾母避地於長邑之路城邨舍夏秋之際田
間禾黍蒙茸吾母顧而樂之曰城市浮囂吾得於此間受田
數十畝相羊餘生於願足矣居年餘還止於東匯妹聳俞承
源家吾母猶思近田舍乃卜居於神惟木瀆可乃謀遷焉凡

三徙而後定不孝才識庸闇不能奉親以安致吾母勞頓於
遷徙不孝之罪大矣吾母自先府君辭世稍稍事佛王子歲
外祖母復棄養吾母痛念不已曰吾蚤歸於王母恩未報何
以爲人女乃矢志長齋不孝及女弟勸止不能得伺間調補
餌以進輒麾去不顧嗚呼痛哉吾母之體自此憊矣歲庚申
正月二十一日初昏屬不孝及二女弟日來日初辰汝等當
盡在吾側天將明氣出不復還竟棄不孝長逝矣嗚呼痛哉
計自始病以至屬纊凡七閱月醫治百端竟莫能起總由不
孝不能研究醫理致遭大故不可爲人不可爲子捨地呼天
肝腸寸裂嗚呼痛哉吾母生平訓誨不孝及女兄弟甚至不

孝六歲初入塾府君適遠出母拔髮上釵具師贄訓不孝曰識字讀書自今日始當記書中事學書中人不孝入學後時事日艱吾母嘗慨然謂不孝曰汝不得第終無由報

國第講求當世之務待時可耳故一聞開科輒促不孝赴試比歸報罷則又怡然以安命訓不孝也不孝所交友吾母恆密察之曰某賢士汝當事如師某端人汝宜交勿失至家輒喜令室人供具以待吳俗嫁女每用媪輩言多爲厭勝之術制其夫家母心弗善也恆誨二女弟曰孝尊章和妯娌順承夫子以宜其家婦人事也汝苟弗能是終身勿復與我見前後兩媳婦吾母教導之一如己出遇小勞輒慰止之或取珍

果以賜曰汝等稟氣薄年雖壯不如吾老健當好休息爲吾
毓孫也卒前命不孝書遺訓大指以敬天畏神爲學問最要
而苦守清貧勿冀非分則尤諄諄往復不倦者也吾母生於
嘉慶辛酉八月二十九日辰時卒於今咸豐庚申正月二十
三日辰時享年六十歲所生男子惟不孝炳一人元和縣學
生娶婺源國學生施名德逕公女繼娶休陽黃諱鳳鳴公女
女子四人姊琳英先不孝一歲生幼同甘苦稍長以鍼黹佐
吾母適婺源畢從芝乙巳年卒妹玉英少不孝三歲適婺源
俞承源素英又少三歲甲辰年卒五英又少七歲適元和張
鉅聲孫男一人家棟施氏出不孝炳謹述

徐迂伯事畧

道光丁未秋畢君從芬以補綴圖屬題詩某於是始知徐君
迂伯旋相見畢君所遂相與爲忘年交每過吳門輒來晤戊
午別去遂不復見癸亥夏晤君族人安之於海門始知君殉
難狀乃爲事畧上忠義局請旌焉君諱慎獨字心逸號迂伯
姓徐氏常州府荆谿縣人明大學士文靖公裔孫幼讀書有
大志屢應童子試不售遂棄帖括考當世得失箸治安策十
篇道光辛丑壬寅間海疆事急君慨然太息作平夷策六篇
合前策爲一書徒步至京師伏闕上之奉

旨江南常州府荆谿縣草莽臣徐慎獨所奏一部留中其人

去留聽其自便欽此於是今相國湖南曾公時爲翰林院檢討偕數人造邸舍訪之則以奉

旨之夕襆被出都門矣公詢知其資斧匱竭狀料必返乃與侍御宗公稷辰輩助之各爲詩文以贈其行會津門告警病潛逆旅者數月比歸則母任氏已病歿其兄以兵警故已葬之矣君痛不欲生赴墓所結草爲廬以處上暝下溼夏暘冬寒見者病其難堪而君藉地坐卧哭泣不輟日幾爲之失明三年喪畢無去志族人執禮以諍乃歸其家素精篆籀以目疾僅能爲擘窠大書往來三吳粥以自給與人交質直好義非法言未嘗出諸口也

顯皇帝御極之初復走京師欲有所陳書成不果上歸粵賊
渡襄漢勢張甚君憂憤形於詞色聞曾公奉

命督勦欲赴之人叩其策則曰亂之起悍賊不過數十人今
動以千萬計實皆良民被脅從耳動以誠可解而散也時君
蓋已老矣又終絀於資不果赴其後公勦賊亦采用解散之
術平賊而君殉難不及見矣庚申春金陵大營潰賊乘而東
四月十三日陷宜荆兩邑君家泐谿上與族人其志某某集
鄉團倚谿水拒守賊來攻屢擊卻之會避難者從谿橋渡賊
突至不及輟其橋圍遂破君與其志某某皆被執罵不屈並
被殺君時年七十有

其志邑廩生字伯宏著有瑞雲山人

詩文集君箸有幸幸齋稿徐氏人物志各若干卷佚

陶君松存行狀

同治癸亥十月二日陶君松存疾終滬濱旅次臨歿遺書其友王某以生平著述若干卷託某時避地南匯縣之邨舍得書馳視已殯殮不及見矣嗚呼哀哉君孝友性成前後凡四娶卒無子居貧嗜學手不釋卷值時艱屯隻身播越以至於歿天之厄君一何甚耶而性貞介絕俗寡交遊獨於某有膠漆之好則狀君行誼俾有聞於世非某之責其誰爰撮君生平學行梗概以私於當代大君子發潛德之幽光使爲善者有所勸亦主持風教者之責也謹狀如左

君諱宣烜松存其字又號東籬陶氏系出晉長沙桓公後世居皖之定遠明初有諱蠶哥者從太祖龍興隸勳衛再傳至靖侯諱俊自鳳陽調衛蘇州因世爲吳人十五傳至君父吉雲先生諱燁晴太常寺典簿母彭安人兵部尙書諱啟豐曾孫女孝廉方正諱視華女生男子四人君其仲也吉雲先生以僉丁事爲族之伍長所陷破其家徙居木瀆君少端謹成童時卽知以禮義自持戚某爲州牧歸田招飲園中有妓雜坐彈箏君因逃席而還季弟宣翽宣璈蚤殤偕伯兄宣韶讀書數應有司試不售太常公旣歿君遂絕意進取一以讀書著述爲事兄嫂相繼卒撫幼姪孝先如己所生彭太安人得

風疾十餘年不愈君左右侍養醫藥禱祈靡所不至至割臂
肉和藥以進病少瘥迨太安人卒哀毀柴立居喪以朱子家
禮爲法終三年未嘗見齒平居安貧樂道不慕榮利母家彭
氏爲吳中華族女弟宣明適舅氏大學士文敬公子祖壽歲
時奉母命一至城視舅家絕不干以私祖壽爲納粟得縣尉
君笑而不就居鄉布衣蔬食爲童子師藉束脩養母時遇匱
乏輒典質衣服以供菽水彭太安人喪旣終祖壽爲嘉興令
邀君同往非其好也徧覽駕湖諸名勝而返庚申四月郡城
不守孝先時在城不得出死焉君挈家之洞庭西山旋渡湖
止水東邨舍以書自隨披誦之暇與詩人金蘭沈淵輩相倡

和繼配吳氏病卒復輾轉至上海尋患腸澼醫罔效卒之日
爲辭世詩五章擲筆而逝予自壬戌赴燕臺歸蹤跡靡定不
得與君長相處豈知其遽永訣也嗚呼哀哉君學以濂洛關
閩爲歸嘗以心包萬理敬勝百邪八字署其戶予與交十年
未嘗見其有忿悁之言跛倚之狀蓋從事於窮理居敬之兩
言學之篤而養之粹故其言行一出於正雖在流離顛沛中
氣和貌莊未嘗少變其常凡所著述斤斤以正人心維風俗
爲先尙通脫者多笑爲迂而君矻矻窮年屢空不悔所著書
有尙論編五卷東籬詩文鈔八卷野航紀聞一卷所輯錄有
忠鑑四十六卷孝鑑十二卷待證編一卷聖門弟子言行錄

八卷儒鐸八卷儒門日誦四卷祭禮輯要五卷稽古集四卷
 讀君遺書可以覘其中之所存矣此外有聖門從祀賢儒考
 喪服指掌潯陽支譜各若干卷竝佚君生於嘉慶壬申十二
 月二日春秋五十有二娶張氏續娶蔣氏許氏吳氏竝先君
 卒君歿未逾月而官軍克復蘇州其明年祖壽命僕某歸君
 匱葬於鳳皇山祖塋之次初孝先之入城也君遣使促之出
 者三而孝先濡滯不果出以及於難君遂以無後識者莫不
 為君痛而疑天道之無知雖然古之名儒如尹和靖遭兵亂
 闔門被害竄身山谷中以免史不言其有後而名在道學後
 世讀史傳者莫不慨慕其為人天之報賢者蓋別有在矣君

莊敬篤實所學與和靖近而聞修沒世義命自安庶幾乎易
傳所稱遜世无悶者君之名行雖不著於生前或終夫顯於
身後天之所以昌君之道者正未可知也君其何憾乎元和
王某謹狀

蔡湘浦事狀

烏乎湘浦而竟至是邪予自甲寅遷瀆川始交君寓舍距君
家半里而遙君常假館在外歸日輒過從或抵掌談天下事
相與搯擊太息不置一日手所錄李盤金湯十二籌吳爰紀
效達辭等諸兵書見示哀然盈尺不下十餘種蓋君感時事
之多虞念人材之寥落慷慨發憤蒐討講究思以是見用於

世而得一當於報

國也庚申春君家居課子適浙中警告日逼毘陵周君覺農
奉撫君檄團練鄉邨爲警備計里人有忤者陰齟齬之使不
得行其意而城中紳士策守禦亦言人人殊不守撫軍約周
君邀君共爭君辭不與蓋以人事錯迕而逆守禦之必無成
也四月十三日郡城果不守君乃寄妻子西山僚壻家而自
居守廬五月初九日聞賊且至與鄰人葛省三守梅出門而
西擬渡湖以避行至陳家邨賊追及君挺立當賊不屈賊害
之罵不絕口賊怒割取心肝去遂併戕省三守梅守梅死復
甦至西山始知君被刃狀烏乎君平日於時事料之至審郡

城既陷何難先時遠去以避凶鋒乃戀戀故廬卒及於難何邪君氏蔡諱振銘字永之湘浦其號也先世居西洞庭山之陽臨宋祕書公二十七世孫父始鼎攜家游楚粵生君於粵東年十二隨父歸僑居木瀆篤志於學年二十七受知學使汪公以古學冠一軍入吳縣庠爲諸生屢與省試不售族父丹書精申韓學君從之游歷佐靖江等縣案有關於重大者平心考覈必俾無冤抑而後已居鄉日閉門讀書不與戶外事筆瓢屢空未嘗以告人蓋狷介其天性也君生於嘉慶丙寅六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五娶張氏子六人其相其福其儀其淵其慶其恭君既被害鄉人有識君者埋之土子其相

陷城中餘子皆幼未能尋君尸逾年其相歸物色得君埋處
始備棺啟土得刻竹扇柄審爲君隨身物遂檢骨實諸棺歸
葬祖塋之兆當賊初至有不及避者率俛首乞哀或驅去供
役使不敢校聞賊中逸出者云有若某某皆嘗受命司民社
甘心爲賊用覩然不自以爲愧烏乎人心廉恥喪亡至斯極
矣不有一二志節士如君者楛桂其閒何以明大義於天下
且夫人亦孰不死死死卒不免徒以屈節失身貽九原下羞辱
視君之罵賊不屈浩然負正氣以終其死之輕重何如哉吾
故聞君之死始而哀繼而惜而終爲君幸也君其可以不朽
矣胥山瘦人謹狀

運同銜保升知府新河縣知縣竹籬公墓志銘

公爲某季父行而少於某十年癸卯賓興至金陵始見公時方舞勺後每見情未嘗不惓惓也歲乙丑計偕入京師公在保定書來招促刺不克往辛未至津門走訊之則公已先一年下世嗚乎悲矣越四年乙亥養疴里舍公之配沈恭人以公姪孫家修所爲事狀命之曰往乞某公爲誌墓數年不得就葬有日矣懼公行淹弗彰也子其爲之銘某曷敢辭案狀公諱世幹改名炳輝字竹籬王氏世居婺源太高祖諱啟仁贈中憲大夫貴州分巡貴西道某同出也曾祖平陽府同知諱文德遷金陵祖諱友亮以進士官通政司副使考諱鳳生

官西淮鹽運使妣葉太淑人繼妣邱太淑人生妣鄭太淑人
公次子也生五歲而孤稍長讀書爲舉業試有司弗售值粵
匪陷金陵奉太淑人轉徙至直隸爲祿養計援例就州判分
發北河大府異其才以軍功保舉知縣再保同知加運同銜
游保知府

賞戴藍翎同治四年署知高陽縣時值東豫二省被賊竄擾
奉檄修築城垣爲守禦計庫帑支絀他邑令率勸捐以辦公
不欲累民竭力捐廉修理益書院諸生膏火資加孤貧口糧
民大和悅邑有大紳喜預公事公貌尊禮之使不得以非分
干終公任未嘗敢關說一事韓某者虎而冠者也徒黨數百

人武斷一鄉爲民害前令不敢何一日與仇鬪城外敗入遽掩關公怒擒之杖而繫諸獄未幾交代去後任張君釋出之韓自是痛改前所爲或問若怨前官乎曰非前官我則終爲惡人矣又何怨六年流賊蹂直省湘鄉左公帥師入援檄所過州縣備米麪麩草料各數萬斛上官慮張不能辦檄公赴高陽四面皆賊公繞道至則諸紳士大喜如公指辦治左公至亟稱異之事竣高陽民攀留至掩四城阻其行其得民心如此八年補授新河縣地瘠民貧公思有以利之未得施有巨盜陳海山案叢弗獲公履任三日擒獲置之法盜黨聞風遠遁民賴以安在任四閱月天津民教滋事案起爵相曾文

正公聞公向在天津讞局善決獄欲調公往治會遭鄭太淑
人喪哀毀成疾遽不起公生於道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卒
以同治九年閏十月十五日年四十配山西太原知府江甯
沈公宗女無子以從堂姪延法入嗣早卒以再從姪孫錫藩
承重公好爲詩有無定軒詩草若干卷以某年月日葬長洲
縣某都某畝孫家橋之阡銘曰

有猷有爲弗究厥施家嬪理譜爲良吏師胡天靳緒而不愆
遺政在蒲密士民孔悲獅山之麓楓江之湄公靈不泯永視

銘詞

張甥文榦壙志銘

烏乎此吾甥元和張文榦之壙文榦童子耳曷爲弗以童子稱童子而有成人之行卽成人之也亦宜文榦生七月而父鉅聲卒吾妹王氏以弱嫠懷纏祿脫身烽火中復遭家難翼而長之祝而教之甫有知識卽善體母氏意嶷然有立弱不好弄見人非禮輒深嫉之讀書矻矻自期必成母嘗叩所欲以覘其志文榦曰吾願學舅父我不足爲甥法顧甥所見惟我差當意則其好惡當是非審甚明使天假之年其弗汨於流俗而能有成也決矣甲戌夏予在朔方得甥書疾久不瘳斲予一旋視雖死不恨予歸而甥病已篤竟無術以起之也悲夫甥旣病瘵或見而慮之文榦曰吾病不足患吾母體孱

多虞誠可慮耳其至性如此生於同治壬戌二月九日殤於
甲戌十月四日年十有三以光緒丙子九月葬於吳邑五都
六畝姑餘山之原爲志其壙而銘之以塞妹氏悲銘曰

耄而無聞不如幼有立也有童汪躋之志節不必遇變而殉
社稷也漆園吏言莫壽於殤子將信乎其說也

毋自欺室文集卷七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八

元和 王炳燮 綱齋

傳記一

呂守真先生家傳

呂君纘庭客吳中余識之久矣王子春持其先人守真先生行述過余居屬爲傳余何足傳先生然重違纘庭意不敢以無文辭案狀先生姓呂氏諱德甸字禹之號守真世居婺源之澧谿考諱世信生三子長曰畿少曰晌先生其仲也初俱業儒遭父喪家日蹙兄弟先後游於吳惟先生居事母甘旨之需雖恒寄自吳中而先生親侍定省尤得歡心癸亥秋母

忽遭疾時年七十有七先生亦頽白矣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母臨革謂曰吾三子惟汝貧然二十年來惟汝侍左右我心安之汝其益厲清操天必相汝勿患貧也及卒先生自傷貧不能盡禮哀慟之聲日夜不息未及百日竟以毀卒嗚呼其可哀也已先是兄弟久客於外先生維持家政俾無內顧憂同祖兄弟六人處之怡怡亦無閒言邑侯毘陵趙公表其廬曰孝友傳家若先生者洵無愧孝友之目矣平日溫厚寡言貌無愠色或告有毀先生者亟止之不欲聞其名又性詳緩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鄉里有爭者他人或曉譬百端不能釋先生徐出一二語解之爭者立服人以故尤樂就

之其他好生愛物雖昆蟲草木不忍傷也卒年四十有九配李氏事姑孝有賢德子三長啟道次啟連次啟述卽繼庭也

金桂小傳

金桂字樨香吳縣人世居天宮寺前父蘭耽詩苦吟不事家人生產桂年甫弱冠用白圭術治生以養其親億則屢中性仁厚樂施與鄉人有緩急輒資之不償亦不索也嘗隆冬過一農家見其人鞠身無袴卽脫己木棉袴畀之夏月蟲盛市絺綌爲帳數百具分給鄉人之無帳者慮其非時棄去也蟲盡乃與值歸帳待來年復給其惠而理如此年幾十幾得急疾卒其妻張氏以烈殉鄉人聞之無不哭失聲者

論曰桂於家爲令子於一鄉爲惠人宜獲永年以起其家而
其其鄉之人乃天不憖遺遽以天死傷矣桂父蘭余友也痛
之至以疑天道之憤憤此其故余亦疑之謂天無知蘭之賢
曷爲有是子謂天有知桂之賢曷爲促其年雖然桂有弟芝
恂恂佳子弟也天固將萃其澤於芝一人以昌金之宗桂雖
死庸何傷獨一鄉人不幸甚爾

吳生墨樵傳

古所謂豪傑士者非必盡具兼人之資抱殊絕之行特其志
量高遠雖在童丱已鬻然有不可遏抑之概子輿氏謂雖無
女王猶興其信然也然吾不解天生是才不過什一於千百

而何以困屈尋常耳目閒甚使橫罹短折不克有成卒與未
生是才等若吳生墨樵者爲可悲也吳生名慶清墨樵其字
其先歛人康熙閒有諱君彩者始遷於吳曾祖武祖新父廉
生子三人伯經畚仲慶成邑諸生生其季也幼而岐嶷從慶
咸受書九歲卽喜讀綱鑑稍長從長洲施某學爲制舉業非
其好也父命之習賈入肆三日卽襍被歸白父曰天地閒最
有滋味莫若詩書市人求利競錐刀甚無謂兒不願爲也父
領之乃益購求兩漢以來歷代諸史暨宋代諸儒語錄與凡
類書叢書雜家說部名人文集有關於經史者反覆搜討謂
足以廣見聞而長識力也所居臨虎邱山塘畫船簫鼓四時

不絕又每歲三祀郡厲鉦鼓騎導及游人歌唱喧闐戶外生
獨與慶咸淪茗展卷相與講論曾不一出戶觀嘗取董子勉
彊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二語書諸座右又嘗以書抵慶咸曰師者傳道受業也非躬
行道義智羅經濟者不可今之爲師者大都詞章末學不足
以明大道昔韋齋先生臨歿屬朱子受業於延平諸賢誠知
文公抱非常之質亦必有師導之而後可成耳弟雖不才竊
私慕之兄其留心訪求如延平諸賢者俾爲之師云云蓋其
有志斯道而以俗學爲非是固出於天性非有人爲嚮導而
始然也藉使世有羅李其人者相爲後先天又假年俾獲從

容學問以盡其才其所成就詎可限量。年未及壯遽以天
亾傷哉。生事父母極誠謹。庚申正月二日得微疾。密語慶咸
曰。昨元旦我默叩天願減算以益親壽。天或者鑒我誠乎。越
三日。痺癢見於面。至十四日竟卒。距生於道光己亥九月三
日。得年二十有二。娶王氏。有子二人。傳桂。傳楨。

野史氏曰。吳縣皋峯山陽有寺。前邨生祖居在焉。往歲郡城
不守。生父挈家由虎阜歸。其敝廬予亦避地。於是因以識慶
咸。慶咸述生事。綦詳。請立傳。且言生篤好史學。於資治通鑑
一書尤爲專力。謂讀史須明古今輿地沿革。嘗手繪成圖。以
一朝作一幅。與史相參閱。及得江陰六嚴歷代輿地圖刊本。

君諱肇元字佩之蘇州人曾祖吳縣諸生旦評公由吳苑鄉
橫金里遷郡城北花谿祖諱守樸太學生考吟香先生諱寶
樹道光戊戌科進士官湖北利川通山縣知縣歷署興國蕪
州安嶽和州六安州事子六人君其次也生而英敏有至性
幼隨先生官楚北讀書之暇於京邸鈔報官司文移留心披
閱能得其曲折原委先生同官以是多奇之咸豐壬子夏隨
先生赴都謁選取道運河先生忽遘疾荒邨不能得醫藥走
數十里覓以進年二十三應童子試太守平公翰拔冠一軍
交宗李公聯琇案試遂入府庠爲弟子員旋以撫卹難民捐
資出力保舉以光祿寺署正候選加主事銜丁巳二月六安

州城被賊陷先生殉節

特旨賜卹給雲騎尉世職兄文榜出爲伯父後部議以君兼襲君卓犖負奇氣嘗偕文榜之和州省先生時乙卯秋寇燄方熾先生集義旅駐將臺山聞賊大至急排隊迎擊人皆有懼色君獨揮刃請先衆乃躍敗賊而還旋奉先生命歸應試道遇零賊欲劫之呼健僕刺以鎗賊遁去旣入學乃益購兵家書悉心討論思以是報國江北被水災黎數千人覓食吳門城市苦索擾君走告諸縉紳先生借款留養明年春赴院省親當事者屬君給災黎資送回籍君奔走河干凡四晝夜疲精竭神一不假吏胥手訂同事押送過江一路約束如軍

行無敢犯者抵揚州聞六安失守乃盡以事委同行者星夜奔廬州值警退全椒得先生力戰陣亡耗一慟幾絕兄文榜聞信馳至欲共往尋骸骨路梗不得前乃相與痛哭歸戊午八月得六安州守茅公書知先生遺體猶在乃偕文榜往迎櫬時道路尙阻由清江盱眙繞道出定遠至北鑪橋當是時南路粵匪北路捻匪時出剽掠苗沛霖窺伺橋南行旅戒不敢過肩挑背負者至千人守候已三日君至戎服前驅銳氣百倍衆從之各露刃向前中途果遇賊見勢盛乃引去抵三十里鋪得先生靈櫬撫棺慟哭皆失聲旁觀無不下淚蓋先生盡節在三十里鋪鄉民潛埋其尸賊退後茅公訪知啟土

驗視面目如生衣履無恙乃以禮重斂之也於時有勸暫緩行期邀約弔奠者以文榜言悉謝去急扶柩登程甫行而六安復陷定遠盱眙賊亦蹂躪殆遍人以是多君兄弟孝且廉卒獲安然奉先人體魄以歸也庚申四月初大營潰散馬總戎移師到蘇縱火焚屋君急令弟文楣奉母避北鄉兄文榜亦奉嗣母出城去數日文榜兩次奔入城勸君避君方率丁壯上城巡視義不可寄書文楣期必死以老母爲屬十三日城旣陷丁壯各散去歸家欲死或固勸阻之越數日與從兄頌之鄰友胡吉甫陰結壯士將有所圖又遣人出探外援事露被執賊誘降不屈伺閒奪械擊中賊賊乃害之四月二十

日也吉甫同時被執後逸出述其事文榜哭謨狀畧屬爲傳
君生於道光癸巳二月年二十有八娶馮氏右中允林一先
生女子一秉義女二君性慷爽敢任事凡有關利害人不能
爲者輒爲之有土棍糾集百餘人在北園寺中結盟拜會名
棍子黨偵得實密聞諸官遂擒其首寘諸法餘黨解散其他
抑強扶弱事多不備誌誌其大者

野史氏曰當四月初君以事過予寓廬時事已亟予勸蚤出
城毋徒陷賊君漫應之豈知殉國之志固已蚤決也自寇陷
江南諸城邑死節最著者莫如湯貞愍湯祖鳳山死難龔雲
騎尉世職嘗仕至都督以死殉國宜也君雖亦襲世職顧未

受事任可不死而今乃竟死世篤忠烈正氣不磨固足以扶綱常植名教容頭苟生者望君愧死矣獨年少負有用才遭時不幸遽以義烈見不獲爲

國家效實用不能不爲天下人才惜也嗚呼悲夫

陳君漱華傳

庚申四月之變邦之人棄家以遯匹不踰境者已輒歸其故里或至與賊睨揚揚自以爲得計若平居疾惡如讐致爲宵人所深忮至是陰中傷之而奔走播越匿跡如張儉卒不免憂愁憤鬱以殞其命者則吾友陳君漱華斯其人也陳君諱基美字葆初一字漱華吳縣人先世自包山徙居木瀆前明

有諱瓊者以孝義載郡志

國初有孝子諱世雄者君高祖也曾祖廷鏐祖士偉

贈儒林郎父仁恭鄉飲介賓

封儒林郎竝以君階君質端謹從里儒沈芑游幼卽以君子
自期得咯血疾家居授徒宗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語
以自攝疾旋已君處事精詳善綜覈凡里中有工役暨諸善
舉條析件系人不能欺而向之藉事自肥者多不便君性方
嚴遇小人不稍假辭色雖親故有不善輒斥絕之故憚君者
衆而實陰銜君方時承平正論尙伸無如何也庚申二月寇
警日逼所在議防守瀆人士相與釀泉募夫購鉦柝備宵警

君時方病以爲無益於事且勿論寇至一旦奸匪竊發卽數十罷卒何以捍禦乃擬爲團練章程先嚴保甲法而終以聯絡鄉邨凡十條要以不多費泉而事集以告當事迂其言弗果用無何郡城不守乃攜家人渡河至西山僑居明月灣七閱月而寇至西山乃復渡湖而東寓馬社旋移寺前邨於時有賊目駐木瀆僉人某素銜君以君名告遣使招君出君匿不肯見語子晉銜曰食毛踐土莫非

國恩豈可失身從賊貽先人羞遂與晉銜出門或入山或泛湖飄泊無定蹤欲之四明不果往有戚某者跡君所在危言恐喝之時際夏秋奔走暑暍勞其外憂懼憤鬱蝕其內而君

之疾乃不可爲矣以辛酉十月初四日卒於寺前卹舍距生於嘉慶乙亥二月初六日年四十有九國學生議敘布政司理問候選府照磨

誥封奉直大夫配張宜人先一月卒子一晉銜女一素貞孫一國昌子交君逾七載晉銜又嘗奉君命從子學予以是知君稔君卒甫浹旬晉銜狀君行畧求立傳子憫君之守志不屈而悒悒以終也爰不辭而爲之傳君孝友逾恆人兄錦堂蚤歿嫂氏不能得二人意奉封公指析產以昇推肥取瘠而善經紀之母朱安人善事其姑先卒臚舉孝行籲諸大吏數年得

旌如制封公晚年習靜爲治一室日夕同處其中左右侍奉無少懈生養喪葬獨身任之不以屬其兄之子值時祭忌辰懸先象室中優愼竟日歷久弗渝遇事必焚疏跽請出告反面奉之如生適吳周二女兒皆蚤寡無子時迎養於家竝以苦節邀

旌表其他埋露棺建節祠及恤嫠惜字諸善事皆細行不具書

野史氏曰昔李業居蜀公孫子陽辟之至今持醢往業不肖出竟飲醢以死士人不幸值亂世宜蚤他逸庶弗與禍及若君之齋恨以歿去飲醢幾何哉然君公會牛牆東不去卒以

自全此又何也君臨歿誠晉銜努力讀書毋自暴棄又命之親君子遠小人晉銜方逾弱冠志趣卓爾有幹事才他年必能副君望君不亦可無憾矣乎

沈南洲先生傳

某之以詩獲交者於吳得二人焉曰金君蘭沈君淵二人皆家臯峯山之陽金以清麗勝沈以才氣豪其淵源所自則皆本於南洲先生蓋金君先生所授業沈君則先生嗣也先生所爲詩某旣受而讀之矣一日沈君出先生事畧屬爲傳言之至再三辭不獲乃詮次其行誼俟修志乘者采焉先生諱鯤南洲其字自號湖濱散人姓沈氏先世居吳江本竹墩族

考二泉先生始遷吳之天宮寺前先生性至孝母夫人春秋高逾耄耋先生六十餘矣皓髮蒼髯猶定省溫清依依膝下爲孺子慕鄉里化之孝友之行遍于湖干少承庭訓讀書務博覽顧家貧不足以自給嘗假館教授藉脩脯所入以歸養母啜菽飲水恆歡然也所居臨湖地下溼農夫里婦歲常有腿重滿中之疾鄉僻不能得善醫往往以殆先生惻然念之乃究心靈樞素問及漢魏以來論傷寒金匱諸書盡通其術凡有病者爲處方劑無不霍然立起然先生意在活人終弗以爲利故鄉之人思其遺德至今猶稱念南洲先生不置云以其暇爲詩瀏亮頓挫深得古詩十九首之意其他近體宗

法少陵至晚作乃安和詳雅歸於敦厚所著有鳴秋草若干
卷藏於家又善書臨池灑翰出入吳興華亭兩文敏之間求
書者趾相錯先生各隨其意應之弗愆也歲丙辰正月得疾
遽不起臨歿謂其子淵曰吾年幾七十死不爲天獨九十餘
老母在生不克養終不及送以此抱恨無涯耳先生生于乾
隆某年月日卒於咸豐六年正月某日享年六十九歲娶某
氏子一人卽淵

野史氏曰吳江之沈系出隱侯後能詩名世弗絕

純廟詩有名彫者采輯前明以來諸宗人詩爲沈氏詩錄而
歸愚先生至以詩蒙

睿鑒起爲宗伯於戲盛矣先生本其世學卓然爲一鄉之望
煦沫所及遂各成家獨其事親接物仁孝而忠恕厚德所培
宜若可以獲隆遇乃潛光弗耀以布衣終是不能不爲先生
悼也雖然先生修德弗望報天爵自貴泊然於世榮故其教
淵也弗令之千祿乃淵之子虎方數歲已暫然露頭角則所
謂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者其殆在是矣乎

徐君籽園傳

自古畸人志士抗心希古沈潛乎六藝諷詠乎詩書甘隱淪
而名不彰於世者何可勝道嘗讀皇甫士安高士傳輒低徊
神往謂當今之世或亦有被褐懷玉如榮蠖祝牧之流庶幾

一遇諸旦夕閒乎而不謂近在里閭而失之也余生長齊女門外負郭居三十餘載值兵事起轉徙四方庚辛之間郡城覆沒閭巷爲墟里人士遭鋒鏑死者不可勝數暨亂定而歸獲晤向之同里周子伯卿爲余道籽園徐君之爲人且出所爲事畧屬爲傳乃益歎人固未易知而余之所求爲己隘也案狀君諱鐵號籽園姓徐氏世爲吳光福望族僑居齊門外古李王廟旁幼習舉子業一應童子試輒棄去日讀書貴明理奚必是哉乃盡斥賣所有物購五經注疏及資治通鑑文獻通考諸書潛心力學焚膏繼晷數十年不勸課生徒自給夫人某氏以女紅佐之稍有贏餘卽以寘書旁及諸子百家

靡不究覽年五十餘語所親曰三十年揣摩古人書今始有
獲當作文字以見悲惜不能盡讀古人書爲恨耳年七十一
道發背求治兩月而痊平居布衣雖舊無補綴卧必向陽尙
右歲己未手鈔家乘二十餘冊字皆端楷庚申城陷不知所
之或云死於家或云被執不屈死所著籽園文集二卷序記
傳贊共百篇華門小集詩若干卷竟無傳

外史氏曰吾吳多隱君子向嘗按采爲吳中布衣小傳而未
卒業以余所知如張君培祖楊君介皆工文詞有高行名不
出於里巷邈世而無悔徐君與余居尤近向時承平曾未一
聞其姓氏其自晦復何如耶跡其所讀書於古今世務非全

無意者遭逢世變既無人物色及之而平生所著復滅沒於
荒烟蔓草之中從游子弟率窮巷里俗之子無能追道其生
平又安望其收拾遺文以顯於世耶伯卿出所藏周氏家譜
序文暨節母顏太君傳畧二篇讀之援據詳贍文氣浩瀚洵
非綜覽羣書者不能作余既重伯卿之高誼復悲君之阨於
遇畢生著述遽淹兵燹而不傳也乃撮其梗槩爲之傳將以
達諸秉筆爲志乘者

博齋桂先生家傳

昔弱冠時聞貴池丹盟桂公涖蘇都人士交稱賢長官輒心
儀之不置越二十六年與禮堂別駕遇析津公從孫也篤學

多材佐合肥相國治河績稱最三年交莫逆知其少從公久
淵源有自也一日述尊甫博齋先生行事命爲家傳固辭不
獲遂忘其不交而謹敘之如左案狀先生諱連穎字文彥博
齋其號祖諱以嗣甘泉縣訓導祖妣王孺人曹孺人考諱翔
萬妣姚宜人伯父雲萬郡庠生蚤世遂出爲之後母王宜人
苦節逾卅年先生事之如一日值家中落授徒藉館穀奉甘
旨母病危醫藥罔效竊刲左股療之居喪哀禮兼盡道光乙
巳歲大疫繼祖妣曹太孺人本生妣姚宜人相繼歿先生躬
含斂晝夜哭營窀穸厝配吳宜人亦病別駕僅十一歲亦病
先生哀瘁甚病不能語竟以五月七日卒距生於嘉慶壬戌

正月十八日年四十有四先生性至孝前後遭大故卒以毀
歿亦可哀已他行誼多卓絕非人所及嘗假館某山冬夜獨
坐有孀婦擁鑪來正色拒之婦始去明日託故辭館歸庚子
辛丑閒從公丹盟公宰樂城招之往值從弟連瑗病瘵卒於
廨舍先生哭之慟嚴寒冒雪數千里持柩歸籍其資爲營田
產俾其母若妻得以撫遺孤至於成立暨丹盟公守揚州復
以書招先生不欲以食貧累人謝弗往蓋節義自矢聞者莫
不肅然起敬里中有美詬無節者輒避去弗敢覲其面又嘗
習堪輿家言遠近爭延之在樂城時值澹浹河先生董其役
窮源竟委悉其支派所經閱舊記多訛舛因作浹河辨一篇

以證之載樂城縣志子一本誠花翎知府銜升用同知候選
通判孫三恆暢府學生恆耀恆述均出嗣

贊曰至孝天成剜肌忘痛負土甫終厥身亦從跡其行誼曾
閔齊賢禽懷弗亂髮節是全兩雪載塗言歸季骨弱息載營
藉延血食楊賴追蹤桑鴈尋軌懷瑰不施薄俗用砥卓犖哲
嗣行淑才良澤垂後裔厥族允昌

胥山瘦人傳

有物焉匪條匪榦匪枝匪葉附於木而不可以爲材是爲木
瘦瘦非木之所宜有也惟楓多有之今有人焉非胥山之所
宜有也附於其地猶瘦之附於木也卽謂之瘦人也亦可乃

作胥山瘦人傳

胥山瘦人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始居蘇城外之東
匿好讀書畧識大意甲辰乙巳閒見里中有侈其室宇者慨
然曰斯地負郭不三十年當爲煨燼何以雕甍藻棟爲聞其
語者甚怪之歲癸丑粵寇陷金陵維揚潤州相繼失守蘇城
戒嚴當道議防守延與共事謝弗應移家香水谿頭歌詩鼓
琴以娛其母視榮利泊如也居無何母病歿會蘇城陷於賊
集鄉兵圖恢復而鄉兵桀黠不可用乃棄去鄉兵果敗有所
善友在胥山之陽依以居遘病幾死一足跛槃跚胥山下與
其友屋角先生无悶居士輩相倡和時稱跛道人或稱胥山

病樵繼乃愀然曰此豈我容足地耶我而止此人之瘦也遂
又號瘦人云時登山巔憑弔殉難諸人爲詞以招魂曰雲垂
兮冥冥天之醉兮何時醒魂歸來兮關山暝煩冤兮眾靈化
青燐兮夜星星歌聲悽悵不能終其曲聽者輒泣下又之母
墓所慟哭哭而歸顏未嘗一日不戚也屋角先生見其如此
爲談諧語解之无悶居士亦時時與之黝瘦人輒爲一破顏
焉未幾偕居士遂去不知所終

論曰瘦人性樸拙而亢直初遇之或疑難近其實坦易無他
腸與之處久乃益信瘦於胥山病爲之也林屋山人嘗見之
曰斯古之傷心人邪及其遯去若決壅然乃歎瘦人之不可

測也

書王永先

王永先者長洲縣路城里農夫也事父母以孝聞鄉里迨父歿孝養其母十餘年如一日母善病醫藥之事未嘗少怠時有所嗜雖遠在數十里外必奔走買致之嗚呼士大夫讀聖賢書口譚道義攷其庭幃之際或以游宦虧侍養或溺妻子漓孺慕之天真往往爲里黨中人所薄而王永先邨野愚夫不知詩書顧獨懇懇膝下無虧天倫且使其二弟相與習爲孝養人言無閒士大夫而不愧此農人者幾希

記城門官錢貴陞

國家安危視官吏之能否能則治且安否則危且亂亦視其職之能舉弗能舉耳自大吏闕冗無能舉其職於是遺

國家以危且亂而疆宇因之以敗覆人民因之而塗炭雖有一二小官素能舉其職亦終無濟於事而竝蒙其禍吾於錢貴陞之司城門而慨然以歎也錢貴陞者元和人眇一目故業織一日竄名尺籍中爲百夫長以資爲城門官掌婁門之管鑰咸豐九年春有西洋夷酋偕數小夷至婁門將入城貴陞止弗納夷酋色甚悍恃其火器將攻焉貴陞呼卒持兵備夷卒由他門入庚申四月十三日侵晨賊自閘門入城貴陞方登陴弗知也有二賊自城西來至濠內之水菸香橋貴陞

下城詰之賊見其箭衣冠頂腰佩刀儼然官也訶曰何不降
語未竟貴陞急拔刀斫之一賊斃一賊挺而鬪方相持間有
十餘賊自城而下從其後刺殺之時守城兵皆已遁去獨什
長張義從與俱死夫貴陞小弁耳跡其不納夷酋可謂能舉
其職者矣使方面大僚暨凡有守土之責者皆能盡心任事
無忘厥職業若貴陞亦何事不可舉何功不可就奚至賊所
犯輒陷甚若蘇城之不交一兵不折一矢而遽爲賊有也自
蘇城陷官吏以拒鬪死者貴陞而外蓋未之聞烏乎貴陞不
誠可貴也哉

記陳杏川

陳杏川名仁爵吳縣人家木瀆酷嗜爲詩當其苦吟時沈思冥索引手作推敲勢竟日夜忘寢食人或立其前弗之覺也無何得心疾或籠燈升屋而呼或持斧入室將斫其妻子有以藥石進者拒弗使近顧嗜吟如故也一日予遇諸其門持予入示所作詩語完好如平時閒及他語則皆無倫類不慧者城旣陷家人強與同出避數日復歸其家不冒出賊至入其室起詰賊賊衆欲害之導者曰是病狂不足校也賊舍之出乃追及賊曰若洶洶手利刃髮長如是得非賊乎賊弗應則隨賊所之罵不已賊不知其何語以其病狂也就他室取金帛終弗問俄又數賊入其室復隨入罵如前乃被殺烏乎

君質故誠慤雖既病所爲詩調達中於理是其中未至懵然無所知也其罵賊不置亦如麋虎與於前而赤子不知懼其天全也君其可謂天全者矣抑聞之吳氏子自昵於賊而被殺是禍之至不必由罵賊病狂而免禍不若罵賊而完貞又安知其中之不審知之而自奮以求其必死也哉

記徐則

徐則字清雨吳邑諸生初客杭州庚申二月賊破鳳山門大縱焚掠城北居民挺而鬪則匿空屋中免賊退乃歸吳四月十三日蘇城陷三邑鄉民所在揭竿起則家香山之茅社香山地橫亘幾二十里背山面湖險爲湖中最其中村落數十

居民以億計又皆業匠工勇健多力在吳地號最強以亂故匠工悉從四方歸無所事於時東與木瀆南與橫金相應以白布纏頭爲號起而與賊樁然實無知兵人主其事器械不備不知坐作進退法動則叫晷無紀律而則乃執旗仗爲之先一逐賊木瀆一逐賊堯峯山賊初亦頗憚之鄉兵恃其力七月中午夜連舟至近郭乘不備掠賊館或負其礮歸八月三日賊乃大至水舟陸馬兵萬人先焚胥口掠下場則率鄉兵與賊持外塘橋口有賊舟出湖而西繞其背登岸呼鄉兵遂潰大敗死者四百餘人被擒至城死者三百餘人則被擒死尤慘當則初歸時著在杭免難記刊以行記夢中神告有

死生自造無用多談語蓋其意誠欲勉人於善暨家居眾皆憤起事義固有不容獨避者身雖敗死要不失爲忠義士獨惜其不知以兵法部勒鄉人遽爲賊敗而不克成保聚之功爲可痛耳予懼夫不察其心者之苟爲訛議也故表著之

記王金圃

王君金圃名鍾字毓甫又字仲虎本句容人自其父遷蘇之鐵局里隸吳縣籍與弟彬竝爲諸生君善屬文與三邑諸生約爲慎交社每一藝出輒見賞諸先達吳中稱制舉藝者必首推君遇賓興衆望屬發解亦交口稱金圃顧君文務爲深沈之思雅不與場屋合屢試棘闈同社者聯翩舉弗絕而君

終不售嘗假館三茅觀巷董氏爲君外舅家聞城破攜家人
急之董氏謀出走俄賊至董門外君曰吾不可辱見賊遂盡
去其衣自投於井蓋恐其不速沈也其妻及女竝從之死君
爲人敦厚重氣誼與余交溫然不見其喜愠嘗題予先子遺
象云我亦椿庭同抱憾何堪往復蓼莪詩其天性之肫摯卽
此可以見矣顧天不惟恡其科名并不能超然自脫於浩劫
之外亦獨何哉雖然君不罹厄亦無以顯其志節然則君固
已爲完人矣又何憾乎

記楊鏡蓉

楊鏡蓉長洲人系出忠文先生後年幾七十無子依其女夫

王篔谷於齊門外之東匯成豐初予居同里閑嘗邀予過其
寓舍几案間有古柏軒詩文集每日伏案鈔數百字告予曰
吾待死人聊以遣日耳其爲人樸拙而少文頗戇直人多畏
其口嘗預製木主書曰古吳小民楊某之主或訝之則曰庶
人例不當立主吾以意爲之死而有知是吾所自書吾魂必
於是焉依其無知乎是雪泥鴻爪也又奚諱蓋其達如此亂
後不復知其蹤跡辛酉仲夏晤江君嘯谷始知已死難矣往
歲四月城將陷居人悉徙避君獨不去晨起觀於鄰室賊至
執之索財物竝問婦女所在君曰此非吾家吾何知賊見其
老舍之括取室中所有而出君自內呼賊還曰始吾以若人

也今視若所爲賊耳賊烏能逃天誅哉賊怒遂遇害鄰人某見之後逸出故其語得聞君始爲賈以老罷雖不多讀書然平居視死生如旦暮無幾微顧戀畏怖意宜其遇賊不屈就死如歸也雖然使非素習忠文先生之餘烈亦何以能若是吾於是歎古人節義垂天壤其足令後之人聞風興起而頑廉懦立信不誣也

記費遠峯父子

費丈遠峯家臨頓里任蔣橋西之橫巷城破偕二子寶鏗寶銓匿旁舍數日飢甚無所得食友人某憐之爲告僞將熊某熊頗重文士手書招之具道授餐意丈忿然語二子曰吾寧

節視首陽又豈有愧哉

記吳少山

予之識吳君少山自道光辛丑歲時予年十九以文質其尊
甫肖巖先生君時已爲諸生矣自後未嘗與君見也丙辰秋
君手錄所作詩寄予瀆上屬爲刪定予鈔若干首入欣賞集
中後數以文字往還卒未一謀面亂後訪之欽君雲山則君
已全家殉難死死而不死者則君之長子某也欽君言少山
家故貧藉授徒以給庚申春杪見之言及時事曰寇氛日迫
城垣慮不保君計安出少山曰是有數存吾無慮如幸獲全
吾生徒日去明年無假館地將以餓死是則可慮耳初訝其

語不倫無何城陷少山家城東傳芳巷後戶北向臨水支畧
徇通於路乃率其妻子及女共七人自牖間相繼躍入水長
子某浮沈上下未卽死見者救之得出城君與餘人竟皆死
烏乎是何與所聞江甯俞君瘦珊南屏昆季相類也瘦珊家
白鷺洲後戶通水癸丑二月賊至瘦珊兄弟縱火焚屋率家
人盡投水其息抱幼孫若有舉之者不得沈被救而活予與
俞君兄弟相聞而未一相見也少山之與瘦珊地隔數百里
事相去七八年所居臨水同倉卒及難同率家人赴水同子
若孫不得死被救同亦奇矣是皆若有陰相之使不絕其嗣
者天之報施善人固宜如此耶當少山答欽君言有數存時

其心蚤已決然必出於死矣乃其子卒以救得不死活遂不
至爲若敖氏之鬼是殆真有數存哉少山名本翰長洲縣學
廩生瘦珊名某某南屏名某某亦皆廩膳生

記鈕雪峯

鈕雪峯者張香橋灣人本名某病瘋髮禿搔之膚白屑紛下
人戲呼屑瘋屑瘋遂自號雪峯也家赤貧支板於門賣蔗以
自給手一卷書坐門側且讀且賣蔗見者或笑侮之或使羣
小兒與之鬪奪去其書已復讀如故戊午己未聞里中議防
守立局招義勇雪峯慨然曰雪峯男子遭時多故何以鬻蔗
爲遂應募入局城陷之日眾皆散去雪峯一人在賊至不屈

遂爲所害雪峯名不出於里巷賣蔗不已去而爲勇亦至無
足述矣顧獨聞其好讀書不知所讀果何等書古所傳醬翁
篋笈補鍋匠補履先生之儔類皆抱道沈冥託賤業自晦雪
峯豈其流亞與及應募而出甘蹈白刃死職守而不辭視彼
受

國厚恩負城守重寄聞賊至而先去者何如哉

記詹生

辛酉仲夏客有從虞山之境來者告予曰詹生自滬奉檄在
直塘沙頭閒招集義勇將從中起意其有濟乎予聞之曰嘻
甯有是道季秋客復從北至曰詹生戰死矣予頓足起曰果

有是乎烏乎惜哉因急叩其狀客曰詹生始偕其兄避亂直塘有所知在常熟城中時至直塘言賊中事甚悉生因從海道至滬上謁撫軍慷慨陳常熟城可復狀撫軍信之使主其事七月中生兄先入城結所知約爲內應生乃率所募五百人復往見撫軍道所以撫軍遽遣礮船三十別部兵若干人助之駛至白茅河口擬直搗城下生率五百人登岸先驅約礮船兵爲後應行里許遇賊逐之賊退追二里餘賊伏起前賊反兵鬪生見勢不敵麾五百人退就礮船則礮船先見賊起已遁去無一存者生旣不得船無所歸乃復麾五百人使進與賊接當是時賊先偵知期設覆以待幾二千人生與五

百人者新集未習戰陳且倉卒與賊遇出不意賊圍漸合或謂生日眾寡勢異盍突圍走圖更舉生日吾與若浮海來四面皆賊境走將安之或曰投戈降可免也生日吾

咸豐皇帝百姓甯能降賊乎有死而已遂大呼奔刺賊五百人從之當者披靡俄賊環至殊死戰死傷畧相當生手格殺賊數人身中十數鎗力竭死眾見生死莫知所爲遂四散突走死者幾二百人被獲者八十餘人跳而免者二百餘人生兄在城知事敗亦逸去烏乎生以果敢之氣奮身許

國使善用之甯詎不能有所建立乃以昧於兵機輕身赴敵應援不至遂戰死而不得成功此誰之過與夫天下豈有募

兵賊境而賊不之知者徒使賊得蚤備先爲計以覆我故吾
初聞客言而未之敢信豈知生之果出於此也烏乎惜哉生
名自修其兄名子安本婺源人父服賈客居長洲之東匯十
餘歲時皆嘗就予讀資篤鈍每授書行許呶唔終日不能成
誦後皆去爲賈乃其遭時亂遂能明大義奮不顧身以殉
國家是不可使無傳也乃記之

毋自欺室文集卷八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九

元和 王炳燮 絅齋

傳記二

王節母龐孺人傳

節母龐氏吳江人諱希賢女吳縣學生王公諱兆淦之室予友庚之母也庚與予同受知山左毛伯雨夫子爲吳諸生數爲予述母苦節且屬爲家傳辭不獲已爰謹臚次其語以待子政其人者表彰之庚之言曰吾母蚤失恃怙年十七歸於吾父孝事尊章輯和妯娌里黨交稱賢婦無閒言越九年祖父母相繼歿吾父以哀毀成疾母脫簪珥付質家醫治百方

病卒不起是時母年三十遺一女三子庚年最長纔十歲耳
孤苦伶仃蕭然四壁母欲以死隨地下慟絕復蘇繼念舅姑
未葬稚弱靡依忍痛力作以肩鉅任朝暮紡織雖祁寒暑雨
不少衰如是者十餘年教育遺孩至于成立及爲嫁娶悉取
給於十指而又節縮儲藏以舉舅姑之殯蓋母之心亦云瘁
矣殯旣畢泣然謂家人曰未亾人所以不死者特以堂上樞
纍纍及是藐諸孤繫一身者甚大故不辭艱難勞瘁務期俯
仰無憾而後已今庶幾無廢夫命矣自是委家政子婦茹蔬
事佛終其身母生于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以道光
二十七年八月八日卒年五十有六庚之言如此予因爲之

論曰

烏乎古人有言死節易立孤難婦人不幸當夫死子幼家徒壁立而能茹荼撫孤以至成立難矣又況呱呱者非止一人而卒賴鍼紉之勤女者嫁男者婚且重棺在堂以塋以窆以無貽泉下人戚求之鬢眉男子猶不易易一子然弱婦人豈不尤難哉烏乎非精于義習于禮焉而能如是乎吾以上其後之方輿未有艾也

陳氏姊妹雙節小傳

陳君基美示予五世節烈孝婦入祠記因請爲其女兄兩節婦立小傳予因歎陳氏之多賢婦女也記中五世八人最後

爲孝婦朱氏兩節婦皆其女也一歸國學生吳溱年二十七
寡事上撫孤勤女紅償夫遺債李邑侯給純孝苦節額獎之
咸豐九年大吏疏節行以聞

詔旌如例明年隨基美避地西山疾卒一歸儒生周信博二
十二歲而寡仰事俯育一如其姊家停七棺苦心儲蓄爲之
營葬蔡郡侯書勁節至孝四字表其廬今已守節廿有七年
矣

野史氏曰婦女以節著至爲不幸事陳氏獨多以是表見於
世何歟歷觀史冊所載婦女多矣至貞白之操萃於一門卒
亦罕覩吾讀諸先達所爲八人者傳而知陳氏閨門教化其

所從來者遠也烏乎懿哉

鄭烈女傳

烏乎庚申之變蘇之士女慮賊辱縣梁赴水者耳目所及指不勝屈其他軼於聞見之外者又不知凡幾也豈不痛哉是年冬賊犯洞庭西山之角里予時卧病消夏灣聞婦女自沈於湖者所在有之而皆不得其姓氏予旋渡湖而東不暇問也久之得鄭君事清所撰鄭烈女事畧乃約其語爲之傳烈女名秀卿候選州同鄭謀啟之女母柳氏女年十八許字費氏子性莊恪不苟言笑平日與女伴處偶及時變慨以節義自矢及是全家入山避賊山路崎嶇自午夜盤旋至曉行

至石屋山衆懼賊追及趨速奔旁適有池回視女已奮身躍入池中沒矣時十一月十有六日也賊退父求其尸具棺以殮明年秋費氏具禮迎柩歸葬之先是父無子女愆恧其母爲父置妾暨隨家人入山請父母前行自與父妾後屢顧道旁覓死所妾欲從之女執妾手指其腹曰是有身已七月吾父垂老無嗣宗祀是望甯可效我邪乃屬同行堂嫂善視之彌月妾果生男子族之人無不感女之義以爲雖古禮宗不
是過也

野史氏曰昔魏冰叔誌秦甯李氏教其二妾識仁字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後避亂南石岩皆投

厓而死鄭女之死也從容止父妾之死而後乃自沈抑何其
視生甚輕而視妾生甚重也孔子論三仁或死或否皆以仁
許之鄭女審乎死生之際固皆合乎仁矣其可謂達於權者
哉前與李氏爭烈不亦宜乎

貞烈女柳氏傳

莫釐山橫互具區之南扼吳越要害庚申春夏之交常蘇湖
三郡地賊蹂躪幾遍而茲山獨巍然爲

國家力守至明年二月朔日賊大至鎮將王公之敬力戰陳
亾山遂陷於賊而柳貞女獨以從容殉義聞是可傳也貞女
柳氏名敏和父正青母朱氏許字石惟旣次子時稔婚有日

矣而時稔病卒女聞之哀痛不欲生絕水粒者三日母勸之
過門事姑乃食俄歸於石孝養其姑葉氏箴紉煩擱之事悉
躬親之不苟言笑里黨咸敬若神明蓋已十餘年矣至是間
賊至山前恣然掠貞女曰今可以死矣整笄服出就池側將
赴水姑不忍其遽死使人羅守止之乃日夜誦金剛般若經
女家蔡仙鄉僻在山後越三日賊竟不至或傳僞令各邨進
財帛者得免死人皆喜貞女曰賊退矣乎曰未也然則何以
喜衆告之故女蹙然曰吾死決矣衆怪問之曰吾所以不卽
死者意吾山或能拒退賊爾旣不能拒則此山爲賊地矣吾
烏能復偷生哉至暮陽慰人曰今日賊鋒稍定宜各安寢吾

誦經三日體倦矣亦思稍息遂入于房詰旦視之則已自經
死時咸豐十一年辛酉二月初四日也年三十有五其姑命
具棺殮身至石家山啟時稔墓合葬焉

野史氏曰樵隱廬主人譔事畧載貞女絕命詞二篇或曰非
實錄也詞之有無不足辨貞女之所以足重者蓋不在此夫
變亂以來自士大夫而下至鄉里細民與夫節烈婦女毅然
以身殉死者多矣非激發於一時之慷慨卽皆有所不得已
焉者苟使之少緩須臾知不死亦無所害卽濡忍就生亦人
情之常耳固孰能精察審處從容以與死相赴若貞女者哉
聞貞女幼失怙其母教之讀遇傳記忠孝節義事輒爲講貫

樂聽無倦色蓋其於君臣分義之際辨之熟矣子輿氏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柳貞女其真無愧斯語也歟

謹母魏孺人家傳

向在江南避亂傷死難者多就淹沒乃爲文記錄待操史筆者采擇王戌秋應試京兆以所爲文質上元許海秋先生先生之女婿謹君遽以其母孺人殉難事狀叩予寓館求爲傳予惟昔人有言非史官不得輒爲人作傳京師人才藪又謹君新成進士思以闡揚先烈固宜求蓄道德能文章而又有名位如韓歐陽其人者不然而瀧岡之表他日自爲之固有

例在無俟外請也顧乃下求諸一失意諸生君於親則篤矣
誼則古矣以某之無似其敢率爾操觚以貽君太孺人辱君
乃益泣請日子之言既然矣雖然命年少失怙母教之讀書
以有成立歲壬子奉母命走京師應禮部試報罷將歸母寓
書命留京待再試明年癸丑粵匪驟陷江甯吾母竟以城破
之夕率家人慷慨自經死家僕與鄰人葬諸所居南院命年
既不得終事母迨間關歸欲求吾母體魄合窆先人之兆又
以故鄉淪賊境志不得遂於今日且十年幸遇吾子方當藉子
之文以傳吾母以稍紓命年痛子其無見拒之深不得已乃
詮次其語爲家傳待誥君擇焉按狀孺人姓魏氏幼通論語

孟子易書詩春秋禮記學庸二篇孝經忠經年十七歸諶公某公爲江甯諸生習制舉藝每有作孺人必共商推遂亦工時文年三十六諶公卒親操井臼督課諸子日則令從師游夜則自課之脩脯日用之資一出於鍼黹又嘗命諸子與同志友會文先第其甲乙而後質於師其次恆不爽後諸子皆能讀書爲名諸生而命年得成進士皆孺人教也平居尤好以忠孝廉節之語相勉勵粵寇之變遽以身殉可謂不欺其志者矣孺人之殉難在咸豐癸丑二月十一日距生於乾隆壬子六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二生子男子四人命官命恩竝江甯縣學廩膳生命圭出嗣兄公配捷後命年辛亥科舉人

成王成科進士子女子三人皆適名族當孺人之死也從容
顧其僕曰我得死所矣四兒在京宗祀可不絕他日見之爲
語勉自立無負我時從死者姒婦滕氏子命官命恩命圭子
婦王氏秦氏劉氏程氏孫自新自蕃自田自超自齊自鳴自
達孫女大姑二姑夫弟配常姪命申姪女二共二十有一人
例得竝書

王某曰昔湯文正公母趙恭人遇流寇不屈死後公成進士
徧求當代能文之士爲作傳記至今湯母之烈赫赫在人耳
自然湯公道德功業爲我

朝名臣之冠至道光朝從祀孔子廟庭母之烈固足傳抑亦

得公而益顯彼文章家非真能傳趙恭人也今諶君成進士行將出而從政所以爲學仕者其亦以文正爲法焉則魏太孺人之烈將與趙恭人並顯矣予不自揣爲太孺人作傳而諶君之所以顯其母孺人者固在彼不在此也哉

貞孝邢氏傳

同治壬戌仲冬與江甯李君宗晟相晤於容城官廨氣和而學粹篤實君子也既定交乃述嫂氏貞孝事實屬以一言爲之傳其言曰先嫂氏邢名秀姻同邑人舅氏廩膳生子卿公女母童氏繼母楊氏相繼蚤世性凝重寡言笑足不踰閭閻雖至戚罕覩其面許字先兄雨農未婚而兄卒時年十有六

卽來吾家守貞言動必以禮事吾母盡孝母亦極愛憐之子
子兆蘭生以爲兄後嫂撫之如所生家庭之際無閒言焉咸
豐癸丑二月金陵城陷以吾母故不卽死母時年六十有幾
矣嫂左右扶持轉側虎穴中脫身以出憂勞成疾以是年九
月卒距生於嘉慶丁丑十月十七日年三十有七予不才未
之敢任也明年癸亥暮春予將別君去終不忍負君意乃爲
詮次歸諸君

論曰歸熙甫據禮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
論未嫁守貞爲不中於禮近世言禮家多援禮意爲之辨然

竊案曾子問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夫未婚而成之爲夫則亦與之爲妻道矣聖人制禮使中材者皆可跂而及故不以難者一槩繩若夫能之者聖人固弗禁也伯夷叔齊於商未成其爲臣而首陽執節孔子以得仁稱之則未嫁夫死執終身不改之義以守貞亦仁也後世風俗偷薄雖名義顯然一旦事勢殊異猶或渝焉故

國家於女子守貞例旌顯之以爲風厲意至深也邢氏守貞踰二十年孝養其姑至臨事變猶婉轉左右不欲輕身以就死昔唐鄭義宗妻盧氏盜入姑室冒白刃赴之被擊幾死不

少避邢氏之心卽盧氏之心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以是觀之則當其斬衰往弔執義終身其非苟爲高行以厲俗亦可知矣貞也孝也皆所以全其仁也嗚呼難哉

記死節婦人

朱氏子自城逸出言被虜所見狀甚悉初遇賊被驅至弄中見一家門牆頗完好排戶大閱無人乃入內戶搜藏鏹驅朱登樓賊後之樓凡三楹其左爲臥內舉帷入赫然死節婦人懸梁閒一賊逼視之詫曰美令朱扶橙解下之乃持置牀右出搜獲烏煙具令朱取火篝燈置牀中賊左臥與死節婦人對口喃喃語狀手煙鎗恣吸吸已撤諸煙具持死節婦人解

其衣意將就汗之衣乃三四襲層層解至內則衽間縫結不可開去其帛紫綾綺見焉嘗以下連上衣前後左右周縫之縷縷無寸隙賊用力轉輾欲脫之不可得以刃割其綺縷厚猝不能見膚乃怒甚斷其首更驅朱至他所朱後乘閒逸語其所知汪義安義安爲予言如此烏乎吾吳風氣靡弱顧浹洽於禮義之教久人知重節義往年郡紳採訪貞孝節烈婦女事實呈大吏彙疏請

旌表長洲元和吳三邑至三百七十有六人至兵事日亟奉詔旨協大僚籌守備者卽前具呈大吏請

旌貞孝節烈婦女之郡紳也城將破慮無不以死殉乃四月

十三日有見之者時日方旦武人某負之下鎗船急出婁門
水關逸蓋從睡夢中負以行腳不韞衣襪襪猶未上鈕也朱
氏子所見死節婦人度卽是日耳乃先時縊死且慮被汗鱗
密縫裏衣以自護一何就義之從容也獨惜朱氏子不能知
其姓氏又怪其家有如此奇婦人何竟無男子一人在豈男
子盡畏死獨此婦視死如歸也邪然婦雖死能自衛卽謂之
不死亦可也視當死而不死者奚如邪聞郡紳至松陵之某
邨不逾時以病死使其知死之不可以幸免而畢命於家義
何遽出婦人下然使其知死不可幸免而義不可出婦人下
也則當其奉

命之日必能孰籌捍禦之計蚤備拒攻之具嚴譏察防伏奸
發忠義以激人心習勞苦以練軍事大集民壯佐官僚爲死
守計城未必不可全賊未必不可卻亦何至開門揖賊致萬
姓罹鋒鏑肝腦塗地甚至死節者不能知其姓氏也吾聞義
安之言不禁痛哭沾襟而爲死難諸人弔也烏乎死難而姓
氏淹沒不可知者又豈獨此婦人哉

記吳市雙烈

常熟縣東北三十六里濱海十里而近日吳市壬戌春予謀
渡江道出其地鄉之人嘖嘖稱吳氏女夫婦殉難事詢其夫
名字不可得乃訪諸其家叩門而入一老翁出見則吳姓見

心名烈婦其孫女也其言烈婦名寶巖父似邨蚤卒母沈氏
 許字城中屈承壽字康侯故儒家子庚申八月二日常熟城
 失守時康侯方就贅吳市新成婚聞城已破賊且至夫婦相
 與謀曰吾與若生長清平之世一旦與賊遇或遭纍繫辱孰
 甚焉計莫如死爲清白鬼耳康侯乃起縣繩梁間爲兩環親
 爲婦繫其頸而後自就縊俄婦懸絕墮地有聲家人入視則
 寶巖僵死在地壻儼然挂梁間也紛然聚救之則寶巖漸甦
 康侯氣絕不復可活矣時八月二十日日也寶巖旣被救不
 得死乃絕食家人力勸之食則日始吾與夫約共死今乃背
 夫獨活更何顏相見地下乎越二日賊至家人昇以出門避

叢薄閒賊大索市中去於是歸殮康侯其姑暨康侯二兄避某邨聞康侯死至其家哭臨且諭寶巖曰康侯竟死命也兒既爲吾家婦幸賊已去毋自苦爾夫兄有子可撫爲夫後也寶巖跪姑膝下俯首不哭亦不言其母復百端勸諭之乃漸進食家人慮其復縊也臥起守視無少閒既越月矣起居飲食如平時家人意其可不死守漸懈至十一月十四日伺家人不備復自縊於房死距康侯死已七十餘日矣康侯年二十一寶巖年二十烏乎死生之際亦難矣昔虞山宗伯遭國變柳姬邀之共死卒濡忍不果至墮名節迄今過拂水山莊者無不唏噓感慨用爲譏議康侯夫婦名不出於里巷名義

所係固已微矣且年皆少稚新昏燕婉視彼身仕顯官逼暮
齒無必死之責而有生之可樂乃能慷慨赴義視死如歸其
殆將爲虞山雪昔年之恥乎不然何殉之決也寶巖婉轉被
救終遂其志抑尤難也故謹誌之

母自欺室文集卷九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十

元和 王炳燮 綱齋

雜記

三印記

三印者有宋相國文公印一文曰文文山前明遜國忠臣方公印一鐫兩端而束其上曰方曰希古

國朝追謚忠端明督師閣學黃公印一曰闕下完人方黃印各有款識曰方正學先生印後學宋犖珍藏曰石齋夫子正吳門顧苓作皆象牙爲之向藏族叔祖香田先生家叔祖家金陵之白鷺洲好古多聞所藏名蹟甚富三印前後購得至

爲寶貴咸豐癸丑二月寇氛南犯鷺洲居室燬於兵燹其曾孫文之從煨燼之餘檢得舊藏十餘種三印在焉攜以來蘇咨且旅次資斧告竭予傾囊畀之文之留三印報予曰此先曾大父之所遺今歸諸叔猶在吾家也予遂操而藏之烏虜青谿之許鍾阜之陽凡古人名蹟丹黃而珍襲者楚人一炬悉歸烏有蓋不知其幾千萬億也而此三印巍然獨存且無幾微剝燬不可謂非三公忠魂毅魄默爲呵護抑亦吾叔祖道山之靈所欣喜而慰藉者然則三印不尤可寶貴也哉因以顏所居草廬繪圖志之一以表忠烈一以存世澤願吾後人其世世永寶勿替

東山游記

咸豐丁巳六月二十日爲先君六十生忌在家治祭玉谿齋
子自城放舟來登堂拜謁先象食麪畢邀遊太湖之洞庭以
申前約翌日放舟由黑魚浜循走馬塘抵小葑谿至金君子
春家晤沈君少愚同至天宮寺裴回碧嬴墩畔西望湖山空
翠爲之神往是夜宿碧嬴山館二十二日金沈二君同舟至
浦莊邀同錢君飲江由雕鷄河行抵東山之運甓橋飲江館
於汪氏拉子春同去少愚之友沈研香留余及少愚宿其家
研香喜爲詩頗好客晨起以溽暑未能從也余偕少愚至玉
谿舟放往席家湖同尋汪氏館則飲江子春俱已尋船向運

巖橋余三人待良久遂持蓋先行到翠峯寺寺額爲董香光
書寺中留養金陵難民屋宇傾頽無駐足處去之微香閣子
春尋蹤至閣有家煙客太常書額地頗幽靜一道流居之暇
茗畢去之古雪居古雪居三字亦煙客書住持僧爲慎賢築
軒臨澗西對莫釐峯南望太湖相與坐談片晌不復知人世
間有塵俗事矣慎賢出示安化陶公詩蹟中有怱怱莫笑無
鴻影一夜青山借枕頭句想見此老曾襟超曠故其政蹟表
著爲後來所難及也游畢移船月巷尋清風庵周覽佛殿而
出于相公廟前茶話片時子春仍至飲江館予與少愚宿玉
谿舟中天明子春偕飲江至移船至葑山俗名龍頭山山下

青花磁瓶十餘里香色不絕時向船頭折取一蕊愛玩不忍
舍泊舟登山入路文貞公祠倚檻頽望紅荷翠蓋不可紀極
用泰西人遠視鏡照之如荼如火如絳雲如明霞稍舉之則
風帆沙鳥出沒湖光蕩漾中時則暑氣全失如置身消夏灣
內誠一幀絕妙畫圖也返而登舟循故道而東下午至浦莊
入飲江家觀其所藏盧忠肅公雙玉燬印印共兩方方皆兩
面刻文朱白各半其一朱文曰迫生不若死白文曰取彼譖
人投畀豺虎其一朱文曰孝者族忠而成白文曰大夫無境
外之交印色枯裂如朽骨然摩挲數四慨然想九台先生爲
人且爲之痛恨武陵不置也是夜仍宿碧羸山館二十五日

粥罷回瀆至馬信齋家觀其藏東坡自寫小象黃文節公書
象讚真蹟回宿余家次日至鳳巢風大作繼而大雨坐遇雲
築餐香積味甚質余靜坐觀空心地灑然而玉翁就木榻小
睡鼾聲與雨聲相答山僧慶端自山下冒雨歸坐語移時雨
止乘山轎到船回已暮二十七日赴馬信齋約觀所藏摩詰
輞川圖山川人物纖悉入妙其他收藏頗富惟戴玉川漁樵
耕讀圖陳白陽花木冊文待詔仙山樓閣圖最爲神品回過
遂初園詠紅蕩花香客正來之句時余將移寓遂初園惜不
得與當日吟社諸老宿同把臂也二十八日玉谿去是游也
暑氣逼人不得遲未盡湖山之勝而葑山荷花極一時之大

觀齊子繪圖誌之亦可爲不負斯游矣至西山林屋石公諸勝留爲他日重游地可也因書此記以爲左券

蘇城失陷記

哀哉蘇城之失陷也一誤於和經畧之減尅軍糧再誤於何宮保之棄常入關三誤於李長洲之攜貲避遁有此三誤而蘇城之不守決矣金陵自癸丑失陷向帥提兵圍剿三年未告成功而歿和帥繼之其時名將如鄧提督紹良秦提督定三虎鎮台嵩林輩勇敢善戰尙不乏人數年以來皆就喪亡僅存張總統國樑一軍爲賊兵所深畏奔馳大江南北支持四年掘長濠圍金陵賊飢困甚城旦夕且復而和帥勞師糜

餉莫展一籌忽於十年正月奏請嗣後軍餉以四十五日爲一月此議行而軍士離心無有固志矣二月甯國失守皖省賊兵始竄入浙境而孝豐安吉長興等縣相繼告陷湖州正在危急賊忽棄湖趨杭二十七日杭城陷矣幸瑞將軍堅守內城而張總制玉良帶兵赴救賊見張家旗號遂棄杭而遁出沒於浙西之孝豐餘杭安吉長興江南之宜興溧陽金壇溧水之間是時和帥大營駐溧化鎮張總統營駐孝陵衛兩營兵尙有六七萬人賊兵號二十餘萬從丹陽之延陵白土等處與金陵賊合而攻我我軍腹背受敵而和張二軍又以積不相能不能合力以拒當是時大營危急連發信符馳常

州請兵援救制軍憤不顧於是張營先退丹陽大營繼之大
潰所失輜重器械不可勝計比丹陽接仗而張總統以下熊
總兵天喜暨吾郡舉人馬釗等皆陣亡矣然常郡雖危鄉紳
趙振祚等鼓厲士民團練防禦張總制又已提軍回常此時
制軍苟稍能自堅常郡尙可守賊兵亦斷不敢越常而攻蘇
也乃閏三月晦日制軍陽言退守無錫忽帶親軍五百人從
東門而出常城百姓數萬人遮道留之制軍不顧令親軍放
鎗擊斃數人而去於是在常官府薛道台平知府以至陽湖
武進二縣令相繼皆遁張總制一軍三千人亦棄常而東賊
兵尾之我軍之在宜興者不下萬人皆聞風潰去而常州無

錫相繼陷矣四月初二日何制軍舟抵閩門城中官紳拒不納然已人人自危知賊兵之接踵至也初三日馬隊兵數千人從關外潰入止于閩門南濠至胥門萬年橋皆滿先是蘇撫軍徐公與署藩司蔡署臬司朱署蘇府吳長洲令李元和令馮吳令沈會合郡紳士韓崇汪藻等十數人於元妙觀內籌辦防堵事宜當道諸公暨諸紳士多儒雅才不諳軍旅徐撫軍每令下衆議輒從中撓論說滋多歷三月迄無成效至是事急陽湖周主政進議請收集潰卒駐滸關爲拒敵計撫軍以爲然付令箭四急撥藩庫銀四萬兩命李長洲解以往李令名翰文素號能幹才先是招集粵東無賴數千人倚以

自壯粵人多不法人或勸止之李不納至是奉令解餉行至
楓橋見逃人塞道而下遽回舟遯去周主政見饒不至馳還
於是潰卒皆變從賊不可復收拾矣馬總戎者張總制部將
也奉張令至蘇見撫軍言急燬城外民房爲退守堅壁計撫
軍罔知所措馬遂縱兵焚屋粵東奸人乘機焚掠民乃大亂
初八日撫軍得丹陽接仗信亟出示安民民稍定越三日張
總制乃亦帶兵退至城下矣城中官紳見張毅然以守城自
任十二日在盤門外山川壇點兵入守城張所帶止三千人
至是乃有四千餘人張知有異然業已盡混入城莫可稽察
至十三日黎明則閭門已開賊已盡入城矣徐撫軍聞變縊

死署中署臬司朱公亦自盡其餘文官自署藩司蔡以下武官自張總制以下鄉紳自韓崇以下皆出城逃去於是城中被賊殺及投河奔井死者四萬餘人閉戶自盡者又不計其數是日也候補官例當詣轅上謁皆公服往不知賊猝至故多有被難者烏呼蘇人雖柔靡無剛果氣然撫標暨城守兵素號精壯又皆土著可倚使一以城守事任之又蚤行撫軍令戶出一丁嚴查保甲悉屏客兵勿用以蘇城城高濠水深闊卽令閉門登陴拒守亦何遽不能保全乃棄土著兵不用轉使赴援湖郡紛紛召募廣東甯波及六合金陵避難之人以爲勇頭緒繁多漫無方畧致令奸人內伏起而爲賊應而

客兵本無所戀曾不一舉手拒闕遂使繁華富盛之區遽化
爲虎狼之窟生靈塗炭死者填溝壑存者不免流離誰秉國
成而使生民至此蓋不禁悲憤填膺淚下沾襟不能止也

竹軒記

竹軒在皋峯山之陽前明金允美先生所築其裔孫子春因
而葺之者也先是竹軒遺構淪沒荒煙蔓草中不知幾千百
年矣道光甲辰子春因治所居室披榛剔莽獲郡人朱臣所
爲竹軒記石雖剝泐而宏治幾年等字猶髣髴可識因知竹
軒遺址於是焉在乃就其地築軒植竹以還先世之舊夫竹
之爲物斐然有文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其節堅也今者

肅氣時至天地變色雲山改觀震動怵惕衆情因而易慮微
獨蒲柳之質然而子春挺特自持不爲威疾不爲勢屈方
且營生壙以見志長歌而懷采薇此其樹節之堅無愧是軒
之竹也審矣嗟夫寒暑遞嬗菀悴殊致碩果在懸寸仁不死
況乎治亂有數桑海一覘志士植節正在斯時吾不知彼握
火窟室發爲奇譎爛漫斯須生機永斷其眎斯竹榮枯脩短
爲何如也然則子春盤桓斯軒與竹結契正不獨如子猷愛
竹徒賞其清冷之趣而已異日者春回窮谷清風徐來回憶
斯時斯軒中人其孰不頰首而交推曰竹中高士竹中高士
云云則是竹軒得子春而傳於不朽也吾故稱述子春之與

竹合節者以爲斯軒記

泣墓圖記

胥山瘦人旣窆其慈親而亂作乃爲謁墓圖以誌哀思其友
元悶居士從烽火中舉尊嚴匱納諸祖兆亦圖泣墓狀屬爲
之記烏乎瘦人在疚方寸焚如重以蒙難孔殷復櫻痼疾槁
心灰氣方將從先人於九幽又烏能爲居士措一辭哉雖然
居士之心瘦人之心也古人云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
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兩人者生同里壯同學汔
乎遘亂同遜迹於湖干老屋之中又先塋同在吳山之陰相
去才數里時相與扶持同之荒隴謁而悲悲而泣其憂思苑

結無弗同也夫亂邦不居君子置身之大節也况周道鞠爲
茂草虎狼出沒狐兔縱橫而兩人方且邱垆其間悲思憔悴
淚盡而繼之以血是豈不知猘狗磨牙憂來甚大惟不忍輕
去其先人之邱隴故躑躅徬徨攀柏而呼號不屑爲樂土
之適也獨是居士抱偉元之痛雖非一日而奉厥慈親晨昏
侍養將適乎墓則肅肅而致辭適墓而返則恹恹而承歡而
瘿人獨爲鮮民永感風木宿草在墳粟主在屋反無所面出
無所告殷殷惇惇速速蹙蹙蓋居士之泣有時而憚瘿人之
痛則終天而不可復釋也已

蘆瀝場忠義祠記

代

粵寇之起蔓延半天下所至輒遭殘破將兵之官仗節死綏
不乏其人而閭巷士民執義自盡及與賊檣柱被殺戮者尤
不可勝計

朝廷特命行省督撫設局采訪奏請旌卹建立忠義祠列於
祀典所以示風厲達幽隱意至深也同治甲子夏五余始蒞
蘆瀝場任所接見士民率多慘苦之色蓋其地當江浙要衝
逆賊縱橫出沒被旤尤酷就而詢之其執義不回甘心餓死
如黃瀛客孝廉集衆拒寇慘遭殺戮如鍾春田義民輩殆不
可枚舉余卽屬訪其時死難之家詳具事實送核以備請卹
丙寅夏五奉大吏檄查始得上請如例因以建祠商諸高士

山卓哉茂才黃少瀛楊子枚朱實甫上舍顧賓樂諸君僉願
任其事余乃首先捐廉而諸君亦各捐地捐資其尤難能者
黃少瀛故貧士而捐數亦相等竝能力任其勞俾得落成遂
相與議奉黃將軍金友覃將軍聯升主祀於中附祀黃孝廉
鍾義民輩別爲一龕祀婦女之殉難者黃將軍湖南人辛酉
五月與賊戰十字街中火鎗死覃將軍四川人壬戌二月與
賊戰死秦橋下者也且夫忠臣義士臨難捐軀其浩然不可
磨滅之氣足以爭光日月而垂無窮甯係廟貌之有無饗祀
之隆殺哉然而

國家激勸之典邦人士哀慕之誠非是則無由以達傳日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二將軍及諸死事之人落
落大節應祀典無愧色後之人登斯堂瞻仰忠義肅然起敬
因以頑廉而懦立也有必然矣許雪門太守既爲之撰記余
不文復誌其緣起如此願後來董祠諸君子典守葺治毋忘
始事庶與吳山崇義祠並垂勿替是則余之所深幸也夫

金源王氏重修支譜記

王氏望出太原唐廣明閒參軍公始由篁墩徙家婺源之武
口越九世將仕公由武口遷婺東昭義坊又十三世至相峯
公由昭義坊始遷金源山頭我七世祖耀先公康熙時遷漳
谿則相峯公之曾孫也舊譜載參軍公爲唐左散騎常侍仲

舒之後雙谿公云自元和迄於廣明不及百年其傳則猶可
信其言可謂審矣而舊譜乃載常侍所爲唐元和太原譜序
丈夫世族譜系著自晉魏大房王氏世系錄於新舊唐書王
氏之有譜舊矣而所爲譜序詳味其辭疑不類唐時人文字
載稽先系亦未能灼然著其爲元和舊譜之遺則常侍而上
惟昌黎文集所述元暎景肅政三世爲可徵耳參軍再傳而
後四世同居闔門三百二十有六人以義見旌宋仁宗朝此
同居圖所由作也嘉祐閒雲谿公始爲九族圖至開禧二年
大中公續爲之譜嗣是以迄於元續修者五明凡三修
國朝以來亦數十年輒一修之椒衍瓜縣支分派別故武口

宗譜卷帙極爲繁重而族姓散處異郡省皆有之修輯尤匪
易大抵賴各支譜先自修輯而後合纂於大宗故支譜之修
爲尤要金源山頭支譜始自乾隆己亥至道光乙酉而續修
迄今五十年所矣從兄芻民慨然於兵燹之游經恐多散佚
請於族之諸父兄議重修之僉以爲宜乃貽書於某商訂凡
例刊布徵求於是本支之散在四方者雖遠如吳如蜀如燕
皆得附庚郵以畢達始事於癸酉之仲春至乙亥季夏而告
成爲圖爲表爲志爲傳增益者計若干言凡所登載信而有
徵使覽斯譜者知其昭若而人穆若而人老若而人幼若而
人氣脈貫通羣油然興起其水源木本之思而相與恪循夫

祖訓王氏之興其庶幾乎異時武口宗譜之修亦得有所據
以爲纂輯之資其於敬宗收族之意不亦歷久彌光哉

毋自欺室文集卷十終